

全奴集功者自傳

碧兔茶購于曾後

九十八

118
K837.127=46
1

蒲寇華盛頓著
項遠村譯

黑奴成功者自傳

開明書店出版



3 2167 7039 0

江 序

項遠村先生以近譯美、人、滿、寇、華、盛、頓所著 *Up from Slavery* 一書見示，並屬爲之序其端。余讀竟不禁慨然嘆曰：自近世平等主義大昌，舉凡世胄門閥之舊觀念，掃除以盡，出身寒微之士，皆得爭自濯磨，力求上進，此不惟歐美各國爲然，三十年來，吾國其尤著矣！泛草無根，醴泉無源，特出之英，固非遺傳與環境之所能限也。雖然，又豈不務其實而徒託其名者所可貿然假借者乎！滿、寇、華、盛、頓出身黑籍，一生歷盡艱辛，卒抵於成功之境。凡讀斯書者，殆無一不爲之太息敬仰，認爲實至者名必歸，事固不可以倖致也。獨怪近世挾階級仇視心理者，不求自立品格，不務正當工作，徒事叫囂衝突，排人而利己，以爲如此便可以取得個人相當地位，卒之羣衆之同情未洽，而社會固有之秩序已紊亂矣。此寧非滿、寇、華、盛、頓之罪人乎？項君之譯此書，且易以「黑奴成功者自傳」之名，吾知其具有深意在。一般徘徊歧路之青年，得此可以作指南之針，而一端個人努力之趨向，其有功於吾國社會，豈淺鮮哉！

民國二十年九月江恆源

楊序

吾友項遠村先生爲一文學家，尤其對於詞曲有極深遠的研究，想不到他在今年暑假假期內，竟會把 Up from Slavery 這本書譯成了，改名「黑奴成功者自傳」。這本書的內容，讀者自會明瞭，無庸我贅述。不過非有遠村這樣的天性純摯，文筆生動，決不能把原著者蒲寇華盛頓的心事，寫得這樣透澈，這是我敢鄭重介紹於讀者的。

現在一般人心目中，所謂成功人，非達官顯人，即巨商大富，這種觀念和以前的「秀才落難中狀元」有什麼不同呢？至於特立獨行，不求聞達之士，世俗方以爲潦倒終身，大失敗而特失敗，那裏配稱成功人呢？天下滔滔都懷了這襟見解，所以社會弄到這樣勢利醜態。遠村獨具卓識，竟敢奉腹無寸金，位卑祿薄的黑人蒲寇華盛頓爲成功人，這一點很值得吾們注意和敬佩的。

唉！資本主義早已到了末日，封建思想亦不應存在，難道還可以「富貴榮華」教訓後生嗎？吾們看蒲寇華盛頓出身微賤，到後半世也不過爲黑人隊裏竊教師，然而他能抱定他的「向上」主義，努力的幹而不知其他，不但以「自立」爲滿足，還犧牲一切去幹「立人」的事業，提高他們民族的地位，以求獲得真正的自由解放，這種人格和精神，實在使吾人對之佩服無量。除了印度阿三的老先生甘地以外，能有幾人！唉！堂堂華族，襲了數千年文明的空架子，不知自愛，內亂不已。外患急迫，民族的體面，剝削無餘。吾要大聲疾呼的問中國的甘地何在？蒲寇華盛頓何在？遠村此書，或不僅是青年修養讀物，亦可作醫世箴言吧。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楊衡玉識於中華職業教育社

潘序

成功的解釋，在一般人看來，往往僅注重在個人，在職位，在財富；不知真正的成功，在全社會，全民族，在事業的奮鬥，在志願的成就；決不是個人顯達，有財有勢的話頭；不然，一將成功萬骨枯，把許多人的血和性命，換到一個人的祿位，這算成功麼？擄取人家的血汗，換到一個人的享樂，這算成功麼？如果一人犧牲，萬眾幸福，這一個人便是成功，而值得景仰的。所以個人失敗，不算什麼事，祇要我的志願達到了，那麼，殺身成仁，何嘗沒有價值。再進一步說，一個人一生奮鬥，茹苦含辛的向着正義公道道上走去，一心為社會為民衆謀幸福，那末成功不必自我，即使中道殞喪，前者仆，後者繼，一定有許多人跟我來幹的。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臨死還說革命尚未成功，可是中山先生一心為我們謀幸福，謀樂利，我們總是景仰崇拜，認為我們中華民國的成功人。印度甘地先生，對着英政府作無抵抗的抵抗，自紡自織，以不合作主義號召印人，印人靡然從風，以此一致不合作的精神，與英政府抗，英政府無可奈何，亦不得不改變其方針，而與之周旋；此刻印度獨立，雖還沒有成功，可是甘地的為人，我人不能不認為偉大為成功了。

蒲寇華盛頓出身於黑人隊裏，奮鬥向上，歷盡艱辛，雖後半世也不過是黑人隊裏一個窮教師，最高也不過做到校長，得到碩士學位，說不到顯親揚名，說不到榮華富貴，可是他獨能忠於自己的主張，只知向着利人利社會利同族方面拚命的幹下去，他又不能沈醉於人家所不屑為的事業，而始終沒有見異思遷的念頭；犧牲了自己，便把他同族中的地位提高，同族的生活確定，同族的自由獲得，世界解放黑奴的大事業，林肯做了前半段，後半段的工作，完全是蒲寇華盛頓做的，這種自立立人的工作，是何等偉大，何等光榮，這還不算成功人麼？

本書的譯者項遠村先生，生平致力於教育事業，尤注重於青年的修養，今年暑假中，他便把 *Up from Slavery* 這本書譯成了，改名黑奴成功者自傳。吾讀了以後，受到很大的感動，和很深刻的刺激，恰在日本蹂躪遼吉的時候，吾看了以後，不由地流下許多熱淚下來，以黑人處境的沈淪，尙且有蒲寇華盛頓其人，爲民族奮鬥，爲民族爭光榮，以達到真的被解放的地位。我中華民國的民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一個獨立的民族，竟被無賴國家蹂躪至於如此，難道我民族竟黑人之不如麼？怎樣勸告我國民人人來一讀此書？

連帶我還要介紹的，便是遠村尊人如松先生，自小出身於窮困之中，以數十年之辛苦奮鬥，赤手空拳，成家立業，至死猶忠於他的業務。成就雖不如蒲寇華盛頓，可是如松先生的已立立人，忠於人，忠於社會，詔示青年人以應取的途徑，卻完全相同。那麼，遠村此書，雖是寫蒲寇華盛頓，不啻寫了如松先生。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潘文安

譯序

本書作者蒲寇華盛頓 (Booker Washington) 出身微賤，但能刻苦奮鬥，先之以自立，隨後憑藉了自己揮扎出來的力量，推及於他底同民族，以謀立人，畢竟成了個黑白兩族一般地推崇的人物。他於放奴令頒佈以後，主張黑人雖已脫了奴籍，得了自由，但如不給他們適當的教育，培養他們自立的能力，以致於不能自謀生活，是不能認為得了澈底解放的。他不單主張個人應當自立，而且一切的人，而且整個的民族，都應當自立。謀自立便應當先從教育入手。他對於教育，最反對的，是書本上的鑽研，是有階級的造成，是好高騖遠的引誘。他主張以學生們入世後的生括為對象，而給以適應社會需要的培養，他主張良好習慣的養成。他主張日常生活的改善，他主張學生們能夠自給，能夠自立。他抱着這些主張，因而他所要努力實施的，是手腦並用的教育。一言以蔽之：他所要造成的，不是社會的消耗者，人類的蠹蟲，卻是生產者，是有所貢獻於人類幸福的一班有用青年。他對於黑人取得政權之問題，主張黑人剛被解放，不應捨其本而務其末。所謂本，就是要從他所主張的教育方法，把整個民族，統下一番準備工夫，打定了堅韌不拔的基礎，那時，政權自然不求而可獲的了。他對於自己的主義，信心極堅，不避千辛萬苦，不願旁人誹議。——那時美國人的思想，和現在大不相同，——身體而力行之，卒至於成功，這是我們最所欽佩的。

譯者不把這書書名 *Up from Slavery* 直譯作「從奴籍向上」，偏改作「黑奴成功者自傳」。這成功人的稱呼，不是像世俗的所見，惟有那些據高位，享厚祿，擁巨資，載盛譽，或者學術上有所發明，業務上有所創獲的，纔能當之而無愧。這些蒲寇華盛頓一樣也沒有。他前半世不過是奴籍中的一個苦小子，鹽竈礦穴中的一個苦工，李白登聯

工師範學校中的一個苦學生，後半世也不過是黑人隊裏的一個窮教師，時而作工，時而教書，時而奔走游說，時而沿門募捐，最高不過做到校長，得到碩士學位，說不到榮宗耀祖，說不到腰金紵朱。我稱他為成功人，只因他忠於自己的主張，只知向着這方面盤幹下去而不知其他，只因他沈醉於旁人所不屑為的職業，而始終沒有見異思遷的念頭；只因他不獨以能自立為滿足，還得犧牲一己去幹立人的事業；只因他底同族，因他畢生底努力而地位真的提高了，生活真的確定了，自由真的獲得了，解放黑奴的大事業，林肯做了前半段，那後半段卻是蒲寇、華盛頓做的，這可不叫他做成功人嗎？

這書前半只是自立的歷史，我們看他沒有種族門第的遷藉，卻嘗了千辛萬苦的滋味，掙扎着求學，刻苦着作工，只是被自立做人的一念所衝動。這是我要給那些養尊處優慣了的少爺學生看看，自知慚愧，而資以為模範，想個改絃易轍的方法。後半是立人的歷史，作者描寫自己辦學的艱苦，對於教育的主張，和實施這主張的步驟，末了，我們看見他希望那些黑同胞怎樣纔能達到真的被解放的地位。這是要給我們許多一同從事於教育事業，以及那些高呼什麼什麼解放而不曉得什麼是解放真諦的看的。

譯者自己也是一個從事於教育事業的。我在譯寫的當兒，把自己的工作和作者的經過相比，覺得無一處可以比得上。我枉空辦了十幾年教育，我羞愧得要死！我幾乎不配縱筆譯下去！反之，我底先父，出身雖不像蒲寇、華盛頓那麼微賤，卻也單邊赤手空拳，掙扎出個自立的道理來，畢竟忠於一業，盡瘁而死，這倒和這書作者有些相像。——雖然作者自述，沒有寫到臨死的敘那間——以力圖自立好像蒲寇的父親，生出教育他人不像蒲寇的不肖子，這是譯者無顏以對一般讀者的。

譯者 二〇·八·一六·先父逝世後一週紀念

目次

第一章 羣奴中的一個奴隸	一
第二章 兒童時代	二
第三章 爲受教育而奮鬥	三
第四章 扶助他人	四
第五章 再造時代	五
第六章 黑種人和紅種人	五
第七章 初到脫斯基奇	六
第八章 授課於馬廐雞棚中	六
第九章 不安寧的白晝和不入眠的夜間	七
第十章 勞作教育	七
第十一章 人類的同情心	八
第十二章 募捐的進行	八
第十三章 最後的話	九

第一章 羣奴中的一個奴隸

在阜及尼亞州弗蘭克林縣的一個墾殖場裏，我出得娘胎，就是個奴隸。我的確在墾殖場和什麼日子誕生的，現在卻不能十分確定；但無論怎樣，我猜想總得生在某個地方和某個時候的。大約據我所能知道的，我是生在一個位於十字路口的郵局叫做海爾福特的左近；那年份是一千八百五十八或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月和日，卻不知道了。早先的印象，只有關於墾殖場和奴隸區域的，現在還能深深地留在我底腦痕裏——這奴隸區域是那墾殖場底一部，奴隸們底住屋就在這裏。

我最初的生活，是在那最悲慘，最淒涼，最不景氣的環境中度着。這不是因為我底主人們特別兇惡，所以這般說；其實，同別家主人比起來，他們決不是兇惡的；就是因為我是生在一個真正奴隸住的木屋子裏，十四呎寬十六呎長的大小，我和我底母親，一個哥哥，一個妹妹，一塊兒住在這木屋裏邊，一直到南北戰事之後，我們被宣布自由，才得離開。

關於我祖宗底事蹟，差不多一點也不知道。只有從前在奴隸區域裏，曾經聽得有色人種們低聲密談些早先奴隸們底苦處，說他們從非洲裝運到美洲的當兒，半路上受了好些痛苦；當然我母系方面的祖宗，也包括在內。但是我總沒法兒得到一點可以顯然明白我家歷史的正確消息；只有母親，我是記得的，她有一個異母兄弟，和一個異母妹子。當奴隸制度盛行的時候，人們不很注意什麼家族歷史和家族紀事——就是黑入底家族紀事；所以我現在只能

猜想：當時我底母親，因為惹起了一個買主底注意，便給買了去，後來這買主就成爲她和我底主人了；那主人家裏平添了我底母親，人們都把這椿事，看的同買一匹馬，一頭牛沒有什麼分別。說到我底父親，我更不知道我母親的那麼明白，我並不知道他底名字叫什麼，但我會聽得好些消息，說他是住在附近某個墾殖場裏的一個白人。他到底是誰，且不去管他，我卻從沒有聽見過他化些兒心思在我身上，或準備點兒方法來養育我；但我並不因爲這些怨着他，因爲那時國家不幸把奴隸制度底根苗，栽植在墾殖場之上，他也不過是壓在這種制度底下的一個可憐蟲罷哩。

這木屋，不但是我們底住宅，並且也當作墾殖場底廚房；因爲母親就是墾殖場裏的廚子。木屋裏並沒有什麼玻璃窗，只是旁邊有幾個窟窿兒，可以讓光線和冬天凜冽的冷空氣鑽進來。門兒卻有一扇，——這是可以叫做門的一種東西罷哩，——可是那掛上這門兒的錠鏈，都是搖搖動動的，門上還有很大的裂縫兒；這些已够使這屋子成爲很不適意的，也不用再說那門兒小的不合樣兒了。除了這些門窗之外，屋子右面的下角，還有個貓洞。——在戰前阜及尼亞州的木屋裏，差不多家家都有這個巧妙兒；這是一個方方的窟窿兒，七吋寬，八吋長，做在那裏預備貓兒晚上隨意出入的。我們這木屋裏，像這種窟窿兒可以容許貓兒出入的，至少也有半打把，我簡直不明白還要有這個設備做什麼。木屋裏，地板也沒有，赤裸裸的泥土，就當作地板了。泥地中央，有個大而深的洞，上面蓋着板片，這是爲冬天收藏甜山芋用的。這山芋洞底印象，深深地嵌入我腦筋裏，永久不能磨滅；因爲我還記得每次放進或取出山芋的當兒，總有一兩個到我手中，我便攪將起來，統統享用了。我們這墾殖場裏，沒有一個廚竈，所以母親不得不在露天做個火竈，架些鍋罐，做一切烹飪的事，給白人和奴隸們喫。這破陋的木屋，已經使我們在冬天裏，感着寒冷的痛苦，可是在夏天，那露天火竈底薰蒸，也是一般地難受的呀！

我一生最初的光陰，便在這小小的木屋子裏度着，一切生活狀況，同其他幾千幾萬奴隸們比起來，沒有什麼大分別。我母親當然在白天裏沒有多大工夫去照顧她底兒女，只在大清早起工作沒有開始之先，和晚上日工完了之後，偷些時間，來張羅我們。我記得有一次，母親在深晚裏煨着一隻雞，又來喚醒我們，給我們喫；我不知道她從那裏得到這隻雞，或怎樣得來的，但可以猜想出那是從主人底田莊裏拿來的。這種事情，人們也許當做偷竊行爲；我想假使發生在現在，連我自己也要這樣批評的了；可是在那個時候，爲了或種緣故，我決不相信母親會犯着偷竊的罪名的。因爲在奴隸制度底下，奴隸們底食物，總是主人那裏的，母親既是個奴隸，當然要這麼着得她底食物了。我並且記得，在放奴令沒有宣布我們一家子得着自由之前，我從不會睡在牀上過。三個孩子——我底哥哥約翰，妹子亞曼達和我——只有一副小臥具，鋪在醜陋不堪的泥地上面；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泥地上面放着一網稀爛的破布，我們就睡在這裏面罷哩！

不多時前，有人請我講些小時節所作的運動和頑要。要知道我一生簡直沒有工夫可以做頑要的勾當，對於這層，我一向心坎裏倒沒有感着什麼，直等經這一問，才動了一動念頭。現在我自然知道假使我有運動的工夫，也許成爲一個更有用的人物；但是從我有知識的時候以後，差不多每天的生活，都沒有閒着。在當奴隸的時候，我年紀不大，原沒有什麼大用處，可是大半的光陰，都耗在勞力上面；或要把場地收拾得乾乾淨淨，或搬運些水給田裏的人用，或到磨坊裏去；那磨坊雖是殖場差不多有三哩路遠，拿玉蜀黍去磨，每星期須得去走一遭；我對於這個差使，常常害怕。因爲一袋一袋笨重的玉蜀黍，要用到馬背上，又要兩邊分配得均勻，便不會掉下來；但一路行去，那玉蜀黍往往要瀉到一邊去，以致失其平衡，漸漸地連人帶貨都掉下馬來了。那時我年紀還小，決沒有氣力，把那掉下來的玉蜀黍重

新抗上馬背，只得呆呆地站着，有時等了好幾個鐘頭，才有個把過路客人，可憐見地幫我脫離了這難關；通常是惟有靠哭泣的一法，來消磨那等着的工夫；這麼一來，光陰是消磨的了，我到達磨坊的時候是遲的了，等到玉蜀黍磨完以後，回到家來，自然是深夜的了。那歸路上，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來往，又要經過黑洞洞的密林，這越發使我害怕死了。相傳這森林裏充滿着軍隊中的逃兵，又有人說，逃兵們看見單身的小黑奴，就不開情由，先把他底耳朵割掉了再說。除了這些可怕的傳說外，倘若回家遲了，我知道又要挨罵，或受一頓皮鞭的痛打了。

當我做奴隸的時候，我簡直沒有進學校的機會。可是我還記得有好幾回，因為替小女主人拿書包，跟了她一直到過學校門口。在那裏瞧見一間課室裏，有幾十個男孩子和女孩子們在讀書的景象，這倒使我留着很深刻的印象。我覺得一個人能够進學校裏去，照這樣讀起書來，那是和到天堂裏去沒有什麼兩樣的了。

就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我第一次知道我們是奴隸，而且奴隸們底自由已成爲人們談論的問題，是一天的早晨，天還沒有亮，我忽被母親驚醒，見她跪在她兒女底前面，虔誠地祈禱着，祝林肯和他軍隊底勝利，希望她自己和她兒女有獲得自由的一日。那時南方的奴隸，同普通的庸衆一般，說到書報這類東西，完全是個門外漢，我竟不懂他們怎能對於震撼全國的種族問題，明瞭得這樣正確完備。自從迦利遜樂夫菊等開始作解放奴隸運動之後，所有南方的奴隸們，對於這事件的進行，都關切得什麼似的。我在南北戰事的預備時代，和戰事的中間，雖則還是個孩子，現在卻還記得那時所聽着母親和墾殖場裏別個奴隸們深夜裏悄悄的話，從這些談話裏，可以證明他們已經明瞭自己所處的地位，並且能從所謂葡萄電報中，得到許多時事底消息了。（譯者註：轉轍口頭傳述的消息，叫做葡萄電報。）當總統選舉運動的時候，林肯還是初次做總統候補者，我們這遠隔千里的墾殖場，雖則離開無論那條鐵路，那

座大城，那家日報社，都有好幾哩遠，但這裏的奴隸們，也都知道時局牽涉着的是什麼事了。後來南北之間，開始作戰，我們墾殖場裏每個奴隸，都能覺察並知道這奴隸問題是這次戰爭最重要的焦點，雖則別件事也有說到的。至於戰事的結果，即使在極遠的墾殖場裏，有些我們種族裏頂愚笨的份子，心坎裏也的確無疑地存了個念頭道：只要北軍打了勝仗，那個大結局，自然是奴隸們底解放了。所以聯邦軍每次的勝利，和同盟軍每次的失敗，統被密切地注意着。甚至於好幾次劇戰的結果，奴隸們會比白人先得着消息的，這是因為黑人都被差到郵局去取郵件；在我們那邊，郵局離墾殖場差不多有三哩路遠，郵件卻每星期只送到一次或兩次，於是被差去的黑人，都得逗留在那裏，聽見許多白人得了郵件之後，聚在一起，談起最近消息，就從旁偷聽了許多，後來取了郵件，回到主人家來，少不得把聽來的消息傳給奴隸們聽；這樣一來，奴隸們聽得許多重要消息，自然會在他們所謂大屋子裏——主人的屋子——的白人得着之先了。

我不能記得在孩提或幼童時代，我們全家有回把同桌喫過一頓飯，或禱告過上帝，或像文明人喫的樣子喫過。在卑及尼亞州的墾殖場裏，孩子們喫飯是極像那不能言語的動物喫的一樣，即使後來也是這樣：這邊是一片麵包，那邊是一塊肉，一會兒一杯牛乳，一會兒幾個山芋；家中一部分人，從鍋子裏拿東西來喫，又有一部分的人，據着擱在膝蓋上的洋鐵盆來喫，除了兩手以外，簡直沒有別的挾持食物的東西了。後來等到我底身材長到相當高大的時候，我須得到大屋子裏去服侍主人們就餐。我底差使，是拉動滑車，使那連着的一大串紙扇子，前後搖動，把桌子上的飛蠅，趕得一個也停留不住。那時白人們，一邊喫，一邊談着奴隸自由和戰爭的問題，我便偷聽了許多。有一回，聽見兩個年輕女主人和幾個女客人在庭院裏喫着薑辣餅，那時好像我向來所看見的東西，再也沒有比這些薑辣餅更為惹

奧更爲可喜的了；我便毅然決然地忖念道，我一旦得了自由之後，假使也能把茲辣餅拿到了手，像這日所見那些太太們一般地喫牠們，我底慾望的極點，就算達到了呢。

當然，那戰爭儘自延長下去，白人們往往覺得一天不如一天的不容易得着他們底糧食。我想奴隸們感着絕糧的苦楚，不會像他們那樣利害；因爲奴隸們通常喫的，是玉蜀黍做的麵包和豬肉，這些都是產在墾殖場裏的；但是白人們慣常用的咖啡、茶、糖和別的東西，墾殖場裏都不出的；在那戰事所牽動的局勢之下，要取得這些東西，是決不可得的；所以白人們常常處於萬分窘迫的境遇。炒焦的玉蜀黍，用來代替咖啡，一種黑色的糖漿，用來代替糖，有同把飲茶和咖啡，竟不加甚麼甜味的。

我記得初次著的鞋子，是木做的，只在鞋的尖頭上，有些兒粗皮；那鞋底有吋把厚，全是木的，走起路來，自然要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響，而且對於足的天然壓力，沒有一點彈力，所以是極不適意的。一個人穿了那雙鞋子，那形狀的醜陋，自然是達於極點的了。但是我覺得做了一個小奴隸像我這樣的，他最難忍受的刑罰，就是穿一件麻襯衫。在卑亞州中我所居住的部份，通常是用麻來做奴隸們的衣服的。那麻又是用剩了的殘物，自然是又重又粗的材料。所以我覺得第一次穿上一件麻襯衫時所感着的痛苦，恐怕除了拔掉一顆牙齒之外，再也擬想不到別的刑罰可以比得上的了。倘若一個人拿打把毛栗子，或百來個小針尖，和他底精皮膚觸在一起，他會受着一種感覺。這穿新麻衫的感覺，大概也差不多如此。即使到了現在，我還能想起那時的感覺。況且那時我底皮肉還很柔嫩，這豈不平添了幾倍的痛苦了嗎？但是穿這麻襯衫和不穿甚麼，二者之間，我竟沒有選擇的餘地；要使讓我幾分選擇的可能，我寧可不穿甚麼，決不情願穿那撈什子哩。關於這層，我底哥哥約翰，大了我幾歲，卻做了件很大度豪俠的行爲，這是我從沒聽得

別個奴隸對他底親族做過的；因爲有好幾回我被逼要穿新麻衫了，他便情願代我穿上，穿了幾天，直等那新的麻衫脫落了之後，才給我穿。我幼時，只有這一件衣服，一直穿到長大得成個完全的青年。

照我上面所說，人們也許以爲我們種族裏一定會對於白人發生很惡的感情的，因爲白人都去努力戰鬪，而這次的戰爭，假若南方得了勝利，是要使黑人永遠處於奴隸地位的。可是在我們一區裏的奴隸們，這倒不確。即使在南方一大半奴隸們磨渠的所在，黑人也未必會受不合理的待遇，那種族間發生惡感的話，自然也未必盡然。例如當南北戰爭時，我底小主人中，一個戰死了，兩個重傷了。我還記得那時奴隸們一聽得主人璧理底死訊時，個個都懷着哀感，這不是假的哀感，卻是真的；因爲有的撫養過主人璧理，有的和他在小時節節頭要過，還有幾個要被監視者或主人鞭打時，璧理會替他們討饒過，所以奴隸區域裏的哀感，未必淡於大屋子裏的悲痛呢！至於那兩個傷了的，當着擡進來的時候，奴隸們底同情心，也處處表現着；他們底熱心參與侍疾，竟同傷者底家人沒有什麼分別，有的甚至請求主人給他們通夜伴護的特權哩。那些受了束縛的人們，心腸這樣柔軟，同情心這樣濃厚，這是他們天生性格和善忠誠的結果。往往白人家裏的男子們出去打仗，只剩下婦女和孩子們住在墾殖場裏，於是奴隸們爲了保護她們起見，甚至於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爲男子不在的時候，那個可以被選睡在大屋子裏的奴隸，是好像受了莫大的光榮。假使有人要想在黑夜裏去傷害個把老的或少的女主人，他非得先把那看守着的奴隸打死了，跨過他底尸首不行。這種事情，我雖則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過，但我敢說我們種族裏的人，無論在奴隸時代或解放了以後，都沒有被人發見過做了失信於人的事情，這可說是千真萬確的吧。

這成了了一個慣例：我們種族裏的人，非但在戰事之前，或戰事之中，沒有對於白人們存過絲毫惡感，而且有好

幾個例子，當舊主人和他底女人在戰後爲了某種原因漸漸貧困下去和不得不依賴他人的時候，我們黑種人還能慈悲地照顧他們哩。有好許多白人，從前發過奴隸，現在卻年年受舊奴隸金錢上的接濟，這才使他們免掉艱苦；這種事實，我知道得不少。我而且曉得還有許多舊奴隸們，竟扶助他們老主人底後裔去受教育哩。在南方某個大墾殖場裏，還有一個例子：那裏有一個年輕的白人，原是舊時地主底兒子，但因爲性喜喝酒，囊中錢財漸漸地減少了，自制能力也沒有了，現在竟成爲一個可憐的東西；可是那裏的有色人種們，自己雖未必富裕，卻還年年把生活上的必需品供給他，一個給他點兒咖啡或糖，一個給他點兒肉，別個也多少給他些兒；凡是有色人種們所有東西，沒有一樣不可以拿來送給老主人湯姆底兒子的；只要在那個地方留個把直接或間接認得老主人湯姆的，他底兒子，是決不會受窘的。

我上面說過我們種族裏的人，不會做失信的事體的，在阜在尼亞州有一個舊奴隸的事蹟，可以給我們很好的證據。我在不多時前，曾在沃哈衣啊州的一個小城市裏，遇見過這人。他在頒佈放奴令的兩三年前，曾經同他底主人訂過一張合同，說他只要每年還給主人多少款子，逐年積成一定數目，便許他贖身，而且在還款贖身的期限內，他可以隨便到什麼地方或替那個去作工。那時他聽得沃哈衣啊州的工資比較的高，他便到那裏去。這樣每年將工資所得，攤還主人，等到得到自由之時，他還欠上三百塊錢。原來放奴令上說着，所有奴隸們對於主人該盡的義務，一概豁免贖身的欠款，當然也包括在內。但這黑人還是老遠的從工作的所在，走了不少路程，回到阜及尼亞州他老主人住的地方，將最後的欠款，連上利息，一併還給主人手裏。他把這件事情講完之後，又對我說，明知照着放奴令，無需還清欠款，但有言許過主人，是決不可賴掉的。他覺得除非實踐了自己諾言之後，才可享得自由。

從我上面所說的情形看來，人們又要以為奴隸當中或許也有不要自由的，這確不然，我從沒見過不要自由或仍想回到奴境的呢。

我是從心窩裏，對於無論那個困頓顛連，絆住在奴籍羅網裏的民族，抱着十二分憐憫的態度。但對於這種南方的人們，卻並不因為我們自己民族底被束縛，而永遠不息地懷着惡感；因為我們國家底採用奴制，決不能教一個區域單獨負其全責的；反之，這是中央政府已經承認而且保護多年的了；那惡制度底觸發，一旦絆住了我們國家經濟的和社會的活動，再要想自己掙扎脫卸，這也不是容易的事啊！到了現在，倘若我們能夠拋棄成見，撤除種族的感情，單就眼前的事實來說話，我們當然可以承認：目今居住在這個國家裏的一千萬個黑人，他們自己或他們底祖宗，雖曾走過奴隸制度這條崎嶇不平的道路，這奴隸制度雖是十分凶惡，道德上實在說不過去的，可是他們在物質上，智識上，道德上，宗教上所處的地位，著實要比住在地球上別處同量數的黑人，強得多，有希望得多哩。只要看現在竟有許多黑人，不絕地從這裏回到非洲去，好像做宣教師似的，專做開通那些留在本地的族人底工作，就可見我底觀察不錯了。我說這話，不是要替奴隸制度作辯護士——反之，我是極端的排斥牠，因為我們都知道牠底建設在美國，單是爲了自私自利和經濟上的緣故，斷不是當作傳佈文化的工具，——卻是要使人們注意這件事實，並顯出上帝往往要利用世人和好些制度來完成他預定的目標。倘若現在人們問我，怎麼在一向稱爲無希望沒志氣的境遇之中，會對於住在這個國裏的同族人底前途，抱着這樣的信心，我就要教他們牢記着：可敬可愛的上帝，是常常領導我們經過那礪瘠不毛的荒漠，並且還要從那荒漠裏引導我們出來的啊！

從我長成到能够思量自己的時候以後，我一直抱了個念頭道：我們黑人雖則受了不少慘惡的待遇，可是從奴

隸制度裏得着的好處，卻同白人們得到的差不多一樣。同時受奴隸制度惡影響的，也不祇限於我們黑人方面。這是可用我們墾殖場裏的生活狀況來證明的。奴隸制度的全副機體是這樣組織着，要使得勞働這件事被看得像個卑賤下流的標誌似的，所以在奴隸的墾殖場裏，無論白人黑人，都把勞働當作人們應當竭力避免的一會事。在我們那裏，白人原有的那些自助而不仰給於人的美德，都被奴隸制度捲掠得絲毫無存了；譬如我底老主人也有好幾個子女，但是就我所知道的，竟沒有一個能够擅一藝之長或從事於生產事業的，女孩子們也從不教些烹調縫紉或家中瑣務，因為這些事都該讓奴隸們做的。可是奴隸們對於墾殖場裏的一切生活，當然沒有多大切身的利害關係，而且他們底蠢愚，也無從使他們用頂良善頂完美的方法去做他們底工事，於是籬笆倒塌了，門兒脫了樞，只有一半兒懸掛着，閉關起來要發着軋軋的聲響，窗中間的方塊心子，脫了榫了，牆上塗着的灰泥，脫落了也沒人修，場上的莖草，長得高高的不去芟除了。至於白人和黑人們底食物，通常是有的；但是在屋子裏和食桌上，決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味兒鮮美，製法精緻，可以使得我們底家庭為世界上最適意最稱心最動人的所在。總之糧食和其他物質的浪費，說來實堪痛惜。等到自由一經到手，奴隸們除了讀書的本能和財產所有權外，卻都能適應新生活的開始。因為那些主人和他們底兒子，從沒習練過一樁職業，他們一向懷着手工不是他們分內事的念頭；反之，奴隸們總得熟習一種手藝，而且沒有一個以勞働為恥的，也難得有個把不情願工作的。

後來戰爭終止了，自由的日子終於到了，這於我們墾殖場上的一切人們，是一個極重大要緊要的日子！我們熱烈地盼望過了自由是在空中停留着，而且停留了好幾個月了。現在呢？潰散的兵士，回到他們家裏來的，每天可以看見了其他卸職的，退伍的，是常常經過我們這地方的附近；白天晚上所謂葡萄電報的，傳說得忙個不了；關於重大事

件的新聞和議論，火速地從這個墾殖場傳到那個。白人們恐懼着北方兵的侵入，都把銀器和其他貴重物件，從他們的所謂大屋子裏搬出去，深深地埋藏，在樹林裏，交給忠實的奴隸們看守着。有誰要想去侵擾這些埋藏着的寶物的，包你活不成。那些奴隸們，除了特別地委託給他們保管的，因有名譽關係不肯輕易交給他人以外，其餘要的喝的穿的，什麼都情願供應兵士們。這偉大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奴隸區域裏的歡唱聲，益發比尋常多得了。這歡聲悲壯熱烈，彼此響應，連續不絕，直至夜深，遠遠地還可聽得。原來這些墾殖場裏的歌詩，多少是關着自由問題的，奴隸們一向也已歌唱過了，可是他們總以為這詩裏提及的自由，總是屬於未來世的，決和現世的生活，是沒有什麼干係的。直到現在，他們漸漸地揭開假面具，毫不畏懼地聲明這詩裏的自由，就是他們現在世間身體的自由啊！到了這偉大日子的前一夜，奴隸區域裏都接到報告，說次日早晨，大屋子裏將要有某種非常事件的舉行。於是那晚上，誰也睡得不穩，緊張的空氣和熱烈的希望，翻漫了一切。大清早起，個個奴隸老的幼的，全給喚去集在那屋子裏。我也就隨了母親，哥哥，妹妹，和許許多多的其他奴隸們，往主人的屋裏去。我們主子的全家，也都聚在廊下，也有站的，也有坐的，為的是要親眼睛看和親耳朵聽。我看他們的面容上，都呈露着深切的情感，或許是愁思的表現，卻不是惡感的顯示。我現在回憶起那時他們所給我的印象，覺得他們的面露憂愁，不是因為損失了財產而然，卻是因為一旦和他們所養育成立的，休戚相關的分離了，怎不教他們神傷呢？我並記得那時這舉動中最突著的事件，是好像有個外國人的，（我猜他是湖美國官吏）短短的演說了幾句，然後宣讀一篇長長的文告——我想就是放奴宣言書。讀完以後，又宣告我們全部自由了，可以隨意於什麼時候往什麼地方去了。那時我母親正站在我的旁邊，就把身子靠住我們兄妹幾個，親着我們的頰，那快樂的淚珠，不期然而然地沿着她底頰際淌下來了。她又把全部文告的意思，就統解釋給我們

聽，說這是她祈求得久了一個日子，可還一向顧慮着她這生未必能親眼目覩的呢！

接着歷數分鐘之久，全都是喜悅的聲浪，感謝的音節，和狂易放縱的景象。主奴兩方，卻一些沒有惡感的暴露，反之，奴隸之中卻不少對於舊主人起憐憫之念的。可是在被解放的有色人種方面，這樣的窮歡極悅，卻沒有綿延着多少時候，因為我觀察他們等到回到木屋子的時候，就換了一副感想。他們覺察獲得自由以後的責任，是多麼重大，一切要自己擔負着的了，再有子女和自己的將來，是要自己考慮着計畫着的了，這是和一個十來歲的少年陡然間單身投入世途要謀獨立生活一樣的困難。那盎格羅撒格羅人種歷數世紀間所不能解決的大問題，現在卻在數小時之內，直向此輩民族撲來，要求解決的了。這是住屋的問題，生活的問題，養育兒女的問題，教育的問題，運用公民權的問題，設立並維持教會的問題等等。所以在幾小時之內，窮歡極樂，頓時停止，愁思焦慮，似乎籠罩了奴隸區域，這豈不是咄咄怪事嗎？有些人以為現在是真個佔有了自由了；可是自由之爲物，在懸望和找尋的時候，到還不知其怎樣重大困難，等到一經到手以後，卻愈覺其不是輕易可以措之裕如的一會事。有些奴隸，已是七八十歲的老年人了，他們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即使明明可以知道新的住所，是穩可獲得的，他們怎有能力，在從未到過的地方，擠在素不相識的人羣中，另度一個新生活呢？所以爲對付這班人，問題愈覺困難。而且在他們的心坎中，深深地嵌着舊主人主母少主人的恩義，輕易決難割捨得掉；他們共處已經半個世紀了，要想一旦分離，當然是非同小可的事了。他們現有這種心理，就一個一個的，又從奴隸區域悄悄地回到大屋子裏，和舊主人密切地商議些將來的問題去了。

第二章 兒童時代

我們既已得了自由，隨着就有兩件事，急需進行，我們那裏的一切人們，既都同意，即在南方全部，我也覺其並無例外，就是：第一件大家都得換個名字，第二件個個都得至少於幾天或幾個禮拜內，離開原住的墾殖場，以便真個感覺我們的確是獲得自由的了。

有色人們大家以為仍舊戴着舊主人的姓，是很不適宜的，所以大多數都取了別的姓，認為這是自由的初步標誌之一。譬如一個人在當奴隸的時候，叫做約翰或蘇生，他除了這麼一個名字以外，難得再用第二個名字的，要是他是屬於一個白人叫做海哲的，他就有時喚作約翰海哲，或叫海哲的約翰。但是自從得了自由以後，大家都覺得約翰海哲或海哲的約翰這麼一個名字，決不是一個自由人確當的稱號；所以約翰海哲，就改為約翰愛絲林肯，或約翰愛絲休門，這愛絲一字，並不代替什麼名字，不過有色人種自以為這是他可以誇示的新名字中的一個字母罷了。

我前已說過：有色人們大都要於短期間內離開原住的墾殖場，以便確實經驗並試驗他們底自由生活，觀察牠是怎樣感受的。可是好些舊奴隸，離去了多少時候之後，仍然回到老家，和舊主人訂個契約，繼續地住在原地了。

我母親的丈夫，就是我哥哥約翰和我自己的後父，他並不和我母親屬於同一主人的；所以在事實上，他也難得到我們這邊的墾殖場來，我只記得一年中怕只見他一面，這就是聖誕節的時候，當戰爭的時候，他大概跑去跟隨了聯邦軍方面，因此就在西阜及尼亞州住下了。等到宣布自由之後，他就立刻打發人叫我母親到西阜及尼亞州的聯

諸花谷去。那時從阜及尼亞州翻山到西阜及尼亞州，一路行程，不但乏味，而且困苦異常。我們所有的一點兒衣服和傢具，都裝在一輛貨車上，孩子們都得步行這數百哩之路程。

我們一家子從沒有遠離過鹽壘場，所以這番走這麼長的路程到別的州去，確是一樁重大的事件。那時同我們的舊主人和別個同族人道別，更覺嚴肅鄭重；從這次分別，直到他們的死去，我們常和他們信札往還，後來並且和他們的幼輩，常常接近。我們走了幾個禮拜的路程，晚上是露天睡着，飯食也是在露天的木塊火把上煮着。我記得有一夜，我們停留在一個沒人住的木屋子附近過夜，母親就在那裏引火造飯，飯後就要在地上鋪些草薦，預備睡覺，豈知火剛好發得旺，一條巨大的蛇，足有一碼半長，從烟囪裏掉下來，滿地爬走，我們嚇得奔避不迭，就拋棄了那所木屋子，另覓棲宿之所。這樣經過長時期的艱苦，末了我們總算到達目的地，——就是一個叫瑪爾頓的小城，離現在本州首城查爾斯頓城約有五哩之遙。

那時候開採鹽壘正是西阜及尼亞州的大實業，而瑪爾頓小城正位於鹽壘的中心。我的後父本已在一所鹽壘裏得到一局差使，他同時找到一所小木屋，預備我們居住。可是我看我們的新屋子，未見得勝過我們適纔在阜及尼亞州鹽壘場裏所拋離的那所奴隸住屋，或者從另一方面看來，也許更壞咧。例如在舊住屋裏，情景雖極鄙陋，可是新鮮空氣，是常常可以獲得的。這裏的新屋子，是擠在一大堆密如蜂巢的木屋子之中，大家既沒有衛生的規律，所以屋子的四週，污物堆積，穢氣蒸騰，往往教人難受。我們的鄰居，有的是有色人，有的是最窮苦最蠢最下流的白人，簡直是一片五顏六色混濁雜湊的所在；酗酒賭博，口角鬭爭，以及一切極不道德的行爲，是常常發生的。凡住在這小城裏的，個個都和鹽業有多少干係，我雖只一個小小孩子，卻也已和我哥哥給後父薦進一所鹽壘去工作，我們在清早四

句鐘就開始工作了。

我第一次學習類似識字智識的東西，就在這鹽竈裏工作的時候。那鹽竈裏，每個馱鹽的工人有個桶，桶上畫着號碼。我後父派着的是十八號。每天工作完畢的時候，工頭要來巡視一趟，同時把十八這個號碼，放在我們的桶上；我就趁此認識了這個號碼，後來竟也能依樣描寫，至於別個號碼或字樣，我就一點知道了。

就我所記得的，自從我能够對於一些事有些思想以後，就熱切地希望學習讀書的本領。我在幼小的時候，就決意要設法受些教育，足夠有讀普通書籍和報章的能力，要是在生活的別條路上，不能有所成就，所以等到我們在西卑及尼州的新木屋子裏住定了下來，我就力勸母親替我找本書來讀。後來她不知怎樣弄到一本舊的威白斯脫藍面拼音書，內中只有些字母，在後面附着毫無意義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等等拼音。我立刻把這書寶貝似地生吞活嚥下去，因為我想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獲得的名著，而且我曾聽得人家說過，要讀書第一就要識字母，所以我也就用盡方法去學習起來。——當然是無師自通的。——那時我們鄰近的黑人，是沒有一個略識之無的，至於白人呢，我是沒有膽量去求教他們。可是在後多幾個禮拜之內，大半的字母，我已能熟習了。並且母親也同我一般地努力讀書，她不但表同情於我而且盡其力之所能，來幫助我。她對於書籍的智識雖很缺乏，可是對於她底子女的前途，和多重常識的獲得，是抱有極高的願望的，因為這是可以幫助她應付和支配那時的環境的。關於這一層，我的一生不愧略有可稱之處，確以為這是受了母親遺傳的影響啊！

在這努力求智的奮鬥和熱望之中，一個識字的有色青年，來到了瑪爾頓城。他是在沃哈喇州學得識字的。他一來之後，隨即備了一份報紙，每天工作完畢之後，一大羣的男女圍繞着他，急切地聽他讀着報紙裏所載的新聞。這人

是怎樣的可以歸羨啊！我想這樣的人，纔是全世界中堪稱爲學識充足的一個青年咧。

正在這時候，我們城裏的同族人們，大家討論着要怎樣開個專爲教育有色子弟們的學校，開辦這學校，既是在這區域裏沒有先例的創舉，當然是個重大的問題，所以就普遍地鼓動了人們的注意。那最麻煩的問題，是那兒去找一位教師。這位從沃哈喇州來的讀報的少年，是堪給考慮一下的；可是他的年齡，還不大相配，因此落選了。正好又有一位從沃哈喇州來的有色青年，偶然開到了這城來。他會當過兵，大家知道他受過不少的教育的，就請他在這所筆路藍縷的學校裏，擔任教師。那時這地方還沒有義務教育的制度，所以每家認定每月供給束修若干，約定先生輪流教書——就是每家輪着供應一天。這樣一來，於先生方面也不覺得不好，因爲每家逢到先生輪着的一天，一定挑選頂好的款待他，生怕不要辱沒了東道主的面子。我就記得我也饑涎欲滴地巴望着我們小屋子裏的「先生日子」咧。

整個民族，大家開始到學校裏去求學，這個新經驗，在一個民族上進的程途上看來，確是件值得研究的事實。大凡不是剛巧身逢其盛目擊其事的人們，決不能正確地明瞭我們這民族渴想教育的情致，怎會這般亟切的？這是整個的民族，都往學校裏跑；沒有嫌年齡太輕，還够不上攻書入學的；也沒有自愧老了，不中用了，不配和少年人爲伍的。只要我得到教書先生，不但日校裏充滿了求學的學生，就是夜校裏也座無隙地的了。老年人最大的希望，是趁着還未歸天，只求能讀讀聖經；他們抱着這個目的，也都趕來上學，所以在夜校裏，五十歲乃至七十五歲的老頭兒老婆婆，是往往可以看見的。至於星期學校，在宣佈自由以後，也就成立起來了，不過那裏所讀的，只是拼音書。總之日校咧，夜校咧，星期學校咧，個個都擁擠不堪，大有人滿之患，所以有些人，竟因沒有空屋可容而退回的呢。

可是迦諾花谷開辦了學校這件事，卻使我個人發生了從沒經歷過的最難受的失意；這是因為我在鹽竈裏已經工作了好幾個月，我的後父見我多少可以掙幾個錢，就不讓我拋棄了工作去做讀書的勾當。這樣一來，使得我的熱望好像雲翳障蔽，不見天日的樣兒。從那工作的所在，我朝朝夜夜可以目觀許多倖運的孩子，從學校裏來去，這便使我失望的情意，越發達於頂慘苦的境地了。可是我無論怎樣，總得把失望撇開，設法去讀一點兒，我就用盡心力，比從前格外努力用功地去嫻熟那本藍面拼音書了。

幸喜我母親可憐價地同情於我底失意；她用種種方法來安慰我，幫我設法仍能讀書。後來我畢竟和先生約定等日工做完之後在晚上給我教書。這夜課也是一般的稱心如意，我因而自以為在晚上所讀得的，未必不如別個孩子白天所學的那麼多。並且那時我在夜校裏的經驗，深深地給我對於夜校的信仰，後來我在亨白登和脫斯基奇兩處所辦的，就是秉承了那時候的信心。可是夜校雖則滿意，我的童心還是不停地催我去進日校，要是有機可乘時，我還是不讓牠失掉，使我的慾望可以有滿足的日子。末了，我竟勝利了，後父終於許我進日校讀這麼幾個月，只要早上起身得早，先得在鹽竈裏工作到九點鐘，下午學校放學後，立刻回到竈裏，再工作兩小時就行。

那學校離得鹽竈路卻不近，我既須在鹽竈裏工作到九句鐘，而學校上課亦在九句鐘，這我覺得大大的困難了。等到我到的時候，學校裏早已上課了，往往我的班裏早已書聲朗朗了。這便怎麼處？後來爲了解除這個困難起見，我不得不給不道德的念頭所戰勝，而做了一件不端的行爲。因此人們也許要責我罵我，可是這是事實，我自然可以說出來。我向來深信事實是有支配一切行爲的勢力的，要是硬把事實抑制住，什麼也永遠不能獲得。原來鹽竈的小小公事房裏，有座大鐘，竈裏所有幾百個工人，當然要靠這鐘來規定日工開始和終止的時候的。我不期然而然地得了

個主意，要是把那時針從八點半撥到九點鐘，就可準時到校。我天天朝起這樣做了，果然無事；後來工頭發見有些錯誤，突然把鐘鎖進一個木匣裏，我就無法可施。可是我並不想妨礙別人，不過要自己準時到校罷了。

等到我一經進了學校，我又自覺遇着兩樁難事：第一樁，別的孩子頭上都戴着便帽或帽子，我却一頂也沒有。其實，我在入學讀書以前，頭上原本從沒有遮蓋過什麼的，而且自己或別人也從沒有想着頭上是應當要有什麼東西遮蓋着的必要的。可是一旦看見別的孩子怎樣戴着的，我當然是要抱着不安之感了。我便照着通常的例子，把這事訴給母親知道。母親說這帽子雖是我們同族人中一個嶄新的服裝，無論老少，都應該備辦的，可是她卻沒有錢去買一頂店鋪子裏現成的帽子，她只得另想他法，幫我解除難關，她就找出兩塊手織呢布，把牠縫合起來，頃刻之間，我居然傲岸地做了我平生第一頂帽子的主人翁了。

母親這回給我的教訓，深刻地留入我的腦痕裏，從此我也常常同樣地盡量教給他人。每逢我想着這件事的當兒，使我常常感着堪以誇示他人的，便是母親品格的高尚，和自制力的強盛，竟足以使她不致陷入虛榮心的引誘；她明知自己能力所不逮的，決不強飾為能辦，——就是她處着不能買一頂現成帽子的境地，決不假作可以買到的情景，勉強一度炫示於我同學和別人之前。——我尤其覺得堪以誇示的，是她不願借貸着錢財，去購買那些自量沒錢抵償的東西。從那時候以後，我漸漸的有了不少的便帽和帽子，可是我覺得永遠沒有一頂可以像那頂母親用了兩塊舊布親手縫成的那麼足以傲視一切的呢。更有一層，我不忍言，不欲言，但不得不言的，便是有許多孩子，起先多有他們的現成帽子，他們都和我同學，見我只有那頂杜做便帽，都聯合着戲弄我以為笑樂，到了後來那些孩子都進了感化院去了；至於還有些孩子，直到如今，還不能買頂把帽子呢。

第二個難問題是關於我的名字的，或者說得正確些，是關於一個名字的。因為我自從能夠記憶什麼以後，單單只有一個名字，叫做蒲寇。在沒有進學校的當兒，我向不覺有再用一個名字的必要。等到聽着學校裏挨次點名，方知別的孩子，至少都有兩個名字，有的教我聽得不耐煩地登至累贅得有三個名字呢。我卻大覺躊躇不安，因為我知道先生至少要問我兩個名字，可是只有一個，怎麼辦呢？恰好我在登記的一敘那間，自己先存了個念頭，妄想同上於國父，所以先生開口問我全個名字叫什麼，我便不忙地與他道蒲寇華盛頓，好像我早先本已這樣命名了的。從此我簡直就從了這個姓名了。後來我纔知道我一出娘胎，母親就給我取個蒲寇達利亞弗羅的名字，可是這達利亞弗羅一字，漸漸不用了，經過長時期之後，不覺忘懷了，現在既經重給找了出來，我也就把牠恢復起來，那末，我底全部姓名就叫做蒲寇達利亞弗羅華盛頓了。我想我們國內像我這樣取名的人，也沒有幾個罷。

我看見有些孩子和大人，上有聲譽卓著的祖先，世世相傳，足有幾百年彩爛的家乘，他們不但載了顯赫的族姓，並且傳着豐富的財產和軒昂的第宅，我也好幾次起着驕美之心，妄想把自己的身世去比擬他們的地位，而自慚其形穢呢。可是轉念一想，假使我是一個顯著民族的子弟，也遺傳着這些，門第咧，聲望咧，財產宅居咧，那末，我現在原是依賴自己以謀自立的，豈不要反其道而行，以墮入「惟祖宗種族之是賴」的歧途了嗎？所以在好幾年前，只因我是沒有享着陰下之福的，我便決心留着這個新記錄，使我的子孫，要以不依賴祖業自豪於人，並且藉此鼓舞他們，益發增高其奮發有為的力量。

我勸世人不要太輕率地也不要太嚴厲地評量我們黑人，尤其是少年的黑人，一個黑色孩子的處境，是常常有自然的阻力，來限制他的進步，旁人的訕笑，來沮喪他的銳氣，和外界的誘惑，來引他墜入魔障，須得刻立志奮鬥，纔

許有所成就。這在不會身歷其境的，是不會知道其中甘苦的。例如一個白色孩子做着工作，即使一無出息，人們也要假定他成功的。反之，倘使一個黑色孩子幸而不致失敗，人們便現着驚訝之色了。總之，我們黑人一生事業的開始，一定要遭着許多不利於己的臆測的。

反過來講，先世的聲名，祖宗的事業，假使不給子孫們過分的依賴着，那末，牠於促進一個人或一羣民族成功的勢力，也是很重要的。人們只知道直覺地觀察黑色少年道德上的弱點，把他的進程和白色少年的進程，比較高下，就貿然妄斷種族的優劣。殊不知一個有祖德的憑藉，一個無家乘的可稽，假使批評者把這點考慮一下，也不覺啞然失笑了。我就不知有祖宗的，伯叔兄弟，該是有的，可是也不知他們究在那裏了。我這情形，也許推之通國中幾百萬個黑人而不會兩樣的。至於白色的孩子，自己該明白，假使一生無所成就，那末將使家譜無光，豈不連累好幾代以前的祖宗也辱沒了嗎？就這一點自覺心，已有偉大的力量，足以催促他抗拒外界的誘惑，不墜入歧途了。所以一個人要有光輝的祖德家乘，從後面推着他在左右包圍着他，這在他奮鬥成功的程途中，好像是一座推進機，牠底功用，是排除障礙，激勵前進的。

後允許我進日校的期限很短，而且在期限之內，我也常常被迫缺席，所以不久我竟完全停止進日校，全副光陰又都用之於工作了，我只得仍舊單仗夜校，得些學問。其實我幼時所受教育，一大半是在日工完畢之後從夜校裏得來的。我更常常感着沒有良好教師的困難，有時教書先生好容易找到了，可是頗使我大大失望的，是他所知道的卻比我自己高明得不多。我往往因為要受夜課而須得在夜晚裏走上好幾哩的路，我在幼年時代，無論那天天氣怎樣惡劣，有行不得之苦，卻沒有一個時候心中不深刻地永久地存着兩決心的。這決心便是不論代價多少，學問總是

要去力求的。

我們搬到西卑及尼亞州之後，母親不久收養了一個孤兒來住在我們家裏，雖則我們自己窮苦得不成樣子。這孤兒從此一直當作我們家族中的一份子，並給他起個名字叫詹姆斯皮薩盛頓。

我在鹽竈裏工作了多少時候之後，接着被派到煤礦去工作。這煤礦是完全為供給鹽竈所用的燃料而開採的。我卻對於煤礦的工作，異常恐懼。一則因為在煤礦裏服務的人，至少在工作時候，是常常不潔的；即使在工作完畢之後，也不容易恢復清潔。其次，從礦口走到煤的所在，足有一哩路遠，而這些路程完全是漆黑不見日光的。我相信除非在煤礦裏，別處決難經歷到這般黑暗的所在。礦內分為數個礦穴，我既不能認識許多礦穴的位置，所以往往在礦內迷着途。迷途的恐慌已够難受了，何況手裏拿的燈，是有時要熄滅的；在這光景，隨身倘不帶着火柴，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多時，直等偶然遇着別個工人，向他借得燈光，纔得出險。這個工作，不但艱苦，而且危險非常。有時火藥爆裂，是要炸得粉碎而死的；有時岩石下墜，是要壓得血肉模糊而死的。種種慘禍，發生於這個或那個原因的，是常常可以聽得的。這使我尤為不寒而慄了。可憐不知多少年齡正在抽條發芽時候的兒童，都被強逼去在這些煤礦裏，消耗他們一大半的生命，連受教育的機會也沒有。這不但在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只怕在許多煤礦區域裏，還是這樣的呢。尤其可痛的，大凡在煤礦裏度着生活的孩子，在體格上心理上，往往不能及時長成，以致志氣衰頹，除礦工外不能另執他業，這是個通例，我也常常注意着的。

我在那個時候，和後來長大為一個青年的時代，常常想像一個白色孩子的意志和慾望；他底願望和活動，是絕對沒有限制的；只因他誕生的門第種族，不是劣等。任他要國會議員，要做州長，要做主教，甚至要做總統，在他準備

的程途上，是不致遭着什麼阻力的；這樣的孩子，豈不可羨可妬？倘若我在這種環境，我將怎樣支配我的行爲，怎樣開始，怎樣漸次上進，以至於達到最高成功之域，這都是我常在遐空想像之中的。

可是經了幾年之後，我漸漸後悔不應這樣誇美那些白色孩子。我深知估量成功的大小，不必以一人所佔地位的高下爲斷；凡是在努力成功的歷程中，制勝障礙越多，排除患難越多，他底成功也越大。我秉了這個見解，差不多敢下個斷語道：我們黑色孩子的誕生在無聲無臭被人藐視的種族中，自現實生活方面看來，卻是害小而利大。因爲少年黑人，如要稍露頭角，取得相當聲名，他非得比同年齡的白人，工作格外努力，盡職格外優異不懈。這中間固有例外，但也不多。他被逼經歷這番困苦非常的奮鬥，自然產生一種百折不撓的毅力和艱巨可任的自信力；那些生而爲神明之胃，以門第種族自矜，一生走着康莊平坦的大道，不嘗患難，不經挫折的，那得有這力量呢？

我從不論那個觀察點看來，與其妄想自廁於別個高貴民族之中，爲附庸的份子，寧可自詡爲黑人中的一員。我每見別個民族中的人們，單祇憑藉了種族的天然，不問自己造詣怎樣，價值怎樣，而要求這樣那樣的權利特權或卓異的徽幟，我未嘗不爲之憂心如鴛。我對於這些人，抱着無限羞愧之心，就祇因爲我自己有一種覺悟，以爲一個人不因屬於世所謂的高等民族而地位爲之擡高，除非他個人有相當的價值；也不因屬於世所謂的劣等民族而地位爲之卑下，倘若他個人自有真正的價值。須知真價值這件東西，不論你在那個膚色上找到牠，終於要被認識和受報酬的；這是人類的大法律，普遍而且永久不朽的。凡屬世界上冤苦無告的個人或種族，在這大法律之下，當然可以得到不少安慰。我在這裏說這道理，不是使人注意我自己個人，直是要格外提出我自詡所附屬的種族啊。

第三章 爲受教育而奮鬥

有一天，我正在煤礦裏工作，偶然聽見兩個工人說着阜及尼亞州某處有所專爲有色人種設立的大學校。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一所學校，要比我們這城裏的小學校，著實合於我的要求得多呢。

那時我趁着礦穴裏漆黑無光，斂氣屏息地潛行走近那講着的兩個人，只聽得一個對着那個道，那學校不但專爲我們這民族設立的，並且還定一種規例，學生們要是貧苦無力，只要你有志氣，看來可以造就，還給你工作的機會，藉此可以免去一部或全部的膳宿費，同時還教給你一種商工業的技能呢。

我偷聽了他們的談話，好像這是世上最偉大的地方，上帝再也沒有給我具有引誘力更大於此的所在。這就是阜及尼亞州的亨白登師範農業學院。我在那時雖不知道這學院坐落在那裏，離這裏多少遠，怎樣纔可以到達那裏，卻就立刻決定進那個學校了。我什麼都不管，只有一個野心，火鏢似地狂熾着，這就是到亨白登去；白天夜晚都抱着這個念頭了。

可是我聽得了亨白登學院之後，仍在煤礦裏工作幾個月。後來又聽得鹽窟兼煤礦主人魯意斯勒夫納將軍家裏，有個空缺。那勒夫納將軍的夫人，勒夫納楚亞拉氏，是個娶自卑門脫州的美國婦人。她一向有個刻薄的聲名；左右鄰近，沒有一個不知道她待遇僕婦，尤其是小廝們，是異常嚴厲的。所以在那那裏服役的，沒有同她相處在兩三個星期以上，而可以安然無事的；他們的半途而廢，個個都爲了同一的緣故；就是她是太苛刻了。可是我卻寧願到勒夫納

夫人家裏去嘗試一下，不願株守在煤礦裏；因此母親就替我去討這空缺，結果我終於為每月五個金洋的薪金而被雇為傭僕了。

我一向聽慣了勒夫納夫人的刻薄，所以見了她就懷着三分懼怕，等到在她面前，竟至混身戰抖起來，可是同她住了幾星期之後，我漸漸地明白她底性格了。她是要無論什麼東西都得保持清潔的，要一切事務，都得刻不容緩地有條不紊地做着的，尤其緊要的，她是需要絕對的誠實和率直。什麼東西都不可以凌亂或放任。一扇門也罷，一扇柵也罷，都得要保持得齊齊整整的。

我現在不能記得那時住在勒夫納夫人家裏，經過了多少時候，而後往亨白登去。可是大概總得有一個半的年头。我在這個時期內，自以為在勒夫納夫人家裏所受的教訓，和後此不論在那個地方所受的教育，一般地有價值，這是我前此屢次申言不以為詞費而在這裏仍欲複述的。即使到了現在，我從沒有看見屋側街上拋散着零星紙片，而不想立刻去拾起來的，也從沒有看見一塊污穢的場地，而不去掃清的，一排歪倒了的柵欄，而不去豎起來的，一所未油漆或未粉刷的房屋，而不去油漆好粉粉刷好的，一件衣服，脫了鈕子，著了油漬，一方地板，遭了污點，而不去注意着的。

我從怕懼勒夫納夫人的心理，一變而為敬仰的態度，後來，竟看待她為我底一位益友了。她一經覺察我是個可以信託的人之後，就推心置腹地信託於我。我在她那裏度了一兩個冬天，她竟每天給我進學校讀書一小時的機會；我卻大半在晚上做我的誦習工作，有時一個人自修，有時請人教授。勒夫納夫人又常常鼓勵我，讚許我，同情於我底努力求智。我第一個圖書館，也是在她家裏的時候集成的。這是把一個布疋箱，敲去一面，裏面架了幾層夾板，就把手頭所有的書籍，統統放進去，我就稱牠做我底圖書館了。

可是我在勒夫納夫人家裏雖則萬事如意，卻並不拋棄往亨白登學院去求學的念頭。到了一八七二年的秋天，我就決意勉力到那裏去，雖則還不能正確地知道亨白登是在那個方向，到那裏去是要多少費用，如我上面所述的，我也不想那時有什麼人完全贊同我這雄心，除非是我底母親；即使她，也抱着惴惴不安之念，深恐我是去做一個無益的追求罷。可是我總算得了她一半兒的允許。其次就是費用的問題，我掙的錢，原不算多；就這些微的款子，也多給後父和其他的家人耗用去了，所剩的不過幾個金洋，所以我帶着買些衣服和應付路費的，真是微乎其微。哥哥約翰總算盡力幫着我，可是這也不是什麼鉅數，因為他是在煤礦裏工作的，掙的也不多，而況一大半多消耗在家用項下去了。

那時只有那些上了年紀的有色人們，對於我出門求學的行爲，都抱着關心注意的態度，這恐怕是在我出發的當兒，最使我感觸得深，欣慰得多的一件事罷。他們的年青有爲的日子，都已消耗於奴隸生活之中了，萬不料自己還活着目覩這個同族的孩子，竟可以別了鄉井，去進一個供應膳宿的學校呢。他們之中，有的給我一個銀幣，有的給我一個四分小幣，也有給我一方手巾的。

後來那日子到了，我即須出發往亨白登了。我的行李，只有一個小小的布袋，裏面放些衣服。我母親似已衰弱了，心碎了；我心想以後不容易再看見她了，所以我們母子倆分別的光景，是極人世間頂苦痛的。可是她還有勇氣，忍着這般的慘境呢。那時西卑及尼亞州的這部和東部卑及尼亞州的中間，還沒有通車聯接着；在這路上，只有一段是有火車的，其餘只走着驛車。

瑪爾頓亨白登間的距離，大約有五百哩左右，我離家沒有幾個鐘頭後，頓然覺着自己沒有錢財應付旅費的苦

處。只因遭遇着一件事，我始終不會忘懷的，就是一個下午。我坐在老式的驛車裏，翻過許多山路，到晚來，驛車停在一所平常不加油漆的房屋叫做旅館的門首，預備過夜。車中所有旅客都是白人，只我一人是黑種。我原猜想這小小旅館的設置，必是為招待那些乘着驛車往來過路旅客的。豈知有大謬不然：萬不料一個人皮色的不同，竟至要發生待遇的差別的。我眼見個個旅客都被慇懃地迎入臥室，並且準備就餐，便也自愧形穢地走向寫字檯前，向那遊旅主人自陳來意。我自知囊中空無所有，不能供給一飯一榻的費用，可是總得希望主人格外見憐，容我權宿一宵，因為當這時會，在卑及尼亞山中，已很寒冷了，我只求在屋子裏度這寒夜就够了。那寫字檯上的人，絕對沒有問我身上是否帶着錢財，就堅決地拒絕供應食宿，連把這問題考慮一下的餘地，也沒有了。這是我第一次的遭遇，使我發見自己的皮色是含着什麼意義似的。那夜我只得在街上躑躅通宵，以求取暖。我全付的心靈，都傾向着到達亨白登的一樁事，自然沒有空際來抱些仇視那遊旅主人的念頭了。

這樣步行着，求乞着搭乘四輪或兩輪的貨車，經過了許多日子之後，我終於到達卑及尼亞州的里區門特城。這裏離亨白登還有八十二哩路。我到達的時候，身子是疲乏了，腹裏是飢餓了，膚色是污穢極了，天色又是夜深了。而況我是從未到過一個大城市的人，這豈不增了幾倍的困苦。其時身上已是沒有半文錢財，地方是生疏的，我又素不習熟城市的街道，竟不知向那裏走的好。我走向好幾處去借宿，他們可都要錢，這卻是我所拿不出來的；一時無法可想，只好在街上徬徨地躑躅着。無意中走過不少的喫食店，眼見許多油煎雞和剖開蘋果大小的鳥鵲，高高的堆積着，顯出一種强有力的誘惑顧客的樣兒。我那時饑得不可開交，即使把自己日後所有的東西，統統應許了他人而可以掉換得一股雞腿或一隻鵲兒，也是甘心的呢。可是雞和鵲兩者之間，一樣也不能到手，而其他可喫的東西，也什麼都沒

有。

我在街路上一直踱到半夜以後，終於覺得力竭了，再也不能繼續地踱下去了，身子困頓了，肚裏飢餓了。什麼苦況都嘗透了，只是不灰心。正在這體力上達到極端疲乏的時候，偶然走到一處，那路旁的人行道，似乎顯露地擡高着的，我就立定了，等了幾分鐘，知道此處決無過路人可以看見我的，就爬進人行道的下面，把那盛衣服的布袋，當作枕頭，躺在地上，睡覺過夜了。朦朧中聽得走路人的腳聲，在我頭上躑躅來往，通夜不絕。次早醒來，自覺精神恢復了些，只是餓得難熬，因為我好久沒得喫飽了。等到陽光鑽進來，照耀得四週依稀可看，方知自己是在一條大船的旁邊。那船好像在卸下塊鐵的樣兒，我立刻打定了主意，走上船去，見着船主，請求許我幫着卸貨，希望換些購求一飽的錢財。那船主是個白人，心卻慈善，一口允許了我，我就開始工作，頓時賺些錢財，足夠購買早餐。我現時回想起來，這次好像是我一生從沒有這樣對胃口解饑慾的一頓早餐呢。

船主見我工作勤奮，大爲贊許，便教我繼續工作，每天許我少許工資，只要我情願。這當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就在那條船上，做了好幾天的苦工。可是掙得的錢並不多，用來買飯果腹，餘下的仍不能應付往亨·白登的路費，可又不能不準時前往求學，於是儘量節省，不敢耗用，只好每夜繼續地睡在那夜初到里區門特城時給我棲止的人行道之下。隨了數年之後，里區門特的有色人們，會爲我開過一次盛大的歡迎會，列席的該有二千人之多。會場離這時我所投宿的地點不遠。那時我雖在歡迎席上，受着很寵視很親切的款待，心中反惦記着那蟻伏多時的人行道，而爲之感慙不止呢。

後來我積蓄的銀錢，自以爲可以到達亨·白登的了，就向船主道一聲收留的謝意，重復出發趨路。路上並沒什麼

非常的遭遇，不久就到了亨白登，計算囊中確確餘下五角錢，作為開始求學的費用。回想自從離家以來，走了不少的路程，遭了不少的事變，不能不算是個艱險備嘗歷時久長的行程了；可是那所三層樓磚砌的魏大校舍，剛剛觸着我的眼簾，我就覺得以前種種遭遇，都已得了滿意的報酬了！要是那些慷慨輸將，捐金建造這所校舍的大人先生們，能够估量我一人以及其他幾千百個青年一見了這所房屋，心理上立刻發生些什麼影響，他們也就可以肯定那樣捐出金錢，是人世間最值得激勵獎勵的事哩。因為從我眼光裏看來，這是一所從未見過的偉大華麗的房屋；她將給我一個新生活；一種新境界，將在這裏開始了；從此生活將要有個新意義了。我自以為到了上帝許我的聖地了；也就決意不讓一切障礙來阻止我努力上進之路，以自求適合於完成世間至善至高的大事業。

等到踐踏到亨白登學院的土地，我三步併作兩步，急忙地跑上主任教師面前，自陳來意，請求編入相當的學級。那時只因我好久沒有充分的食品，好久沒有入浴，好久沒有更換衣服，當然一見面不能給她很滿意的印象，所以我立即覺察她心中抱着滿腔疑竇，不能斷然決定是否可以容納我做她底學生。倘她那時只當我是個沒出息漂泊無定的流氓，我自然也不能責備她。這樣歷了不少時候，她既不拒絕，又不允許，我只好仍舊在她旁邊腳躡地佇望着，又絮絮叨叨地說了許多懇求的話，使她心中留些我不是個不堪造就的印象。同時看見她不停地應許着別個學生，這使我尤為大大的不耐煩了，因為我的心坎裏明明知道自己也可以像他們受一樣待遇的，只要給我表顯本能的機會。

這樣經過幾小時之後，那主任教師忽然對我說道：「隔壁的課室須得打掃着，你拿了笤帚，打掃去罷。」我頓覺這是機會了。我從沒有抱着比這次更快樂的心意去接受一個命令。打掃的工作，我自知是優為的，因為

勒夫納夫人教得我够詳盡了。

我把課室，打掃了三次，又拿一方抹布，抹了四次。所有四週牆壁上的木工裝修，每個坐櫈，桌子和寫字檯，統統用抹布來往擦過。室內所有器具都得搬動過，壁櫥和牆角也統統拂拭過。我深知自己的前途，即懸於這時打掃課室所給教師的感想，所以更不敢懈怠。不久打掃完畢，我就報告主任教師。她原是個長於發徵扶隱的美國婦人，就走進那課室，先把地板和壁櫥細細檢查一下，隨後捏着一方手帕，慢慢地在四週牆上的木工裝修上，桌子上和坐櫈上，挨次擦着。她終於不能在地板上發現一點污痕，又不能在所有傢具上發見一粒灰塵，就安閒地說道：「我想你可以進這個學院了。」

我這才變爲大地上最倖運的人兒了。打掃課室，是我所經歷的入學試驗；不論那個青年會應過哈佛大學或耶魯大學的入學試驗的，我想，永不會有像我這番躊躇滿意的。此後我雖也經過好幾次考試，可是始終以這次爲最得意的呢。

我已把自己考入亨白登學院的經過，詳細敘述過了。——同我遭遇相似的，恐怕決不會多。可是在同一時候，或許還有幾百個青年，志願投入亨白登或其他學院，也要像我一樣，經過了不少困難，纔得入學的呢。我們就可曉得青年男女們決心要去求得學問，都是不問代價多少的。

那樣兒打掃課室，好像爲我開了條通過亨白登的大路。瑪利麥基小姐，就是那位主任教師，竟然用我所長，給我一個管屋的職司。我當然欣慰地接受着，因爲當了這個差使，差不多全部的膳宿費，都可以靠工作來代替了。那差使，雖極艱苦煩重，我卻牢守着不讓放鬆一步。我所要管理的房屋很多，晚上又要工作得很遲，早上須得於四點鐘起身，

以便緩緩生火，並且還可以留些預備功課的時候。我天天這樣忙碌，可是自覺在亨白登學校的幾年之中，和以後出校投身社會之後，那主任教師麥基小姐，的確是我底最得力的一位益友。因為當我在困頓沈淪之時，她的訓誡和鼓勵，沒有不是有益，並能增進我的力量的。

我會說過那亨白登學院校舍外觀所給我的印象，卻還沒有說過給我留得最偉大最久長的印象的究竟是什麼；這是一位大人物，凡我平生相識的人物，從沒有像他那般高貴希罕的。我所指的就是故薩摩哀爾·亞姆斯脫將軍。

我自問也會在歐美兩洲，有過親身遇見所謂偉大人物的榮幸，可是我敢絕不猶豫地說，在我敬仰的程度看來，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亞姆斯脫將軍的。我自以為剛從奴隸區域和煤礦裏，脫離了卑污惡濁的環境，得能身自嘗接於這樣一位大人物之前，這於我確是一種希有的殊恩。當我初次見他的時候，只覺他給我個劇烈的印象：他是個完人，在他的四週，好像有一種超人似的存在着，這些感想，我常常牢記着。從我進了亨白登直到將軍謝世，我一向得能和他接近，這更是我莫大的榮幸，而且我見他的次數越多，他得我的敬仰也越大。亨白登學院裏所有的房屋課室，一切的教師工程，都可以不要，只要那裏的男男女女，都享着和亞姆斯脫將軍朝夕接觸的機會，這一點就够稱為博大的教育了。後來我年事越長得大，越深信吾們靠了書本和價值昂貴的器械所得的教育，決決比不上和偉大人常常接觸所得的那麼大。所以我敢奉勸我們的各級學校，與其朝朝暮暮，年年歲歲，死讀書本，還不如把實在的人和事來做學習的目標罷！

亞姆斯脫將軍一生最後的半年，在我脫斯基奇的家中住了兩個月。他這時擺了癱瘓的重症，身子的動作，和

喉頭的語音，自己亦不能作主。可還不顧病痛，差不多早夕不停地爲他一向委身致命的事業工作着。像他這樣心目中完全沒有自己的人，我從未見過，他是永存一些利己之見的。他在亨白登固然是勞苦得心力俱瘁了，可是對於南方別個學院，也是一般地以能出力協助爲樂的呢。在南北戰爭之中，他雖會帶兵攻打南方的白人，可在後來，我卻從未聽他對南方人出過一句惡言；反之，他儘還不停地想盡種種方法，以圖自己能效勞於南方的白人呢。

他對於亨白登的學生具着什麼勢力，和學生對於他抱着怎樣的信仰，這卻不容易描述。在事實上看來，他是受了學生們的崇敬了。無論什麼事，凡是 he 着手做的，我從未見其失敗過。又凡他所請求做的事，差不多沒有不受人家贊同的。當他在我們亞拉巴瑪州的家中作客時，身子本已癱了，須得扶在病椅裏，靠旁人推動着輪子行動。那時就有一個老學生推着 he 升一座嶄絕的山，山路是這樣的長而且艱，那學生推得力竭步促，苦不勝言，可是一到了山頂，那學生給愉快的衷情灼得滿面赤熱，歡呼道：「我被許在將軍未謝世之前，給他做一件他所不能勝任的事，這是何等的快樂啊！」我在亨白登當學生的時候，臥室裏擁擠不堪，寄宿生不能盡容，將軍爲救濟這個困難起見，擬想個計畫，教人搭造許多篷帳，用來代替房間。及至我們學生們明白將軍的意思，要是老學生們願在篷帳裏住過冬天，將軍是要感着愉快的，於是差不多學校裏個個學生都願意搬住篷帳了。

我那時也是一個志願住篷帳的。這年頭我們在篷帳裏度冬，天氣是異常的寒冷，我們都嚴重地感着難受，——難受得怎樣程度，亞姆斯脫將軍一定不會知道的，因爲我們沒有出過怨言。我們只要知道這該可使將軍喜悅了，學校裏該可多收幾個學生，給青年們多受教育的機會，那就夠安慰我們了。往往在寒夜裏，大風猛烈地刮着，篷帳突被吹起，我們只得露天蜷伏着；次日大清早起，將軍便要來巡視一次，我們聽他誠懇的語氣，愉悅和激勵的口吻，即使

懷着怯懦的意志，也要消爲烏有了。

我現在說了許多敬仰亞姆斯脫將軍的話，可是像他這樣的人，或男或女，整千整百的，抱着基督救世的心腸，當戰爭終止之後，投身於黑人學校之中，來提高我們這民族的，還多着呢，他不過其中之一罷了。遍找世界歷史，恐怕再沒有比這些男女們意志更爲高尚純潔，用心更爲大公無私的罷。

在亨白登的生活，續繼不斷地啓示着我，提攜我進入一個新世界。每天三餐有定時，喫飯用檯布飯巾，養成沐浴刷牙的習慣，牀上鋪着被單，這些於我都是新的。

我往往自以爲在亨白登所受的教育，差不多最有價值的是洗澡的習慣。洗澡的價值，不但在保持身體的康健清潔，而且可以養成自重之心和促進道德的觀念，這些我前此怎會曉得，到了亨白登纔得學着。後來離了亨白登，在南方以及其他地方旅行之時，我天天都得我個洗澡的所在。有時在自己同民族的家中作客，一切起居只在一間屋裏，就不容易洗澡了；我可也要往林蔭深處，溜到河水裏洗濯一下。我因此常常設法勸導我們同民族，凡是一個家庭裏，總得要有沐浴的設備的。

當我在亨白登當學生的時候，一時只有一雙襪子，等到穿著得污穢之後，只得在晚上洗濯乾淨，掛在火上烘乾，以便次早重復穿上。

亨白登學院膳宿費每月十元。我被派定一部分付現，其餘作工來代替。這付現的一部，我只有進院時帶着的五角錢可以應付；後來哥哥約翰雖有時寄些錢來補助，但爲數不多，而且除此以外，更無從得錢付費；所以我自始就決心對於管屋的工事，勤奮盡職，務使人家把我的服役看得必不可少，那末，我的工作，纔算可貴。這個主意，我竟得了安

果，因爲不久就得個通知，說已准許我可把工作所得代替全部膳宿費了。至於學費，每年七十元；這當然我完全沒有應付的能力。假使我被逼須應付學費七十元，再加擔任全年的膳宿費，那末，除了出校外竟無別法。所幸亞姆斯脫郎將軍替我設法，勸得麻薩區薩州紐倍福城的磨根先生爲我擔任在亨白登學院裏求學時期內全部的學費。後來畢業之後，我在脫斯基寄服務，還常常樂於去訪視這位磨根先生呢。

在亨白登住了不久，我又遭遇一個難題，因爲書籍和衣服，一無所有。關於書籍的困難，我常常向那些境況略好的同學們借着用，還可對付。至於衣服，當我到達那裏的時候，簡直是沒有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在一個小小的手提包裏。而且亞姆斯脫郎將軍是要教學生們排着隊伍，親來檢查，看他們的衣服是否清潔的，這便使我對於取得衣服的希望，愈覺其增高了。鞋子是要擦得乾淨的，衣服上的鈕扣是不可脫掉的，污痕是不可有的，這都是他檢查的要點。試想不論在工作時，或在課室裏，常常穿着一套衣服，同時又要保持牠底清潔，這於我豈不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可是我設法堅持下去，終於先生們都知道我實是出於至誠的，而且志在成功的，就有幾個慈悲些的替我湊得件把舊衣服，我纔算部分的有了替換衣服了。這些舊衣服是從北方一桶一桶裝來，分送於苦學生們穿著的；爲幾百個窮苦而有志氣的學生的確是個大功德。就是我罷，要是沒有這些，亨白登裏是否容我，還是個疑問呢。

我初到亨白登的時候，卻記得以前沒有睡過鋪着兩條毯子的牀鋪。那時校裏房屋不多，所以臥室中的地位，是異常寶貴的。和我同住一間臥室的，還有七個孩子，都是來校久了的老學生。我看了牀上鋪的毯子，著實以爲麻煩。第一夜躺在兩條之下，第二夜二索性躺在兩條之上；後來看了別的孩子，纔知道應當怎樣睡的；從此一向都跟着這樣兒，而且還教給他人哩。

我在亨白登許多學生之中，年齡最輕，他們大半都是成年的男人或女人，——有的好像四十歲的人了。我現在回想起第一年的景象來，竟不信自己會遇見這麼三四百個男女，個個都是非常懇學好學，每個鐘點都忙着讀書和工作。他們差不多個個都和世間有過實在的接觸，而可以不必教以教育的需要了。年紀大些的，當然是太老了，不能完全嫻熟書本的內容；而看他們奮鬥的情景，竟使人起着憐憫他念頭；可是失之於這方面的，他們還可在別方面努力奮進，以求補救。有許多學生，窮苦得像我一樣，他們非但要和書本奮鬥，並且還要和貧困力爭上坐，因為貧困能够阻止他們置備生活上的必需品。還有許多，上有年老的父母，依着他們生活的；又有家中尚有妻子，全仗他們維持衣食的。

他們個個都抱着準備自己以提高家人地位的宏願，一個也不是專顧着自己的。至於職員和教員們，是何等希有的一種人物啊！他們朝朝暮暮，歲歲月月，都爲着學生們而工作，他們非待能扶助學生一分，是決不自以爲樂的。假使日後能把這許多美國教師在戰後對於黑人教育所盡的責任，細細筆述出來，——我希望其能如此，——那末，這一段事實，必將爲吾國歷史中最動人的一部。這事業在南方全部現在雖還不能肯定其功效，可是大功竟成的日子，一定不遠的了。

第四章 扶助他人

在亨白登第一個學年終了的時候，我又遭着一層困難。因為許多同學們都得回家去度他們的假期；我既沒有錢搭車回家，可又不能不到別個所在去，因為在那個時代，假期中是不准學生們住校的。我眼看許多同學們欣喜地收拾行裝準備離校回家，自己不免起了無限思念家鄉的情感，心下裏愁苦非凡，暗自忖度，不但回家的費用，分文沒有，連要到別處去所需的錢，也是沒有着落哩。

雖是這樣，我原有一件餘下的舊衣，據我想來，也不是不值錢的東西。我就決計將他出售，也可以換得幾個錢，充作旅行的費用。那時我還含着不少孩子們常有的驕矜的習氣，要想把自己沒有錢和沒有去處的苦況，盡力設法隱瞞着，不使別的同學們知道。所以只得對亨白登城裏少數的人們，說明我有衣服脫售的話兒。後來竟有一個黑人，經過不少勸說之後，居然答應到我的住所來看這件衣服，以便決定是否買牠的問題。這卻使我沈落在苦悶中的意志，重復振起了不少，不覺的稱心樂意起來。次日一清早，這位給我望巴巴候着的主顧，如約光降了。他把那衣服細細翻閱一下，就問我要賣多少錢；我答他想賣三塊錢，他好似願意出這價錢，可是很老老實實地對我聲言道：「我告訴你個意思，我把這衣服拿去，先給你現錢五角，餘下的，待我有了錢就給你。」我當時聽了這話，心下裏作什麼感想，卻是不難想像的呢。

舊衣的計畫，既經失敗，我就把離開亨白登城度這假期的希望全都拋棄了；另外出個主意，很想尋些工作，只少

可以掙幾個錢，買些必不可少的衣服和其他的必需品。可是隔了幾天，所有全校的同學教師們，全都回家去了，我的工作卻還沒有找到；這使我底意志，益發沮喪，沒法擺佈。

後來在亨白登城內外附近找尋了幾天，我終於在門羅砲臺的一個小食店裏得了個差使。可是工資微薄，沒有比我的膳宿費多上多少。雖是這樣，我卻可利用夜間和每餐中間的不少餘閒時間來做我的讀書工作。這麼一來，我在那暑期中，卻得了不少的進境。

我在第一學年終了離開學校時，計算拖欠學校的款子，還不能用工作的代價來償清的，是有十六元之多。我卻抱着個絕大的希望，要想在暑期中，勉力省下些錢，來償還這筆欠款，我覺得這雖是光榮的債務，可是非待還清以後，簡直沒有再進這學校的勇氣。我便盡量節省，——衣服都得自己洗滌，即使沒有必須的衣服也得出去，——但是暑假完了，我畢竟沒有積得十六塊金洋。

有一天，是我停留在那家小食店裏的最後一個星期中的一天，我偶然間在一張桌子底下，發見一張捲着的十元新鈔票。那時我情不自禁地自以為命運還不錯。纔思這既不是在我工作的所在找到的，當然有把那注錢拿給人家看的必要。我便拿了出來；那人樂得和我一樣，後來卻冷冷地說這是在他工作的所在找到的，當然他有收取的權利；他便老實不客氣地全都拿了去。這於我又是個重大的打擊；可是我決不願說那時我便灰了心了，因為我現在追憶起一生往事來，大凡我所要勉力求其成功的，從沒有灰心過。每當一事的起首，我總得抱着可望成功的意志。一般人先存着畏難的心，曲解巧譬，說了許多為什麼不能成功的緣故，以為萬一失敗時的推託，這於我是最不能容忍的，那些能告訴我怎樣可以一定成功的人，這纔是我常常敬佩的。我抱了這個態度，就決意去應付那不可避免的局面。

勢，終於在那個星期終了的時候，去見了亨白登學院的會計馬沙爾將軍，誠實地把我的景況告訴他。他竟允許我重新進得學院，並且表示信任我能够盡我力量償還欠款的意思，這是多麼可以感激的事。這樣，在第二個學年內，我仍作管屋的差使。

我在亨白登所受的教育，得之於教科書的，真是滄海之一粟。第二年度中，使我感受得最深的，是那些教師們底大公無私的精神。我誠不解一個人怎會做到不顧自己專利他人而自以為至樂的地步。那個學年還未終結，我已學到了這麼一個教訓：就是世間惟有盡心竭力為他人謀最大幸福的，那纔是最快樂的人。自此以後，我便無往而不想做實現這個教訓的嘗試了。

在亨白登，我並且和許多好的家畜家禽們常常接觸着，因此而又得了一個可寶貴的教訓。我想凡是沒有這個機遇的學生，是決不能出而應世，與世間最卑下的階級相處而可以安然無怨的。

我又在第二學年中明白了聖經的用處和牠的價值，這恐怕是尤可貴的學問罷。教的是波特蘭城的勞特小姐。她教我怎樣利用並喜歡聖經。首先我並不十分注意於牠，可是從此我便喜歡學習聖經，不但聖經能給我許多道德上的幫助，而且文字優美，可以陶冶我的情感。我在這方面所受的教訓，給我很重大的影響，一直到現在，無論忙得怎樣，我在家裏總得每天早起先把聖經讀過一章或一節而後開始這天的工作。

我於演說一道，略有長處，這亦是得之於勞特小姐的。她見我秉賦偏近這路，就私下裏給我關於氣息的運用，語調的頓挫以及字音的正確的種種訓練。可是單為要說話而在大庭廣眾之前滔滔不絕地演說，卻不值得我的注意。就我的觀察而言：大抵最空泛乏味的，莫如那些抽象的演說；我卻生小就抱着改善世界的願望，所以也就以能够向

世界發揮我這願望爲練習演說的目標了。

亨白登學院裏有個辯論會的組織，這當然於我是個永久的快樂之源了。每逢星期六下午，集會一次，統計我在校的期間內，記得從未缺席過一次。我不但參加這每週的常會，而且更主動組織一個特會；這是因爲在夜飯終了和開始夜課的中間，有二十分鐘的餘閒，青年們大抵集意閒談，把這光陰輕輕地消耗了，我們就有二十來個人，組織一個會，利用這些時間來辯論問題或練習演說。我想人們因愛惜二十分鐘的光陰而獲得的幸福和利益，總該沒有像我們那麼的多罷。

我在亨白登第二學年終了的時候，藉了母親和哥哥約翰寄來的錢，和校內一位先生少許的資助，得以回到西阜及尼亞州瑪爾頓城家裏去度那假期。我一到家裏，看見鹽罐全都停工了，煤礦不發掘了，原來工人正在一種罷工運動的進行之中。大凡人們有了兩三個月剩餘的儲蓄，往往要有這種事件的發生。在罷工中間，他們早先儲蓄的錢，都得化完，終於要在同一工資條件之下，回廠復工，以資彌補，或者耗費鉅資，另投他處謀生。從我的觀察，可以相信兩者之間，不論走那一條路，當每次罷工之後，工人的處境，總得益發不好。即如在我們那一區裏，我知道頗有許多礦工，在罷工以前，原有不少金錢存在銀行裏；及至那些搗亂份子得勢以後，即使平素最儉省的工人，也就盡傾其所有的積蓄於一旦了。

母親和其餘的家人，見我回家，覺察我出門兩年，獲得了不少進步，當然是非常欣悅。至於那些上下三等的同種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見我載學歸來，不免撫今思昔，於欣悅之中帶着幾分傷感之念。我不得不逐家走去訪視他們，同時撥頓把飯，每每把在亨白登的一切經驗，詳細訴說一番。此外又在教堂或星期學校以及其他公共場所，演說

幾次，真是忙個不了。可是我所要亟切找尋的工作，畢竟找不到手；我是要想藉此掙得幾個錢，充作回校的盤費以及開學後的用途的。不料罷工竟不停止，終於白費了假期第一個月的光陰，仍是無工可作。

等到第一個月將要過完，我不得不跑向離家遠些的一個地方去找些事做。但是空跑一趟，終歸無效，連忙轉身回家，天色已經漆黑了。連夜拔步趕路，到底走到離家不過一哩光景的地方，身子實在走得走不動了，便在路旁一所沒人居住的破屋裏，憩息一會，想待天明再走。豈知到天明三點鐘的時候，哥哥約翰找到那裏，見我睡倒在破屋裏，就輕輕的推醒我，同時斷斷續續的報說我們的慈母就在那夜死了！

這是於我一生，最悲慘最驚惶的一煞那間呀！好幾年來，母親身體原不甚好，但那天離別她出去謀事的時候，我斷乎想不到要在次早永遠看不見她的。況且我一向抱着個深切的志願，要當她咽最後一口氣的時候，自己緊緊地站在她身旁的。我在亨白登時，好像常常有一個慾望，在前面鼓舞着，後面推動着，就是我終得有一天，能夠達到一個地位，藉此可使母親的心境，格外安樂；同時母親也常常表示這些希冀，要想邀天之福，眼見她底兒子，個個受了教育，乃至效力於社會，致身於世界呢。現在這些都成幻想了！

母親死後還沒有多少時候，我們的家庭就陷於混亂不堪的情景，妹子亞瑪達雖曾竭盡心力，究竟年齡太輕，不知道怎樣操持家政；後父更無僱用管家的能力。有時喫的東西，是我們自己煮的；有時竟不及煮好，也就胡亂喫了；好幾回我們只有一聽番茄或幾塊餅乾，就權充一頓飯；衣著是沒人照料的了。總之我們家裏所有的一切，無不立即墜於不可收拾的地位。這是我一生最悲苦的時代。

我前章提起的勒夫納夫人，竟常常歡迎我到她家去，而且在這悲苦的時代，用種種方法來幫助我。在假期未滿

的當兒，她給我些事做；同時我在離家很遠的一所煤礦裏，找到工作；因此我總能掙得些錢。

那時我也嘗因一時的窘迫而要把回校的意思拋棄了。但是轉念一想，心頭重復熾熱起來，便決不願不經一番奮鬥而中途輟學。過冬的衣服，是急於要預備的；可是除了哥哥約翰替我備好的幾件外，總是歸於失望。後來總算籌到了相當的川資，我便不願其他用費的缺乏和衣服的單薄，竟能如期回到亨白登去，仍充管屋之職，完畢我的學年。原來我在學期開始的三星期前，忽然接到校長麥基小姐的一封信，要我在開學的兩星期前趕到亨白登，以便幫她整理校舍，和做一切準備開學的工作。這當然是我求之不得的機會，也可以藉此獲得會計員的信任，我便立刻動身，所以能夠如期到達亨白登。

在這兩星期中，我得了個終身不忘的好教訓：原來那麥基小姐出身北方高貴的舊家，可也和我一起洗滌窗戶，打掃房間，收拾被鋪，她不屑做的賤役，簡直沒有。她覺得非待所有的窗框子都得通身洗清，開學的準備是不許認為一切都已完成的；所以她底親身幫助措洗，是自以為極端快樂的。我在亨白登的時候，見她每年都做得這樣的工作。

我在那時，竟不明白何以像她那樣學問豐富地位高貴的女子，單爲了扶助提高一種不幸民族的緣故，竟會樂於盡這樣的義務，做這樣的賤役呢？後來見了南方那些不把服役的尊貴教給學生的學校，也就不耐與之爲伍了。

我在亨白登最後的一學年中，要是有二分的光陰，不是忙着做管屋的職司，便得盡心竭力地用功於學問；因爲我決心要把自己的名字登在畢業式的榮譽題名錄上，在自己學級中造成一個紀錄。這個目的，後來居然達到了。一八七五年的六月，我便完成了亨白登學院的學業。我回想起來，在亨白登求學三年中所得大的益處，可以分作兩層

來說：

第一，我能和亞姆斯脫將軍這樣一位大人物接近，使我受了不少的影響。這裏要複述一遍，照我的意見說來，他是在我所認識的人中，一位最罕有最堅強最華貴的人物呢。

第二，我在亨白登才知道一個人受了教育之後，所要期望他做的是什麼。早先我們只以為受了教育便是有了安閒無事的時間了，什麼動手的勞役，都可以不做了；這種見解，流傳於我們的民族中，沒有不信以為不錯的，便是我自己，也滿肚子懷抱着這成見。及至到了亨白登，我不但理會得動手工作，決不是一件可羞的事，並且學會了應當怎樣去愛做勞工。我們工作，便是為工作而工作，為了工作的本身，能夠產生獨立的精神和自立自存的能力，豈止為牠能夠掉得幾個金錢呢。更進一步說：我在那學院裏，纔得嘗到什麼所謂「生活於利他主義的生涯」之中的滋味。纔得知道世間惟有那些盡力於為他人造幸福謀利益的，纔是頂快樂的人呢。

我畢業之時，身上已一個錢沒有了，只得和別的學生結了伴，在考內底克州的一所夏令旅館內，謀了個侍役的差使，同時籌借了些錢，纔得到達那裏。豈知一進店門，纔覺察自己是連怎樣當個旅館侍役的知識也沒有的；那位頭目，卻當我是經驗豐富，迎刃而有餘的，便派我去當值。一張坐着四五位富麗矜貴，都像貴族模樣的尊客的餐桌。我頓然間顯露着不知所措的樣兒，竟致那幾個客人嚴重地斥罵我，使我驚駭起來，踟躕地走開去，讓他們空坐在那裏，連食具都沒有哩。這樣一來，我便從侍役的位置，降充搬碟子的小使了。

我受了這番教訓，便決心把做侍役的職務，學習起來；在幾個禮拜之後，居然學會了許多，又恢復到原地地位了。後來我在那所旅館裏，曾經幾次被邀做着上賓，想着當初「青衣侍酒」的情景，實使我發生不少心意滿足的感慨呢。

出了旅館，完成了侍役的職務，我便回到瑪爾頓的老家，就被選做故鄉黑人學校裏的教師。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代的開始。從此我便自覺可以有扶助那些本地愚民提高他們生活狀況的機會了。我並且知道單靠書本上的教育，是決不能適應那些青年們全部的需要。我便自己每天從早上八點鐘開始工作，直到晚上十點鐘纔得停止；我除了做教書的日常工作之外，再教他們怎樣梳髮，怎樣洗面淨手，以及怎樣保持衣服的清潔等等。我尤其注意教他們牙刷的用法和養成沐浴的習慣。我非常留意黑人們使用牙刷的影響，覺得即使一種極單純微小的文化種子，等到開花結果起來，也是有極遠大深長的力量。

那時瑪爾頓城中還有許多年長的男女青年們和成年的男女們，白天裏工作得正忙着，卻都還想找我個受教育的機會，我便立即開個夜學校。那夜校裏每夜都擠滿了人，幾乎和我白天所教的那個學校差不多一樣多；而且靦着好幾位五十歲以上的男女老人努力用功的情景，真是怪動人憐憫的。

這日校和夜校，還不能包括我所做的全部工作。我還設了個小小的讀書室和一個辯論會。到了星期日，我須得在兩所星期學校裏教書：一所在瑪爾頓城裏，是在下午教的；一所離瑪爾頓城三哩之遙，是上午教的。還有幾位少年，在預備送他們去投考亨白登學院，便得替他們補習，特別地教授他們。至於報酬，我是絕不在意的；只要有人願意跟我學而我自己能够教的，我都願意教。我有了這許多扶助任何人的機會，已是萬分快樂了。不過我因了公立學校教師的資格，也受了公家少許的津貼。

當我在亨白登讀書的時候，我的哥哥約翰不但盡力幫助了我，而且爲要負擔家中一切的用費，不停地在煤礦中工作；他寧願犧牲自己，不受教育，只要能够盡力地幫助我。現在我是畢業的了，我自然也抱了幫助他進那學院的

宏願，同時還要竭力節省，足以幫助他求學時的費用。這兩層目的，我終於都能達到。過了三年，他也修完了亨白登的學業；現在他在脫斯基奇充當監工的要職。我們兄弟兩人，也會合力幫助了我們那位寄養的兄弟詹姆士，到亨白登去求學。這也畢竟成功了；他現在做了脫斯基奇學院裏的郵務長。一八七七那一年，是我在瑪爾頓教書的第二年，我的工作仍和第一年一樣。

當我在瑪爾頓住居的時候，所謂三K黨的勢力，正利害得不可輕侮。這是個極端排斥黑人的結社；黨內的人相約限制有色人種們的行動，尤其注重的，是阻止黑人的參加政治活動。這是在奴隸時代常常聽得的所謂巡邏團的宗旨，大略相同。那時我還是個孩子，只知巡邏團都是白種人——常常是青年們——他們約會着在黑夜裏去限制黑奴的行動，譬如不許奴隸們不帶着通行證而在鄰近的墾殖場裏彼此往來着，以及沒有得到允許或沒有一個白人在場而自由地集合着做開會的行動等等。

三K黨的活動，大概多在夜間，這和早先的巡邏團相同；不過兇暴得更為利害。他們主要的宗旨，固然要壓制黑人的政治活動；可是他們所施的手段，往往要映出範圍之外；譬如學校和教堂是要給他們放火焚燒的；因此而無數無辜的黑人都得感受痛苦；在那個時代，有色人種們的喪失生命的，也不在少數呢。

那時我還年青，眼着這許多白人不法的行爲，簡直使我心理上受着重大的打擊。在瑪爾頓地方，我居然親眼見過一次公開的鬭爭，一邊是黑人，一邊是白人，參加的人數，每邊足足有百來個人。結果兩方不少人受了重傷；我的朋友勒夫納夫人的丈夫勒夫納將軍，因為站在我們這一邊竭力保護我們有色人種，於是動了黨人的怒，被他們打倒下來，也受了重傷，竟致終身不能完全恢復健康。這次的種族鬭爭，給我個很深的感想：我總以為我們這民族在這個

國家裏是不會有什麼希望的。我想那三五黨時代是我們所謂再造時代中最黑暗的一個階段罷。

我把這段慘史追敘出來，無非要使人注意自從那個時代以後，情形卻大大的不同了。直到現在，不但在南方沒有這種組織，而且不論黑白種兩方的人們，也全都不記得從前有過這麼一會事了。這是因為現在的南方，無論走到那裏，民意也不容許這種組織的存在了。

第五章 再造時代

我以為從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八年的十二年，可以叫做再造時代。這就是包含我在亨白登學院和在西卑及尼亞教書的時期而言。在這全時期中，我們全部黑人，或至少大部黑人的心理，常常受着兩種思想的鼓動：一種是學習拉丁希臘文的狂熱，一種是做官的慾念。

我們這民族，累代沈淪於奴隸制度之下，而前此消磨歲月於無知無識崇信左道邪教的生涯之中，又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代，一旦得了解放，當然不能希望其對於教育的意義，會有正確的觀念。在那再造時期之中，南方無論何處，新設的日校和夜校裏，固然是黑壓壓地充塞了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好學的人們。他們之中，也有上了六七十歲的高年的，他們好學的志嚮，固然是極堪佩服，極堪獎勵。可是一般地抱着一種誤解，以為只要受了少許教育，就可以自然而然的避免世間大部的苦役，不煩勞力而可以生活的了。更以為只要識得拉丁希臘文字，即使一知半解，也就可以一變而為超乎人類的神物，幾乎可和超自然相接的了。我自己也還記得：最初遇到一位略識一些外國文字的黑人，那時竟給我一個很驚異的印象，以為這纔是最可驕矜的一位非常人呢。

大凡受過一些教育的，後來都當了教師或傳教師之職。這其中當然有不少具有相當的能力熱忱或虔敬誠信的，可是大部分人卻把教書和傳教的事業，看作謀生的捷徑。也有只能書寫自己名字而居然去做教師的；我就記得在我們鄰近地方，也有這類的人；他們來到那裏找到了教書的位置，可是遇着地球的形狀是怎樣的問題，或對於這

個問題，應當怎樣去教給學生，他們就瞠目不知所對了；他們單會憑着主人的好惡，去胡亂教些地球是扁的或是圓的話兒。

至於傳教的職業，糟得更甚；——直到現在，雖已經了不少改良，可還糟得不成樣子；——這其中許多自以為可有被傳去做傳教工作的資格的，不都是些智識幼稚的人，而且品行惡劣的份子，也不在少數。當初得自由的時候，凡是剛學讀書的黑人，讀書沒有幾天，差不多個個都有被傳的可能。在西卑及尼亞州我的家鄉那裏，傳去時的手續，說來至堪發噁。人們往往當在教堂裏好好坐着的時候，會被傳去的，那被傳着的人，既不預先受有警告，就會跌在地上，好像突然間被一顆子彈打擊似的，一聲不響和一動不動地躺着幾個鐘點；於是附近都傳着消息，說這人被傳去了。要是他竟拒絕使喚，他會一次兩次以至於無數次的跌下，終於他不得不聽憑傳去，纔得罷休。我在年青的時候，急切地需求學問，我心中便抱着十二分憂慮，惟恐剛認得字讀得書，就要受着這樣的傳喚的，可是不知爲了什麼理由，我終於未被傳去。

教會裏頭，智識毫無的傳教師和略爲受些教育的，併算起來，爲數也不少。譬如從前我知道某所教堂裏教友全數大約二百人，其中十八人卻是傳教師。現在南方有好些地方，教會的性質已經改善不少；而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我敢相信許多沒有價值的份子，是要漸漸地廓清了。傳去做宣教的勾當，現在遠不如從前那麼多，而職業上的使喚，卻一天一天的多了。至於教師品質上的改善，是要比教會裏的，尤爲顯著呢。

在再造時代的全期中，我們通南方的黑人什麼都仰望着中央的聯邦政府，好像一個孩子仰望他底母親似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爲中央政府給我們自由，同時全國國民，也因了黑人的勞作，纔會產生二百多年來的隆盛，可

是我自小就抱着一種感想，以為中央政府在於自由之初，不能於各州政府所能做之外，再有所設施，來謀我們這民族教育的普及，以使其人民於運用公民權的當兒，更有較充分的準備，這是大大的錯誤。我這見解，直到成人時代，還沒有改變。

我們只要注意着應當做的是什麼，這錯誤是不難找出的。大凡那般身負政事之責的，只做了一些目前之事，沒有顧到百年大計，便算了事。即使到現在，我偶然回想起當初獲得自由的全時期來，禁不住懷了這樣一個見解，以為倘若當時能夠實行一種限制公民權的辦法，要使受有若干程度教育或置有若干財產的，纔可為行使公民權的準繩，同時要使這項限制，忠實地而且對於白種或黑種的人民都得均平地行使，豈不更覺完美？

我在再造時代，雖還年青，可是已能覺得錯誤已經鑄成了，只望其漸事改善，不要長此不變就好。再造時代的政策，就牠關涉到我們這民族的成分而言，大概都是建立於錯誤的基礎之上的，是人為的，是勉強的。在我看來，有好些地方，人們利用我們黑人愚闇的弱點，以為維持白人獨掌治權的口實；反之，在北方也有好些白人，要假手於黑人，來報南方白人的仇，便硬捧我們黑人，居白人之上來管理他們的政治；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覺得最終受着害處的卻是我們黑人。不獨我們的教育不够行使治權，並且大家受了政治活動的震撼，反把那些更為重要的根本事業，譬如切身關係的職業問題，都是近在咫尺，可以投身進去，漸漸上進以至於成家立業的，倒都丟於腦後了。

投身政治界的誘惑，是這樣地搖動人們的意志，以致於我一時也幾乎要受牠的播弄；可是我堅信只有靠着手腦和心三方並顧的教育，來替我們民族築個堅固不拔的基礎，纔是更切實的扶助旁人的方法，所以我終於沒有誤入歧途。我眼見好些黑人，居然高坐議席或充着地方上官吏，可還不能讀書寫字，或者道德墮落，和他底智識一般地

淺薄的哩。

黑人既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又沒有政治上的經驗，一旦行使政權，當然是錯誤百出，惹人誹笑，這是無論何種人，處於同一環境的，都要有同一結果的。不過現在南方有許多白人，以為假使現在還允許黑人行使政權，那末再迭時代的錯誤，是要重演的。這層在我卻以為未必盡然；因現在的黑人，不是三十五年以前的那樣兒了，他們意志堅強了，智慮豐備了，從前一切行動不能堅白人的信仰，這些教訓，他們受得深了。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誰可行使政權，誰不能行使所可解決的；要使各州間關於行使公民權的法律都得更變一下，要使這法律的採用，對於有色或無色人種，都得一視同仁，絕對忠實，沒有過和不及的弊病；如其不然，據我在南方歷來的觀察看來，可敢斷言：不獨對於黑人為不公平道，即對白人亦未必正直，而且對於全國的其他各州，也未必有良好的結果，因為這好像奴隸制度一般的，是一椿罪過，將來總有一日，我們要出重大的代價去消除牠的呀。

到了一八七八年的秋天，我在瑪爾頓學校裏教書已經兩年了，除了自己兩位兄弟以外，我已經給好幾個年青的男女投學預備學程，送入亨白登學院了，我便決意自己到華盛頓京城去繼續求學。我在那裏，雖只有八個月的時光，卻能從所學習的，得了不少益處，並且還認識了不少益友。不過在那所學校裏，卻始終沒有工作的訓練；我便利用這時機，把這沒有工作訓練的影響，和那注重工作好比亨白登學院的，比較一下：我覺得這裏的學生，大抵富有錢財，衣著華美而且入時，思想上比較漂亮。在亨白登學生的學費，通常是由學校負責向個人募捐供給的，至於膳費書費衣費宿費，是學生們全靠自己工作換得的，或一半靠工作一半現繳的。在這裏的學校，大部分學生都是自己繳納一切費用的。在亨白登學生們都是一刻不停地努力於工作，以求自助，而這種努力，是於一個人人格的建造，有極大的

價值的。在其他的學校裏，學生們好像不十分依靠自己的，他們好像太注意了外表，所以在我看來，可以一言以蔽之，他們是沒有像亨白登那裏的建築於一座實在而堅固的基礎之上的。他們離了學校之後，拉了文或希臘文固然是多曉得一點了，可是對於日常的生活狀況，卻知道得不多。他們在學校環境裏養尊處優慣了，當然不能像亨白登學生的鎮天和鄉村生活相接近，沒有享過安樂，沒有受過艱苦，以備日後擔當大事的用途，所可同日而語的了。他們自然容易受社會上不良的誘惑，以致於都去充着大旅館的侍者或睡車裏的役人以為生業的哩。

我在華盛頓當學生的時候，城裏充滿了有色人種，好些剛從南方趕來的。他們都以為在京城裏可以度着閒暇的生活，有的充了政府裏的小職官，有的還在等候位置。衆議院裏有黑人的議士，參議院裏也有一人。因此有色人們都看着華盛頓為一個有希望的地方。他們也知道在這首善區域裏，時時可受法律的保護；這裏的公立學校要比外州的好得多，出路廣得多。我卻趁這時機仔細觀察他們的生活，其中固有不少務實不華值得稱讚的人物，可也有許多專尚浮表不顧實在的份子，這是使我着實喫驚不淺的；好比有好些少年，每星期只掙得四元俸金，卻在星期日坐着四輪馬車，逛着本錫爾凡尼亞大街，倒要耗去兩元有餘，外人不辨，還當他身擁巨資的呢。還有許多當政府職官的，每月有七十五乃至一百元的俸金，可是在月終還是常常負債的。也有朝供職於議院而暮告失業，以至於貧困流落的。只因這許多人不知道依賴政府，以為一切意願中所要的事物，都可以取之無竭，只向政府官吏要位置，卻自己沒有自造機會的雄心。我會好幾次發了這樣一個宏願，要藉某種不可思議的魔力，使這班熱中名利的人物，都回到鄉間去，一個個的移殖在田地之上，立在自然母的根深蒂固永不欺騙的基礎之上，加以培植灌溉，而後可以問世。這是無論那種已經走上成功之路的民族，或國家，沒有不從此出發的；這樣開始，起先未嘗不遲緩艱苦，可是這是一個

腳踏實地的出發點呢。

還有許多女孩子，母親原是靠洗衣度日的，她們起先隨着母親學些洗衣的本領，這自然是卑陋不足道的勾當。後來她們進了公立學校，讀了七八年的書。等到畢業出來，她們都要身穿好衣，頭戴好帽，足登好鞋了；她們的需要增高了，可是她們自己供給需要的能力，不見得有等量的增高；反之，七八年的書本教育，倒使她們不屑再就母親的舊職業了，結果她們往往誤入不良的歧途，終於墮落了。因此我常在思忖：女子受教育，一方面給她智識上的訓練，——我也贊成這種增進智力的教育，如語言算學等，——一方面再給她關於日常家事以及其他職業的充分訓練，豈不更善呢？

第六章 黑種人和紅種人

當我在華盛頓求學的時候，西卑及尼羅州有一種遷治的運動，人們要把本州的首城從灰林城遷到其他適中的地方。州議會便指定了三處，等待人民自由投票，選做州政府永久的所在地。其中一處，就是查爾斯頓城，雖我的老家瑪爾頓城只有五英里路程。等到我將要完畢華盛頓的學業，忽然接到查爾斯頓城一處白人委員會的請書，要我對全州宣傳遷治那城的利益。我莫名驚喜，便大膽接了請書，接連在全州講了三個月，結果查爾斯頓城得了勝利，直到現在還是本州政府的所在地。

因這一番演說，我略得微名，竟有好些人竭力勸我投身政治生涯，我卻一意拒絕，仍舊相信在別方面多盡些心力，可以對於我們這民族，造成更不朽的價值。我始終深信我們這民族之所急需的，是獲得教育上事業上和財產上的基礎，我們應當向這條正路上奮鬥，自然要比妄想宦途上的騰達，要緊得多。至於我個人的出處，我雖知道投身政界，也許成功，可是這是一種自私的成功；個人雖已成功，一方面大眾的利益卻不能不因此而犧牲，因我不能盡幫助大眾樹立基礎的責任了。

那時，我們這民族，正在向上的路途上。好些年青人進着學校，求着智識，為的是要將來做大律師，做國會議員，好些婦女也預備將來做音樂師。我卻以為在做大律師國會議員音樂師之前，須得要先下一番準備的功夫，這就是我所要做的。

說到這裏，我有一事可以相比。在奴隸時代有一位年老的黑人要想學習琵琶，他就跑到一位年青的教師那裏去求教，這位教師見他上了年紀，未必能專心學習，便用話來打斷他的興緻，說道：「遮克，我願意教你的，可是你學第一課要出三元代價，第二課兩元，第三課一元，到了最後一課只需二角五分了。」遮克答道：「好，我答應你的條件，不過先請先生教我最後一課罷。」

選治的宣傳工作完了之後，我接連接到亞姆斯脫郎將軍的信，要我於下次舉行畢業式時回到亨白登去擔任畢業禮的演說，這是個稀有的榮譽，我便驚喜參半的接受了。我選定「勝利的力量」作我演詞的題目，便努力準備起來。

這還是我在六年前初次到亨白登去求學時走的那條路，現在卻完全鋪着鐵軌了，我便坐着火車而去，這不能不使我刻刻和從前的光景相比，覺得五六年的功夫怎的在我個人的生活和意志上，起了這麼大的變化呢！

在亨白登數日，我竟受了教師們和同學們熱烈的歡迎。我覺得和母校闊別了幾年，而這裏卻能逐年逐年和我們這民族的實際需要和現實狀況更相接近，工作的教育和高深課程的教授，都能大大改良。這裏所有的計畫，卻不是盲從別處的成法而定的。一切的改革，都在亞姆斯脫郎將軍領袖之下努力做成，而以適合我們這民族目前的需要為目的。我常見好些傳教或教育機關裏，人們只知抄襲百年前的成法，或模倣千里外的定則，以施之於時代和地域兩不相同的環境之下，不問當前的對象和所欲求得的結果怎樣，強使一切一切的個人，都得經過某種一成不變的教育模型之中。這樣的方法，在亨白登學院是不可得見的。

畢業式那天的演說，博得不少好譽；後來我回到西卑及尼亞的老家，沒多幾天，便又接着亞姆斯脫郎將軍的來

信，要我回到亨白登校裏，一半當着教師，一半補習高深的功課。這是在一八七九年的夏天。那時亞姆斯脫將軍正在創議收受紅色民族，要想給以同樣的教育機會。一般人卻不信紅種人會有享受教育和利用教育的能力。只有亞將軍堅決地熱心地肯做這大規模的嘗試；他從西方各州的紅人區域裏收來百餘個蠢頑不靈的印第安人，大都是年青人。他希望我做的是一種所謂「導師」的差使，——就是飲食起居都得和他們共同，而要注意他們的一切舉止的。這是樁怪惹人注意的職司，我固不敢預言是否勝任，但這是亞將軍特別選我做的，我怎敢拒絕呢？

既經到了亨白登，我便和七十五個少年印第安人住在一所房子裏，那裏只有我一個人不是他們的族類。起先我極端懷疑自己是否能夠成功。因為每個紅人都自以為在白人之上，那久處奴隸繩鞭之下的黑人，當然不在他們眼裏了。不但紅人從來沒有充過奴隸，而且在奴隸制度時代，西方紅種區域裏很多紅人都蓄過黑奴。至於社會上一般人對於亨白登學院設施紅人教育的見解，都認為失敗多而成功少。這內外兩重的障礙，都使我自覺責任重大，不能不愈加勉勵從事了。可是不久以後，我不但完全得了紅人的信任，而且敢說得了他們的愛戴。我覺得他們和其他的人類一樣，待遇得好，他們知道報答，不好，他們也會反抗。大凡可以使我增加愉快的事，他們常在準備着做。至於他們所最不喜的，是翦短他們的長髮，不許他們穿裹大毯子，和禁止他們吸煙等等。可是美洲的白人總以為無論那個民族，要不是穿了白人的衣服，喫了白人的食物，說了白人的言語，信了白人的宗教，是不認為完全開化的。

要我把學習英語的困難撇開不談，其他學習商業以及研求高深學問等等，我覺得黑色和紅色人種之間沒有什麼分別；而使我格外抱着愉快的，是那些黑色同學們都能處處幫助紅種學生而不以為怨，雖然也有許多黑人抱着偏見，故意排斥印第安人，但這些究屬少數；大多數黑人，你要是要他們和紅人相處一室，以便隨時教他們用英語

講話以及學習文明人的習慣，他們都是樂於聽從的。

我會好幾回抱着一種奇想以為我國內不知有沒有這樣一所白人的學校，那裏的學生也像亨白登這裏黑人歡迎紅人學生的樣兒，歡迎着百餘個異種青年，做他們學習的伴侶。我也會好幾回要想勸告那些白種學生，說你要謀自立，同時就要謀立人，越是把別人擡高，自己也就擡得越高，你所扶助的民族越是弱小不幸，他們的文化程度越低，同時你自己的局度人格，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提高了。

說到這裏，我就記起一位陶格拉爾勳爵對我的談話了。有一回陶先生在本雪爾凡尼亞州境裏旅行，他所繳的車費，雖和其他旅客一樣，可是他是黑色人種，所以不得不撤在行李車廂裏。有幾位白人過來安慰他，其中一位說道：「陶先生，你竟這般地降低了，我真抱歉得很。」陶先生便從他坐着的木箱上直挺挺立起來，答道：「他們何能使我降低？我內心裏蘊藏着的精神，是任何人不能使牠降低的。我並不以受了這樣待遇而自認降低，只是那些給我受這樣待遇的，卻不自覺其降低了人格了。」

我國境內，現在還有一部分地方，法律規定着乘坐火車要依照人種的差別。可是有一次我發見一個滑稽的例子，竟找不出黑白人種的界限究竟在那裏。有一位黑人，在他鄉里間，人人都知他是黑人，可是他生來膚色雪白，即使在人種學專家也不容易辨別他是個黑人。有一次乘坐搭火車，就坐在黑人應該佔坐的車廂裏。等到查票員到來，見着他底面貌和佔着的座位，便疑慮難辨起來：要是他果是黑人嗎，便不應送他到白人車廂裏，要是白人嗎，就不便用詢問他是否黑人的語氣來侮辱他。查票員猶豫地注視着他，察看他底頭髮眼睛鼻子和手，可是終還不能確定。最後他忽爾屈着身子，注視那人的脚。我見他這樣，便自言自語道：「他這纔可以決定了。」果然，那查票員終於決定那人是

個黑人，便讓他坐在原地，獨自走去。我見這番情形，便自己安慰着自己，不迭地稱快；因為我們這民族畢竟沒有因為外表偶然的形似而失掉一個呢。

依我的經驗而言，若是要證明一個人是否有真正士君子之風度，只須在他和較劣的民族接觸的當兒，觀察他應付的態度怎樣，就可決定。這在觀察舊派南方白人和他底老奴隸的子孫接觸的時候，所表現的行爲更可瞭然。

關於這一點，華盛頓會遺下一件軼事，很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一次華盛頓在路上遇見一個黑人，這人舉帽致敬，華盛頓也舉帽還敬。這樣一來，有幾位白色友人便批評華盛頓不該如此謙遜。華盛頓便回答道：「難道你竟容許一個困苦蠢愚的黑人，可以比我更懂禮節麼？」

當我在亨白登擔任紅人教育的時候，還有一二次機遇，可以證明美國竟也有什麼階級的這樣奇怪東西呢。有一個紅人忽然患了病，我便帶他到華盛頓，交給內務部以便轉送他回到西方紅人區域去。那時我竟不懂那世故上玩的什麼把戲。在上華盛頓的路上，在一條輪船上，午膳鐘鳴了，我看見飯廳裏食客還未喫完，便候在外面，不敢進去，直等裏面食客喫完之後，我就搥了就膳證，慢慢踱進去；那知頓時一位侍者對我說紅種人到是可以進去，我偏不能。原來那位紅人和我膚色不甚有什麼分別，我竟不明白那人怎能把人種之差異，辨別得這樣分明，他竟也是個人種學專家呢。及至到了華盛頓，我嘗受亨白登上級人員的指示，投宿某某旅館，豈知到了旅館門前，那管事的也這樣拒絕我說，紅種人可以投宿，偏我這黑人卻不便容納。

同樣的情感，在我後來的觀察之下，處處表現着。有一次我在某處城裏，頓然全城起了一種驚異和蔑視的態度，好像對於一個人處了什麼私刑似的。這是這城裏忽然發見一個黑皮膚的旅客投宿在一所逆旅裏，他說着英語，人

們都當他是美國籍的黑人，所以都表示驚異。及至經過調查之後，才知道這人是薩洛哥國的公民，一切的囑視，才得停止，而他自己也就明白誤會的起因，從此在美國境內，便不說英語了。

實施紅人教育第一年的年終，我又在亨白登學院裏遇到一個機會，現在回想起過去的機會來，這正是我日後在脫斯基奇所有工作的先導。亞姆斯脫將軍看見好些黑色男女青年亟切地願意獲得教育，卻只因家境貧寒，不能擔任膳宿費，更無力購買書籍，以致要想進亨白登學院而不得。他便計畫附設一所夜校，專收那些最有希望的男女青年，教他們日間工作十小時，夜間讀書兩小時。所給的工資，約略較高於所需的膳宿費。把他們工作所得的金錢存儲於學校的庫裏，作為將來進日校求學的基金。照這樣辦法，他們在夜校裏讀書一二年之後，便可自己擔任日校的膳宿費，做正式學生，獲得某種工商業的智識，以及享受其他一切遠大的利益了。

亞姆斯脫將軍便把這夜校的责任，交付於我。我又答應了。起初只有十二個學生，都是年富力壯，意志堅決的青年，男女都有。白天裏，男學生都在學校的鋸木廠裏工作，女學生替人洗衣服，兩處的工作都不很容易，可是夜間到我這裏讀書，我總覺他們給我異常的滿意。他們都是好學生，勤奮異常，又都能充分地完成他們底工作。他們非待退息鐘鳴了之後，是不肯停止學習的。有時睡臥的鐘點到了，他們還在懇求我繼續授課呢。

這些學生白天勤奮地工作，夜間刻苦地讀書，我便錫給一個特別名稱，叫做「勇敢的班級。」——不久這名稱傳播得全院盡都知道。要是一個學生經過多少時候之後，工讀得有相當成績，我便給他一張證書，上面寫着：

「這裏證明某君是亨白登學院勇敢班裏的一員，而得到很好很有規則的程度。」

那些學生也很能當得起這文憑的稱述，所以那夜校的聲名也一天大似一天。經過幾個禮拜之後，學生數頓然

增到二十五人之多，我也一向教導他們，直到現在，他們在南方各處，都佔有很重要的位置，而那所十二人開始的夜校，現已有三四百個學生，並且已是亨白登學院裏永久而且最重要設施之一了。

第七章 初到脫斯基奇

我在亨白登擔任紅人教育和辦理夜校的時候，同時在幾位教師指導之下，自己研究些學問，其中一位教師，就是教師弗利塞爾，他現在繼續着亞姆斯脫將軍做亨白登學院的院長。

到了一八八一年五月間，我教授夜校的第一個年度將次告終，忽然來了一個特殊的機會啓示了我底終身事業的兆端，這是萬萬不及預料的。有一次晚上，晚禱完畢，我們還在禮拜堂裏，亞姆斯脫將軍對我說，他接到亞拉巴瓏州幾位友人的來信，請他介紹一位教師，要在脫斯基奇小城裏，專任辦理一所專爲有色人種設立的師範學校。他們找不到相當的黑人，就請亞將軍介紹一位白人來就這職位。次日，亞將軍喚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問我有沒有就這位置的志願和能力。我說願意試辦。他便寫給回信，說他沒有可以舉薦的白人，如要黑人，卻有一位。信上並寫着我的名字。

過了幾天，消息杳然，我也不便問起。後來一個星期晚上，又在晚禱的時候，信差拿着一封電報交給亞將軍。直等禱告完畢之後，他把電報內容讀給在座大眾，是這樣寫着，「我們覺得蒲寇華盛頓是恰意的，請你立即派他來吧。」那時在座的教師學生們聽這消息，都喜悅異常，而我也受着不少熱烈的祝頌。我就準備立即動身。後來只在西阜及尼亞州老家那裏停留幾天，就向脫斯基奇進行。這是個只有人口二千的小城，而一半卻是黑人。南方所稱的「黑色區域」就是那一帶的地方，那裏的居民，黑人往往超過白人的數量，有三與一之比的，也有六與一之比的。

有人問我這「黑色區域」作什麼解釋？就我所知的，最先這名詞是就那一帶土壤的顏色而言。這裏土壤深厚肥沃而帶着褐色，奴隸的引用就在這一帶地域裏特別地有利，所以黑人的人數也就最多。後來這名詞漸漸地取得政治上的意義，——就是專指那黑色居民超過白人的幾州而言。

當我未到脫斯基奇之先，只以為那裏必已有現成的校舍和一切必需的設備，只待我去開始教書罷了。豈知一到之後，什麼也沒有，這豈不使人大大失望？可是，值價的校舍和設備，雖都沒有，卻有幾百付飢餓不堪熱烈誠懇的腦袋，亟待獲得智識哩。

脫斯基奇竟是個理想的設立學校的所在，位置在多數黑色住民的中心，地方偏僻，離鐵路幹綫有五英里之遙，而和幹綫卻有一條支綫連接着。這裏的白人一向都受過教育，但黑人也未必墮落得怎樣。所以人種雖異，而感情尙還不惡；有一家最大的雜貨鋪就是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共同經營的，這是個顯著的例子。

我到了脫斯基奇之後，方知一年以前，這裏有幾位黑人，聞知亨利白登學院裏所做的事業，就敦促他們底代表，在州議會裏請求撥些公款，預備在脫斯基奇創立一所師範學校。後來州議會贊同這個請求，應允每年撥款二千元專供學校需用。可是這區區二千元，只夠支給教員薪金，其他購地建屋置辦校具等等費用，一無着落。我就任伊始，眼見這種為難情形，好比無米為炊，手足茫然無所措；自思一無憑藉，白手怎能肩這重任，而來日大難，越覺不寒而慄。但是那些黑人卻已樂得不可開交，他們都情願供給勞力，來幫助造成這所學校。

我第一步工作，就要找一處適當的地方來做校址。經過了不少尋覓察視之後，覺得在一處黑人聚會的監理會教堂的附近，有一間半傾圮的小屋，好像最為適宜；那教堂就可作為集會的所在。不過這兩所屋子都是敗壞不堪，我

還記得在最初開學的幾個月，中，儂然逢着天下雨的日子，我在講臺上講書或聽還講，必定有一個年齡較大的學生，離了座位，自己拋棄了功課，來替我撐着傘立在我旁邊的。有時我在喫早飯的時候，那位房東太太也來替我撐傘的。我是在一八八一年六月間到脫斯基奇的。最初一個月的光陰，是消磨於設法搜集學校應用器具和到亞拉巴、瑪州各處去旅行。這第二件事，爲的是考察各地人民的實際生活，尤其是在鄉間，和把開學校的事實，宣傳給人們知道。那時我走的路都是鄉村間的小路，乘着一輛驢車，到處和村民一同在他們底木屋子裏喫飯或過夜。我預先也不給他們知道有外人到來，所以所觀察的，都是真實的日常生活。

在墾殖場的區域裏，往往全家男女大小都睡在一間屋子裏，有時除了直屬家人以外，還有旁系親戚，或非親非眷的閒人，同住在一室裏。我會屢次走出屋外就寢，或等候他們起來以後再行去睡。他們也常常留給我一榻休息的隙地，或在地上，或在別人牀上。至於洗手或洗面的地方，在屋子裏簡直沒有，這是在屋外場地上才有的。

他們喫的只有肥豬肉和玉蜀黍做的麵包，這都是從本城喫食舖裏出重價買來的，其實在他們住的木屋子的四周空地上，一切菜蔬，都可以種植；他們好像除了這些肥肉和玉蜀黍麵包以外，什麼也不要喫。他們唯一的目的只是種植棉花，滿地都種着棉花，自然沒有隙地可以種植菜蔬了。

在他們木屋子裏面，我也常常看見放着縫衣機或形式漂亮的時鐘，前者價值約在六十元左右，後者亦須十二元乃至十四元。他們或許一次付足全價，或許分期交價，都未可知。可是有一次我到一家木屋子去喫飯，他們主人四位，連我五人坐在桌上，卻一共只有刀叉一付。我那時自然停着不敢取食，可是在對面牆角邊，卻看見陳列着一座風琴，主人說這要值價六十元，他們按月交款買來的。你想刀叉只有一付，同時卻有一座六十元的風琴，這是何等矛盾

的事，就是上面所說的縫衣機，也未必常用。時鐘對於他們未必有什麼重要，因為他們還不曉得遵守時間，而且十家之中往往有九家，全家中竟沒有一個人能够說準時刻。至於風琴，用得更少，因為實在沒有懂得彈琴的人。

我上節所述賓主五人共用一付刀叉坐在桌上用膳的事情，還是偶然不慣的例子，因為有客在家，不得不格外斯文些。至於他們日常的用膳，是這樣的：早上全家都已起身，主母便把一塊肉放在油煎盤子裏，一塊麵粉放在短柄鍋子裏，輕輕地移到火邊烘一烘，經過十分乃至二十分鐘後早飯菜煮熟了，男人便用手來拿起一塊，一邊喫一邊走的向田裏去了。女人坐在牆角下，也就用手來撈着喫，孩子們腳在院子裏跑着，嘴裏就嚼他們的份兒。要是逢着肉食稀少的時節，那些年齡幼小身體孱弱不能在田裏工作的孩子們，便不能同享這喫肉的福分了。

早餐完了，全家便都到田裏去，也沒有一個留着管理家事的；連那些幼弱的孩子，只要拿得起鋤頭的，都得去工作；懷抱的嬰兒，都丟在田邊，使得母親於工作之餘，多少可以照管着。此後午飯和晚餐，都和適纔所說的早餐一樣地胡亂喫着。

他們一家人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之外，一星期的光陰都是這樣過的。到了星期六，他們就要全家進城去消磨半天或整天之久；爲的是購買零物。可是儘可以合差一人去，費十分鐘的短時間就可以辦了的，他們非得全家去不可；整天的功夫，他們逛着淌着，或呆呆地站在路上，女人們又隨處坐着吸煙或聞着鼻煙，星期六就這樣無意識地給消磨了。到了星期日，他們去參加大的集會，不容說是不工作的了。

這裏鄉間，州政府卻從沒有建立過學校。所有的學校，都是在教堂裏或用一所木屋子暫充的。這種暫充學校的屋子，當然沒有禦寒的設備，所以教師和孩子們都是隨着天氣的寒暖，或在室內，或在露天的。鄉下的教師，不但準備

工夫不充足，並且人格上也有缺點。他們一年中上課只有三個乃至五個月。學校內除了偶然有塊粗劣的黑板以外，簡直什麼設備都沒有。有一天我偶然跑進一處學校去，——這不過是一所無人住的木屋子，權當學校用的罷了，——看見五個學生合讀着一本書；面前兩個，坐在位上，中間放着一本書；後面兩個，爬在他們背上，從肩縫裏瞟着；最後還有一個小小的孩子，從前面四個的肩縫裏窺視着。

學校和教師的情狀這樣，那教堂和宣教師當然也不能例外。至於這裏鄉民智力上的程度，也可以舉一例來說：明有一次，我遇見一位年近六十歲的黑人，請他說說自己的歷史，他說生長在何處，何年賣到這裏，我又追問他同時賣來的有幾個，他說：「那時我們共有五個：我和兄弟，還有三條驢子。」

我在本章書裏，把我初到脫斯基奇旅行所見的情形敘述一番，讀者不要以為較好的例外是沒有的；當然可以稱述的也不少，不過我用極誠實的口氣，描寫這些實況，是要使讀者格外重視脫斯基奇學校和其他許多機關實施教育以後，那邊社會上所感受的影響和發生的變化是怎樣大呵！

第八章 授課於馬廐雞埘中

一個月的旅行觀察，令我憂心如搗。懸想日後爲提高這些人民所要做的事業，竟有不知何日得告成功的感慨。我手無寸鐵，又不是具有三頭六臂，靠着區區一個人的力量，即使有所成就，也不知離開預期的目的，有多少遠哩！何況我還自己疑慮不知能不能成功，擔憂所要嘗試的是否有些微價值呢？

我對於黑人的實際生活，經過一個月觀察之後，覺有一件事，使我格外抱着堅決不移的自信心。這就是：要提高這些人的生活，斷非單只模倣新英倫州現成的教育方法所能有效。惟有亞姆斯脫將軍在亨白登所創的制度，我愈見其眼光遠大，識見精到。反之，硬把那些在旅行中所見的孩子，關在書房裏，每天給他們幾小時書本上的教育，我只覺其耗費光陰罷了。

我和脫斯基奇公民商議之後，決定一八八一年七月四日就在那所教堂旁邊的小屋子裏舉行開學典禮。全城白人黑人一樣，對於這件事，全都異常關心，自然到這開學日，格外當作談論的好資料。也有好些住在鄰近的白人表示輕視的態度，他們始終懷疑着，以爲這事對於黑人未必有什麼價值，反之，漸漸引起兩種民族間的糾紛，倒是或許會發生的結果。還有許多，以爲黑人越是多受教育他們在本州經濟上的價值越會減低；這些人深怕教育的結果，將使黑人都得拋棄農田，即使家庭內的雜務，也不容易使他們服役了。其實這些白人心理上所謂「受教育的人」的印象，是一位頭戴高帽，鼻架沖金眼鏡，手執時髦手杖，還有羊皮手套，高價皮鞋，什麼都齊備，——一言以蔽之，「工

心計以謀生」的少年，他們不知道教育可以產生別樣的黑人，難怪他們對於創辦這新學校的用意，要發生疑問了。在這開辦之初，已經遭着不少困難，後來繼續十九年之久，困難還是不斷的紛至沓來。我在許多同事之中，卻得到兩位同志的幫助，他們時時給我不少指導和顧問，使我的求教不會空虛，因而我這事業的有所成就，不得不歸功於他們，這是我所感激的。這兩位一位是白人，從前畜過奴隸，名叫喬治岡卑爾，一位是黑人，從前當過奴隸，名叫魯意斯亞丹姆斯。他們就是當初寫信給亞姆斯脫將軍要他介紹一位教師的。岡卑爾原是一位商人兼銀行家，對於教育這類事，從沒有什麼經驗。亞丹姆斯是一位機匠，在奴隸時代會學過製鞋，治馬具，煨錫等技能，他從沒有進過學校，可是當做奴隸的時候，曾經學習過讀書識字。他們二位自始就澈底明瞭我底教育計畫，絕對表同情於我，而且竭力幫助我底事業，我竟不明白何以關於脫斯基奇學校全生命和未來發展上一切的事務，我要聽從這一位畜過奴隸，一位當過奴隸的意見和判斷呢。

這位亞丹姆斯智力非常充足，我常常以為這是淵源於他在當奴隸的時代，同時學習三種技藝，對於手的訓練非常嫻熟，因而智慮方面也受同等的影響了。假使有人要在南方無論何處找個社會上最可靠的黑人，我便要引一個在奴隸時代學過技藝的黑人介紹給他，這在十起中必有五起不致誤事的。

開學那天的早晨，報名入學的有三十個學生，男女各半，教師只有我一人。其他要想進校的還有好些人，可是早先限制十五歲以上和從前受過教育的纔得收受，所以來學的只有此數。他們大都是公立學校的教師，有的年紀已有四十歲左右了，還有他們的舊學生也都一齊跟了來。最可笑的，經過一次考試之後，學生編入的學級反比教師來得高。他們也讀過不少大書，聽過不少高深的科目，書越大，科目的名稱越長，他們也自以為成就得越高。有幾個讀過

拉丁文，也有一兩個讀過希臘文，於是更自覺其矜貴不凡了。其實我在旅行的一箇月中，看見有些少年進了一所高級學校，讀着法文文法，可還是滿身油膩，週圍都是污泥，庭前蔓草叢生，生活還不知改善，儘讀着高深科目，這是我認為最可憐的一件事。

學生起先到我們這裏來，最喜歡學習的，是強記文法和算學中冗長複雜的規則，但是，一些不曉得怎樣引用這些規則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上去，他們對於算術一科最喜歡談，並且告訴我已經練熟的，是銀行算法和折扣法，但是我就知道他們或他們的鄰居卻都沒有經驗過銀行算法。他們的求學，只知道將來可以多掙金錢罷了。

話雖這樣說，這些學生不論男女，求學異常熱誠，志願異常高大，這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對於一件事，他們只要知道怎樣纔對，就立即向對的方面做去。我個人主張：一切都要以穩固的基礎為出發點。他們雖會讀過高深的科目，但我只覺其膚淺不足道。譬如他們都能在一個地球儀上指出撒哈拉沙漠或中國國都的位置，但是女學生們都不能在實際喫飯桌子上，指出應當安放刀叉或肉和麵包適當的位置哩。還有那些讀過乘立方和銀行折扣計算法的學生，我卻要勸他們首先還是要習熟乘法表咧。

到了開學後六星期後，我們學校裏來了一位新同事，這就是達維孫女士，後來便是我底夫人。她生長在沃哈州，就在本州的公立學校裏，受着初級教育。那時年齡還輕，聽說南方需要師資，她就到密西失必州去教書，後來又在孟菲斯城擔任教課。她在密西失必州的時候，一個學生忽患天花險症，大家懼怕得不敢近身，以致無人替他看護。惟有達維孫女士先把學校暫時停課，自己卻晝夜不停地在牀側陪着，直到那小孩完全病愈。有一回她休假在沃哈州家守，忽然孟菲斯城裏發生黃熱病，傳佈得極為猖獗，她聽這消息，就立即打一封電報給孟菲斯市長，自願前去充當

看謎。

達維孫女士在南方各處得着不少經驗，使她堅信那邊人民所需要的，不單靠書本上的教育，所能滿足。她聽得亨白登的教育方法，就自己決定要是志願在南方服務，非得依照這方法下一番準備工夫不可。於是她也進了亨白登學院，畢業以後，又靠着波士頓城一位亨納威夫人的幫助，到弗雷明亨城的馬賽樞塞州師範學校去，讀畢兩年的師範學程。

她在未到弗雷明亨之前，有人因她皮色白晰，可以冒充白人，勸她進校時不要聲明自己是黑種女子，或者可以得到不少便宜。她立刻拒絕，說她無論怎樣，是決不願爲了皮色的相似而欺騙別人的。

她剛從弗雷明亨畢業就來到脫斯基奇，她同時帶到這裏來的，有不少關於教授法上極有價值和新鮮的思想，高貴而不可多得的道德觀念，和難以匹敵的損己利人的行爲。這所脫斯基奇學校樹在深固的基礎上，以致一切有效的事業，可以安穩地進行着，這個功勳除了歸之於達維孫女士之外，旁人卻都不敢當的了。

我們起首就要商議辦學的方针。那些學生們對於書籍的誦讀和智育的發展，多少都有進步；但是我們如果要給他們比較永久的印象，自然非單教書本所能了事，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在家裏，一向沒有受過日常生活上的訓練，所以我們打算教他們怎樣洗澡，怎樣留心自己底牙齒和衣服，應該喫些什麼，怎樣纔算合式的喫法，和怎樣照顧他們底住屋。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教他們對於某種職務實際上的智識，以及勤勞儉樸的道德，使他們出校以後，還可以知道怎樣謀生的方法。總之：我們要教他們研究實際生活，而不單是死讀書本的教育。

我們那些學生，大半來自鄉間，他們底家庭，都以農事爲生業。尤以南方各州的黑人，從事於農業的，約佔居民總

數百分之八十五之多。這是事實，所以我們底教育宗旨，也就力避違反環境的錯誤，不使學生輕視農業，拋棄他們原來的鄉村生活，受都市的誘惑以致從事於專工心計的生活。自然我們要造就許多師資，但同時也要使他們回到農村去，把一種新的力量和新的思想貫輸到當地農民的農事方法上，與他們底智識道德和宗教生活上。

我們懷抱着這許多理想，感覺着這許多需要，責任愈見重大，自己愈見渺小，幾乎難勝重任，不知如何而可？我們所租得的校舍，只有一所老而小的屋子和頹廢不堪的教堂，學生數卻天天總有增加，越是我們多見着他們，越是我們多到鄉間去視察，我們越覺得我們的力量只好算小部分的接近人民的實際需要。我們是要教育這許多學生，造成許多領袖，假借他們做為媒介，提高那些人民底生活的。可是那些學生的心理，卻又相反，他們大都以為受了教育，便可以避免勞作的生活了。這種誤解可以用亞拉巴馬一個黑人的故事來證明。在七月中炎熱的一天，一個黑人在棉花田裏工作，突然停了工作，望着天喊道：「呵！上帝呀！真是這麼長，工作是這麼苦，太陽是這麼炎熱，所以我想我們黑人是應當讀些書呵！」

我們開學的三個月後，正當我們工作緊張的時候，剛有一所墾殖場標價脫售，位置離開脫斯基奇城約有一英里之遙；中間的屋子，就是在奴隸時代主人居住的所謂大房子的，已經遭火燬去。我去仔細視察之後，覺得這所場地，深合我們辦學要有實效和垂諸久遠的意旨。但是我們怎樣可以獲得呢？那場地索價只五百塊金洋，原不算昂貴，可是我們腰無半文，又況是客籍人，在本地竟無處告貸，後來總算那位地主好意，答應我們先繳現款二百五十元，就可以佔用那地，其餘的二百五十塊金洋，約定一年內付清。五百塊金洋買一方土地，本還便宜，不過在沒錢的人看來，已覺浩大不勝負擔的了。

但是二百五十塊金洋從那裏來呢？這又大感困難了。我在困難之餘，居然鼓起勇氣，寫一封信給亨白登學院的會計員馬沙爾將軍，告訴他這番狀況，向他告貸二百五十元，而保證由我個人負責償還。幾天之後，回信來了，說他沒有動用亨白登學院公款的權力，可是他願意把私蓄貸給我。我這樣獲得所需的款項，真是喜出望外，同時抱着感激不盡的意思。從前我手頭裏卻從未有過一百塊金洋，所以這番馬沙爾將軍借給我的，在我真是大宗鉅款了。而且自己答應負責償還，尤其覺得肩頭不勝沈重哩。

新校址買定之後，我們就把學校遷過去。這時在那場地上只有木屋子一所，廚房一間，馬房和雞埘各一，都已破舊不堪。不多幾個禮拜，我們把這許多房屋，全都利用了；馬房經過一番修理之後，便當作一間課堂，不久雞埘也同樣地利用了。

這許多收拾新校址的工作，都是我們學生利用下午課後時間自己做的。課堂有了，第二步我就決意把場地收拾清楚，預備種些穀物，我把這計畫說給學生知道，他們卻都表示不願意的態度，以為墾地和教育兩件事有什麼關係呢？而且內中還有許多從前當過教師的，更是抱着懷疑的態度，深怕這種賤役是要礙及他們身份的尊嚴的。我見這種情形，以為障礙是不能不設法解除的，就於每日下午課畢之後，親自執着斧斤，領導他們，往叢草堆裏去工作；他們見我這樣不怕工作，更不以工作為羞，也就起勁地幫着我了。我們每天下午努力工作着，終於墾闢了二十英畝的新地，種下一大片穀物。

同時達維孫女士計畫着還債的方法。她第一步計畫，就是常常舉行同樂會。事先她必親自往脫斯基奇城裏白人或黑人家庭裏去游說，勸他們捐些物件，在同樂會裏標售，不論一塊糕，一隻雞，一方麵包，或是鴿子，皆所歡迎。那些

黑人經一番勸導後，當然樂於捐輸。即使白人的家庭，只要達維孫女士到過的，也未有不捐助些東西的；而且白人對於我們學校，也多方表示休戚相關的，這是我現在還記得而願意聲明的。

同樂會舉行過幾次，因此捐到些款子。有時直接到白種或黑種居民的家裏去募捐，也約略捐得些。還有好些黑人從前當過奴隸，喫過苦楚的，也多量力捐輸。說來真可傷心，也有捐五分的，二十五分的，也有捐一捆甘蔗的。我還記得有一次一位黑色老婦，年紀約有七十左右，當我們募捐還債的時候，跑來看我。她跛着足走進我的屋裏，倚着拐杖，看她穿的衣衫，破爛不堪，可還保持着清潔。說道：「華盛頓先生，上帝曉得我底青春光陰是消磨在奴隸制度之下的，上帝曉得我是愚而且貧的。但是我曉得你和達維孫女士熱心着做的是什麼事，我曉得你們是為我們這民族造成更良善有用的男女青年。我是沒有錢的，但是我願意你拿這六個雞蛋，這是我節省下來的。我願意你把這六個雞蛋來充作教育這些男女青年的用途吧！」

自從脫斯基奇學校開辦以來，我受着人家捐贈的金錢物件，專謀增進學校利益的，也不算少了。但我以為從沒有像這回所受六個雞蛋那麼感動得深呵。

第九章 不安寧的白晝和不入眠的夜間

上節我會把脫斯基奇城內和附近各處白人竭力援助我們學校的態度，略表一過。我辦這學校，自始就決心把牠作為社會中間的一個真實分子，社會不要當牠一個硬插進來的外人機關，既不負責，又無干係。後來在募捐償還購地債款的當兒，觀察白人們踴躍捐助的情景，我就已覺得他們已能認定這是他們底學校了。我更察得越是他們肯認這學校是隱合於社會的生活，而我們底辦學校是真正為多數人民服務；於是他們對於學校的態度，也越發表示同情了。我敢說直到現在，脫斯基奇學校最熱烈贊助的好友，除了那些在脫斯基奇本城內邁亞拉巴馬州全境，和南方各地的白人之外，在別處恐怕不容易找到罷。我一向勸告我們南方的同胞，要用率直坦白的態度和鄰近的人民結為好友，不論那人是白種或是黑種。我又勸告他們，要是沒有危害主義的地方，便應當把本地方的利害關係，以及關於投票選舉的種種，和他們底友朋誠懇地商議而後進行。

歷幾個月之久，我們募款還債的工作，不停地進行着。經過三個月後，欠馬沙爾將軍的二百五十塊金洋足以償還了。再過兩個月，五百元的地價，全都有了；我們隨即接到那一百英畝土地的契約，這使我們覺得多麼稱心樂意呵！不但因為學校有了一所永遠的校址而快樂；而且那購地的款子，是從脫斯基奇城內白人和黑人那裏捐來的，或靠個人零星贈與，或靠開會徵募，都可以證明社會對於我們學校，已有相當的同情，這是尤可引為樂事了。

校址確定了，第二步就想擴大那耕種的土地，一面因生產而可以得到利益，一面又可給學生實習農事的機會。

我們這脫斯基奇學校的各種事業，都是適應團體的需要，本着自然而合理的程序逐漸興辦的。我們第一著手農業的訓練，只因為我們是要喫的。

好些學生只能在這裏學習幾個禮拜。他們因為無力供給膳宿費，所以不能維持下去。我就打定主意，想再舉辦一種事業，幫助那些貧苦學生，掙些錢來，可以維持至少一學年的費用。這就是畜牧。我們學校裏最初養的牲畜是一匹老而盲目的馬，牠是本城一位白種住民贈與的。直到現在，我們養的馬驢牛，合着大的小的，牝的牡的，統計有二百匹左右，豕有七百頭，至於山羊綿羊，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那時我們學校，一天發達一天，學生數一天多似一天。我們的校基，付清全價了；大片的土地，開始耕種了；舊有的木屋子，馬房雞埕等等，都已修整而利用了；接着我就移轉我底注意力，集中於建築一所龐大結實的校舍的問題了。我對這問題，經過不少思考，計畫終於草成了，估計那所校舍的價值，約需六千元。這在我們看來，的確是宗鉅款，難以輕易籌得的。但學校非進即退，學生一輩子沒有受過室內生活的訓練，我們的事業便不算完成。我們只有往前幹去。這時突然遭遇一事，使我愉快之餘，又加驚異非常。我們打算建築校舍的消息，剛在本城傳出，就有一位南方白人突來看我，說他情願擔任所有造屋用的木料，只要我一言承認一朝有錢在手就立刻拔還本價，並不再要別的擔保。那人本在離城不遠的地方，經營一所鋸木廠。我就坦白地回答他說，這時我手頭連一塊金洋也沒有。他說這可不行，他還是要把應用的木料全數運過來的。我終於設法給價少許，然後允許用他的材料。

於是達維孫女士又用種種方法，開始向脫斯基奇城內城外白人黑人那裏募集建造校舍用的零星捐款了。那時所有黑人對於那所計畫中新校舍愉快的情景，簡直是我在別處從沒有看見過的。有一天我們開着一個募款的

大會就有一位年老的黑人，牽着一輛牛車，內載家一頭，從十二英里以外遠道而來。大會正在舉行中，他從羣衆中挺立起來，聲言他沒有錢來捐助，但他養着兩頭家，所以現在帶一頭來到這裏，捐作建築校舍的費用。他底結語是這樣的一要是一個黑人愛着他民族，尊重着他自己，明天就應當捐一頭家來。」此外，羣衆中還有許多人願意在進行建築時，貢獻幾天工作。

脫斯基奇城內所可求助的人家，我們都已去過了。達維孫女士決意往北方去再募鉅款。她不斷地作私人的訪問，或往教堂，星期學校和別的機關去當衆演說。這樣經過幾個禮拜之久，只因那裏無人知道我們這所學校，她終覺困苦費力，沒有什麼好結果。可是她終於得到北方上等人士的信任。一位紐約城的貴婦，偶然和達維孫女士在船裏相識，聽見女士談起脫斯基奇的一切，她就異常關心，當場簽出支票五十元給女士收領；這是北方人士第一次的贈與。

達維孫女士後來竟和我結婚。不過她在結婚的前後，不停地爲着募款的事，奔走於南北各地，或訪問個人，或用信札，使人關心我們底事。同時她仍在校中當着女主任和教師的職務，和學校內部，刻刻不相離。她還擔任一所星期學校的教課，替脫斯基奇城內外老年失學的人們服務着。她身體並不強壯，可是她對於愛做的事情，非盡心竭力地幹，是不自以爲樂的。有時白天裏把脫斯基奇學校的事業，挨家排戶去細說，到夜來累得緊，連衣服也無力自己脫了。波士頓一位貴婦對我說，有一次達維孫女士來看她，她因有事略遲片刻出來，等到走進客廳裏，只見女士疲倦得熟睡在那裏了。

紐約勃魯克靈的波特先生，爲這所新校舍，特捐鉅款，所以我們那所校舍，就取名叫做波特大廈。波特大廈開工

的時候，我們需要款子，極爲亟切。我曾對某債權人約定某日應當還給他四百元借款，可是到了那天早上，我手頭並一元也沒有。正在急得無法籌措，就在這天上午十點鐘時候，郵差送來一信，拆開一看，卻原來是達維孫女士寄來的，不多不少一張四百元的支票，她是從波士頓城裏兩位貴婦那裏捐來的。像這樣恰巧應急的例子，我還可以舉出不少。兩年以後，脫斯基奇的事業，正在蒸蒸日上，而經濟狀況卻是拮据異常，竟有亟亟不可終日的狀態，又是這兩位波士頓貴婦捐出六千元鉅款來維持下去。那時我感激圖報的心理和因此而激起的勇氣，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呢！從此以後，接連十四年，她們每年寄給我們六千元常捐，這都是達維孫女士的力量呵。

一面新校舍的計畫既已定奪，學生們就在每天正課完畢之後，開掘泥土，預備建造基礎；起初他們還拘泥於讀書不當勞力的舊觀念，以爲他們是爲受教育而來，非爲做工的。可是贊成做工的心理終於漸漸地佔了優勢，經過幾禮拜辛苦工作之後，校舍的基礎全都準備好了。我們便得選定一天，安放基石。

若是我們把這安放基石的典禮仔細思量一下：這是在南方的中心，所謂黑色地帶，從前盛行奴隸制度的區域裏面舉行的，這是在取消奴隸制度的十六年以後舉行的，而在十六年以前，沒有一個黑人可以享有讀書的權利的，要使得有個把膽敢違例，他底教師沒有不受法律或輿論的制裁，——要是我們把這許多思量一下，那天脫斯基奇城在榻榻然有生氣的光榮之下，舉行這麼一個典禮，當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了。我敢相信同樣的事情，決不能在世界別處土地上發生的。

這天所請擔任主要演說的，是本城教育監督爵湯遜先生，而環繞立在基石四週的，有教師，有學生，有師生的家屬友朋，有本城的官長，——都是白人，——有鄰近的著名白人，還有這許多白人當初蓄以爲財產似的黑色男

子婦女在這場合裏，只見這些觀衆，不論白人黑人，都一樣的熱烈地望着基石，等那基石放下的時候，個個要行使留些紀念物的特權咧。

基石雖已安放，可是在這所校舍未完工之前，我們度着艱危憂恐的日子，好似日坐愁城之中。有時票據限期已到，而我們無錢可還，因而心亂如麻，愁腸百結，不知怎樣纔好。一個人不知錢從那裏來，而接着要爲一所學校建新屋添設備，這種困苦情形，恐怕那些沒有親自經驗過的，決不能體認出來罷。我現在還記得在脫斯基起先幾個年頭，我每夜輾轉牀側，不能入眠，只因經濟問題不解決，心中難以恬靜。我所以不辭艱苦，奮身盡幹，只爲要證實我們黑人究竟能不能創造并支撐一個大的教育機關。倘若失敗，這是我們全民族的恥辱。我也知道在一般人推測起來，我們決不能成功的。要是白種人辦這種事業，人們必將抱着可望成功的見解，但在我們黑人，即使稍有成就，人們就要驚異起來。我心中懷抱這許多念頭，好似一付重擔壓在我底肩頭，平均一方寸之上，有千磅的重量呢。

可是在這種種艱苦和不安之中，我每回向白人或黑人去乞援，卻從沒有不得他們底量力幫助的。有時票據到期，我總得向人去告貸，他們貸給的數目雖小，而合着六七個人，也就幫我把所欠的幾百塊金洋一起還清了。有一件事我自始就把牢不肯放鬆，這就是維持學校的信用於不墜。在那艱難的幾個年頭裏，我一向沒有壞過信用，這是我膽敢申說而不自以爲驕矜的。

就是那位從前寫信給亞姆斯脫將軍要我到這裏來的岡卑爾先生，給我這個極重要的忠告，這是我時常牢記不忘的。他當我初來的時候，就具着莊重的態度對我說道：「華盛頓，你應當常記得那信用就是資本呢！」

有一回我們實在竭蹶得不得了，我又把實況函告亞姆斯脫將軍。他絕無疑慮地把自己節省下來的私蓄，盡

數支給我用。這事我以前從未公開過。

一八八二年的夏天，就是我辦學第一個年度告終的時候，我便和西卑及尼亞州馬爾頓城的斯密斯女士結了婚。到這秋天，我們在脫斯基奇城裏組織家庭，而那時我們校裏的四位教師也住在一起。斯密斯女士也是亨白登學院的畢業生，她在我們這學校裏辛勤服務，同時盡瘁於家務操作，不幸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去世，留下一個孩子名叫波夏華盛頓。她於生前也是把全付精力和時間消耗於學校事業的，和我意志相同，利害相關，可惜她不能看見我這學校的成功，就犧牲而去了。

第十章 勞作教育

我在脫斯基奇，老早就決意使我們底學生，不但能從事於農業和室內工作，而且還要自己建築房屋。我底用意，是使他們在服務之中，熟習最新和最良的工作方法，那末不但學校受着他們勞作的利益，即他們自己也可親自體驗工作的效用和華貴高尚，擡高工作本身的地位，不但當作勞苦和困頓的象徵，因而可以知道我們應當爲工作本身而愛護工作，更進一層：我底用意，不是教他們因襲舊法去工作，是要他們能够利用自然界的力量——如水力，空氣，蒸汽，電力，動物引力等——來幫助他們底工作。

好些人對於我令學生自建房屋的計畫，表示反對，但我卻始終堅持不屈；並且告訴他們說，學生自建的房屋，當然不及外面專門職工所建的那麼合式精美，但是他們因此學得文化重要工具，自助和自立的精神，豈不可以抵償房屋不合式不精美的所失麼？

我更告訴那些持反對論調的說，我們底學生，大半出身貧苦，從南方棉花，糖，米，墾殖場的木屋子裏出來的，一旦使他們住着精美高大的房屋，我知道他們當然是極端愉快的。但是我卻以爲倘能教他們知道所住的房屋是怎樣建造的，這是比較循着進步的自然程序。我也知道錯誤是或許會有的，但這錯誤一定可以給我們不少異日受用的教訓呢。

照着脫斯基奇學校十九年來經驗，學生自建房屋的計畫，已得社會的信仰。直到現在，我們學校裏，大大小小，

造着四十所房屋；其中除了四所以外，差不多全是學生勞作的產品。幾百個少年學過營造技術，富有工程學識的，現在散播在南方各處，隨處可以找到，這又不是更好的結果麼？而況技術和學識，一級一級的傳下去，後來往往勝過前輩。到了現在，不論要造什麼式樣，怎樣高大的房屋，從測繪圖樣，以至內部裝置電具，一切的手續，全可由我們學校裏技師和學生們擔任，絕對不要向外面職工們討教。

偶然有個把新學生，無意中把鉛筆或小刀子污損了一所校舍的牆壁，我就一定可以聽得有個老學生對他責備道：「不要這樣，這是我們的屋子，我也會出力建造的呢。」

在起先的幾年中，我覺得最困難的經驗，是興辦造磚的工業。前述農場工作辦得略有頭緒之後，我就着手創辦造磚工業，一則建造校舍須用大批磚頭，二則附近沒有磚窯的設立；我們製成的磚，除了供給本校需用之外，還可銷行於鄰近市場中。

從前猶太故事，以色列的子孫，在埃及境內，被迫製磚，而上面沒有遮蔽烈日暴雨的芻草，我讀這故事，時常歎惜猶太先民處境的艱難，不勝動着憐憫的同情心。現在我們的製磚，簡直是無錢財無經驗的事業呀！

第一，這是困難而污穢的工作，不容易使學生們肯來幫助的。只要觀察製磚工業，學生們厭惡手工而情願受書本教育的心理，更屬顯而易見了。在泥坑裏站立幾小時之久，兩腿自膝以下，膠黏着污泥，這斷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所以好些學生畏懼嫌惡，竟至中途離校的呢。

我們找了好幾處可以供給製磚原料和開掘磚坑的地方。我起先只以為製磚工業，比較的總還簡單，豈知經過好幾次困苦的經驗之後，覺得這也需要特殊的技能和智識，尤其是煨磚的工程。我們首先能鑄二萬五千塊泥磚，預

備放入爐竈中去煨煉。這第一座爐竈，因為沒有修築得好，燒得也不合法，所以終於失敗。我們就建造第二座，豈知道也沒有好結果。於是亨·白登幾位富有經驗的教師，自告奮勇，來助我們修築第三座爐竈。大凡一座爐竈須得燒着一個星期，方可出磚。那第三座燒了幾晝夜，一星期將要滿足，我們預算在幾個鐘頭之內，可以煨成好幾萬新磚；不意一夜之間，爐竈倒了。於是我們接連失敗三次之多。那時我懊喪萬狀，囊中空無一塊錢，怎能再作一回嘗試呢？好些教師都勸告我何不把製磚的計畫拋棄了罷。我於無計可施之中，突然想起還有幾年前購置的一隻時錶。我就攔這時錶到不多遠的蒙·特·哥利城裏一家押當店去，押得十五塊錢，回到脫斯基奇，重復鼓起勇氣，排除一切的力量，再作第四回的嘗試。這番我竟成功了。可是那時錶的押期已滿，而我手頭還沒有贖還的錢。此後終我之身，沒有見過那錶，不過我決不爲了沒有這錶而後悔的。

到了現在，製磚工業成爲我們學校中一樁重要事業。上季中，有一百二十萬塊上等磚，出於我們學生手中，質地良好，適合於不論那處市場的需要。不但這樣，好許多青年，能够熟習製磚工業——不論手製或機製——現在都在南方各處，專門從事於這門工業呢。

這製磚工業，還給我一個關於兩民族間相互關係的重要教訓。好些白人，原本和我們學校極少接觸，並且對我們未必表示同情。現在因見我們出產的磚，品質良好，都來向我們購買。他們方始明白給黑人受教育，不是造些無用之人，卻是爲社會增添財富和幸福。又因彼此交易，而信誼也得相通，各方以自己所餘，掉換他方所無，於是雙方的關係，格外來得密切。這就於無形之間，樹立了南方各處黑白兩民族間良好關係的基礎了。

等到我們那些製磚學生畢業出校服務社會以後，他們總得對於所處的社會，有所貢獻，而社會亦覺得有所賴。

於他們，於是而兩民族間的良好關係，又經一層促進了。依我底經驗看來，一個人在他本能上，總有可以使他受人感佩或稱譽的地方，不論這感佩或稱譽是在什麼膚色之下。倘若他拿得出可以目觀和證實的成績來，那末種族間的成見，未有不可以消除的。所以擺上一所黑人自己建造的頭等屋子，給人們親眼目觀，這個證據，自然千百倍有力於好幾頁的討論文字，說着黑人們應當建造或能够建造的那所紙上空屋子。

後來我們接續興辦造車工業，也是秉這主義辦的。現在我們自己校裏和農田裏有各式車輛好幾打，都是我們學生自己造的。而且除了自己供給校用外，我們還可以在本地市場上銷售許多，所獲得的效果也和所出的磚頭一樣。至於那些會在脫斯基奇學會修造車輛的，一經踏進社會裏，都給人們看作大有造於社會，相處既久，自然有利害相共，不忍相離的感情了。

大凡一個人對於世界上之所需，有所貢獻，那末不論他屬於什麼種族，必定有出頭的日子。他如果具備了分解希臘文句的智識，果然也可以投身社會，但這個社會未必感着這類智識的需要，也沒有容納這種智識的準備。反之，磚頭房屋和車輛的需要，是一日不可缺的；那末，有能供給這類需要的，自然能够以其產物，博得社會的歡迎了。

回思我們第一次造爐製磚的時候，學生們反對作工的聲浪，仍很濃烈。那時全州皆已知道凡有到脫斯基奇來的學生，不論他經濟能力怎樣，都得學習一種工業。可是好些學生家屬，還不斷地來信對於我們實施勞作訓練的教法，施以攻擊。還有許多家屬，親自來校提出抗議。新學生中，多有帶了他們家屬的書面或口頭請求，聲明他們子弟的來校，除了書本以外，是不願再受別的訓練的。他們以為書讀得越多，人物就越；大書面上印的書名越長，子弟和他父母的心理，也越覺快活。

我卻對於這許多反對聲浪，毫不顧忌畏怯，反之，我仍是儘量利用機會，奔走於本州各地，遍訪各生家，囑苦口婆心地說明工業教育的價值。尤其對於學生們，不惜曉日瘠背地隨時宣傳着。到了第二個年度的中間，外面對於工業教育的態度，雖還疑信參半，而我們學校卻急遽發達，學生數增至一百五十餘人，不獨亞拉巴馬本州各處都有，就在別州，也有遠道聞風而來的。

一八八二年夏天，我和達維納女士同往北方，進行募款，使得新校舍的建築得以完工。二路雖也難免不遭挫折，終於得到最後的安慰。那年的感謝節典禮，竟可在波特大廈的禮堂裏舉行，雖然全部房屋是還沒有完工呢。

那天在感謝節儀式中擔任演說的，是威斯康新州的俾特福牧師。他是位德高望重的人物，這時正在亞拉巴馬州蒙特哥利城一所黑人集合的小教會裏當着宣教師。我起先往蒙城去請人擔任演說，還和俾氏不相識，他也不曉得我是個什麼樣人。可是他竟允許到脫斯基奇來，擔任這天的演說。因為這是脫斯基奇黑人第一次舉行的感謝典禮，他們所表現的興味，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而且在這所未完工的新校舍裏舉行，所以這天的感謝節給黑人們所留着的印象，正是永不可忘的呢。

同時俾特福牧師允許擔任我們學校的董事，直到如今。他接連當了十八年。在這長時期中，他晝夜不停地把學校放在心上，而且非待替學校盡些義務，他終是自以為快快不樂的事情，無論大小，他終是完全犧牲自己。越是他人不喜歡做的職務，和不引起他人興味的的事情，他越是高興找着做。在我和他發生關係的全程中，我只覺他人格的偉大，認為他纔是能引我親近上天聖靈的一位大人物。

後來隔了不多幾時，我們學校裏又來了一位大有造於學校前途的人物，他是新從亨白登畢業出來，年齡還青，

歷十七年之久，當着學校裏的會計，在我離校之時，他便是代理校長。這便是羅根先生。他也無處不表現着損己利人的器度，精明幹練的才能，和明察秋毫的判斷力。我離校無論多麼久，他處置校事從沒有慌亂過。學校在經濟竭蹶的時候，他總得竭他底忍耐力和忠誠心，以使我們得到最後的勝利。

到了第二年中間，那第一所校舍將次完工，我們就利用一部分房屋作為寄宿舍。於是從遠道而來的學生，漸漸的多起來，終於感着屋小人多，學生們仍不能享受屋內生活的福利。那所寄宿舍的開辦，無非為謀應學生們的渴望起見，可是草創之間，簡陋不堪。廚房和飯廳，一概是沒有的。後來發見在新屋的下面，掘開泥土，可以築成一間低層的巨室，權充廚房和飯廳之用。我就勸告學生們照式挖掘，幸得他們個個情願。經過幾過禮拜之後，我們居然有了煮飯和就膳的地方，雖則這是粗劣而不適意的。假使現在有人參觀這間低層巨室，決不會相信當初會做過飯廳的。

飯廳雖已有了，可是尋常應用的東西一樣都沒有，並且無錢去買，這是更覺困難的問題。本城的商人，情願把所需的糧食，賒給我們，但我卻因過分地獲得人們的信任而自己常抱着憂恐的念頭。至於煮飯而沒有爐子，只得仍用舊時盛着鍋罐在露天火種上烘煎的法子，就膳而沒有臭了，只得利用造屋時木匠所用的小機，這都是當時困苦情形的一斑。

每頓飯沒有準確的時間，一切都是混亂錯誤，譬如有時肉還沒有煮熟，鹽沒有和進麵包裏，飯後忘記進茶等等，益發不用說了。有一次大清早上，我立在那飯廳門口，聽得裏邊學生們因早餐不齊，而語聲嘈雜，都有不愉快的口氣。某女生憤激之餘，竟跑到井邊，想喝些井水，來代替早餐，豈知吊桶繩索已斷，她不能汲着井水，便自怨自艾地說道：「這學校連水都沒有喝的。」我聽了這話，雖不能立刻把現狀改善，心中卻羞愧得幾乎不能立足了。有一次，我們的

新董事俾特福先生來參觀學校，並住在校裏，他底牀鋪就設在那飯廳上面。大清早起，他忽被下面飯廳裏兩個學生的爭論驚醒了；他們爭論的，是這日該輪着那個用那咖啡杯。後來其中一個得了勝利，因為他能够證實接連三天沒有用那杯子的機會了。

這種紊亂情景經過我們長時期的忍耐和奮鬥之後，終於漸漸變爲有秩序的起居飲食。因爲無論什麼問題，只要人們忍耐着努力做去，沒有不可以化散亂爲整齊的。我現在回想那時奮鬥的經過，以爲幸而受這艱苦，幸而經過奮鬥，幸而我們自己挖掘廚房飯廳，幸而我們最初的寄宿舍，是這樣簡陋卑隘。要是我們住慣了華屋，用慣了美饌，我們豈不要失了頭腦，被惡習所束縛住而不可自拔了麼？人們以自己建樹的基礎爲出發點，因而自圖上進，這是多麼可珍貴呵！

現在有好些老學生偶而回到脫斯基母校去，走進那華美寬大，設備精良，光線充足的飯廳裏，看見那精美細緻的肴饌，整齊潔淨的食桌，桌布，桌上供着色彩鮮豔香味濃郁的時花，又聽着鳴聲悅耳的小鳥，注意着就膳時的整齊，時間的正確，和幾百個學生愉悅歡欣的狀態，他們也要樂於稱道，唯其當初的創業艱難，經過紆徐自然的進步，而後可以上進到如今的地步呢。

第十一章 人類的同情心

隔了不多時候，那位最先借給我們二百五十元購買麥基的亨白登學院會計員馬沙爾將軍，到我們這裏來參觀，住了一星期，對於內部一切，仔細調查一下。他對於我們校務的進步，極爲贊許，同時作成滿意的報告，帶回亨白登。後來那位命我「打掃房屋」作爲入學試驗的麥基女士，和亞姆斯脫將軍本人，都先後來過。那時我們學校裏的教師增多了許多，大半都是亨白登的畢業生，當着母校校長來到這裏，尤其是亞姆斯脫將軍，我們自然給他們盛大的歡迎，而他們見着我們於短時期中，竟能表現這樣長足的進步，也於欣悅之中，帶着驚異之色。好許多黑人久聞亞姆斯脫將軍大名，卻未瞻仰容光，都從遠處趕來，還有那些南方白人，也都來參加歡迎。

這次亞姆斯脫將軍到脫斯基奇來，給我一個從前未有的認識他偉大人格的好機會。這是指他和南方白人的關係而言。以前我只以爲將軍既和南方白人對過壘，打過仗，他對於南方白人當然還存着惡感。他所願意扶助的，恐祇不過黑人罷了。從這次參觀，我纔知道自己短視，不能窺測將軍器度於萬一。他屢次訪問南方白人，和他們作親切的談話，使我認識他是一視同仁地關心白人或黑人的甘苦榮辱的。他對於南方，絕對沒有惡感，而且隨時我着機會來表現他底同情心。我從他對於這層所示的榜樣，又得到一個好教訓：就是，大人物常在培養人類的愛苗，惟有小人才充滿着忿恨的心理。一個人能給弱小者以援助，才能使他強大；他若壓制不幸者，他便自墜於弱小了。

我受這教訓，年月雖已久遠，但我終不讓自己懷恨他人，以致降抑了自己的人格，泯滅了自己的靈性。我仗上帝

的援助，不論白人對待我們這民族，怎樣殘視或陷害，而我對於他們的惡感，卻都完全消除，這是我敢自信的。我現在極情願爲南方白人所盡力，如同爲我們同民族盡力的一般。那些始終不幸拘泥於種族的成見而不能自拔的，我實在從內心的深處爲他們抱惋惜的念頭。

越是我把這問題，思考得透澈，我越覺南方一般民衆的排斥黑人行使選舉權，影響所及，黑人倒未必受其害，那些白人的道德，卻沾染了永遠不可磨損的污點了。一個人立誓破壞吾們黑人行使選舉權，他便在人生的各方面，做了不道德的行爲了，這裏我願時常申述的。一個白人專事欺騙黑人，終必並白人而欺騙之。他破壞法律，害死黑人，終必並白人也不怕犯法去害死他了。凡這種種，南方人未必完全明瞭。我願全國人民應當加以援手，使他們能脫離昏聩而到光明的路上。

還有一層，南方教育，愈加發達，而亞姆斯脫爾將軍對於教育上的意見也就年年愈加顯著。這不但對於黑人如此，對於白人也是這樣。直到如今，南方各州的教育，不論白種男女，沒有不致力於工業訓練的，而追溯淵源，大概創始於亞姆斯脫爾將軍。

前章所述的寄宿舍開辦以後，各方來學的學生，格外衆多。後來我們不但感着宿舍隘小的困難，而且牀鋪也是供不應求。於是我們不得不在學校鄰近，租賃幾所木屋子，但這都被舊不能蔽風雨。到了冬天，住宿的學生們都得感着寒冷。我們規定每月宿費八元，運燃料洗衣等費一概在內，那些無力繳納的，我們還替他計算工值拔還。至於學費規定每人每年五十元，這也是聽憑力量繳納的。如此看來，我們收到的現錢，爲數極微，斷斷無力再建一所寄宿舍。恰湊第二年冬天，天氣異常寒冷，我們所備的牀鋪被褥，不敷分配，累得學生們都得挨冷。我有時想着他們的苦況，自己

也不能安睡，中夜走到學生們所住的破屋裏去，想要撫慰他們，只見他們圍着火，幾個人共同蓋了一條毯子，略求取暖，也有幾個竟至終夜不綸一綸的。他們雖則忍受了這些苦楚，但始終不出怨言。他們知道學校已是盡其力之所能，謀學生的幸福的了。他們情願靜候機會的來，以改善他們底境遇。他們無處不求幫同努力以減輕學校的負擔。

我在南北各地，常常聽人家說，如果黑人的權力地位有高下不同之時，他們是不會服從尊敬的。但從我在脫斯基奇十九年的經驗看來，這種籠統的批評，卻毫無根據。因為我在這些年頭中，從沒有給學生或學校中的任何職員施以言語上或行為上的不敬過。反之，我卻為無故受了許多敬意，而心中常覺不安。譬如學生們總不讓我自己手攜一本厚書，一只皮包，或一件不拘什麼的重物，要是有這種情形，總有一兩個學生來替我代拿的。有時天下着雨，我在出着門，也得有幾個學生拿着傘，走近我邊，請求我允許他替我張傘的。

至於白人的態度，就我一向在南方和他們接觸的經驗而言，也從沒有侮辱我的表示。尤其是脫斯基奇城內城外的白人，竟以能够竭力對我表示尊敬，為他們的特權呢。有時還要尊敬至於出乎常例之外。有一次我在塔克薩州的達拉斯和黑斯頓兩城間旅行，大概人們預先已知我在車內，差不多火車每次靠站，就有許多白人，多是本城的官吏，上車來自陳姓名，熱誠地道謝我為南方所做的事業。還有一次，我從喬治亞州的奧古士達城到亞特蘭達去。只因舟車勞頓得利害，我就趁着睡車，一走上車，就有本來相識的兩位波士頓城的貴婦人，坐在車中。她們不知南方習慣，便好意請我同她們並坐。我遲疑了片刻，也就坐了。後來兩位中的一位乘我不備，喚了三容晚餐，這更使我為難了。那車上滿載着南方白人，個個睜大着眼睛注視我們，我便自告歉意，要離開那座位，但那兩位婦人定要我同他們一塊兒坐，我就只得從命了。後來喫的中間，一位貴婦忽然想起皮包中有好的茶葉，而嫌侍役不會煮泡，她便離座自己去煮。

這樣經過長時間後，晚餐才得喫完。我蹣跚了半天，便趁喫完之後，獨自走到吸烟室去，只見那些旅客都邊着窗子，眺望遠景。一會兒全車旅客不知怎樣都已知道我是什麼人，便一個一個的走過來，摸出卡片，自陳姓名，也像塔克薩車上一樣的熱誠地致謝我爲南方全部所做的事業。這是在我一生遭遇中，從沒有驚嚇我得這樣深切的。這不是詭媚的行爲，因爲他們個個知道向我詭媚，於他們是沒有什麼利益的。

我一向就使學生們辨明學校和他們本身的關係，把學校真實的意識，深深地印入他們底腦痕裏，要知道脫斯基奇不是我底學校，也不是教職員們底學校，卻是他們底學校，他們應當同那些董事教師們一樣，和學校休戚共生的。我還要使他們知道我是他們底朋友或顧問，卻不是他們底監察。他們對於學校的一切事情，如果有什麼意見，我情願給他們據實直陳的機會。我要求學生一年中至少要寫一二封信給我，對於學校的事情，加以批評，或提出意見。倘使沒有信來，我便常常召集全體學生，和他們作開誠佈公的談話。這些談話會多給我和學生們接觸的機會，同時給我不少規畫改善的幫助。學校一切的隱情，平日不易發見的，靠了這種談話會，我便一一洞悉了。無論什麼人，你要是有心成全他，我以為最要緊的一著，是給他負起責任來，以及使他知道你是真心信任他。譬如勞資間的糾紛，也是如此。我常抱這種思想，以爲要是資本者能够養成多和工人接近的習慣，因此常和工人商議，採取他們底意見，使他們知道雙方的利害是一樣的，那末一切罷工和其他同樣的糾紛，都可以避免了。無論什麼人，對於誠信的待遇，都曉得最答的，這不是白人所有，而黑人獨無的。你只要一次使大家知道你是大公無私地爲他們謀福利的，那末你就可於無論什麼時候，在無論什麼程度之下，領導他們了。

我在脫斯基奇自始就主張學生們不但應當自己建造校舍，而且所有用具也要由他們親自做成。現在房屋雖

已有了，但牀鋪被褥，一樣都沒有，他們都得席地而臥，身上沒有蓋的，下面沒有墊的，忍着痛苦，毫無怨聲，教我看著，真正驚訝萬分。後來我們慢慢的做起來了，可是起初就很少能够運用木匠的工具的，所以我們做出來的牀鋪，往往是粗劣不堪，容易倒壞的。被褥我們是用零星粗布，縫成大袋，把樹林中拾來的松葉——尖而且硬的松針——裝入袋中做成的。後來我們把被褥工程漸漸改良，直到現在已是我們女學生們應當學習的一種重要工業，而所出的被褥，也和普通店鋪裏所買的，一樣博得顧客的好譽。至於椅子，我們那宿舍初開之時，在飯廳和臥室之內，那裏有什麼舒齊像樣的椅子，學生們只把三塊粗板釘成像坑廁上的坐機，用作椅子罷了。那時學生房間中所有的器具，只有牀一張，粗櫈幾隻，或粗桌子一張，現在我們學生自造器具的計畫，仍在繼續進行着。房間裏所置器具的數量，多得多了，那品質的精良，也斷非當初粗陋的可比了。我在脫斯基奇始終堅持着的主張，是什麼東西都得要絕對的清潔，我常常要使學生們深深地記着清潔的重要，要曉得我們要是窮苦嗎，起居上缺少安樂和適意的設備嗎，人家還可以原諒我們的，要是污穢，人家便絕不原諒了。

第十二章 募捐的進行

我們把最先落成的波特大廈，來充作寄宿所。那些女生都住在氣樓的房間裏。後來男女學生不停地增加，男學生倒還可在校外另找住所，惟有女學生，卻不忍叫她們宿在外面。於是那房屋不敷容納，以致學生們不能安居的問題，益發感覺嚴重了。最後我們便決定進行建築一所可以容納全體男女學生供給他們一切寄宿設備的大房子。可是一經初步計劃之後，建築費至少需要一萬元。我們自問沒有準備這宗鉅款，並不知款從何來，但房子終究是要造的，名稱不可不預先決定。爲了紀念我們工作所在的本州起見，我們就預定這所未來的巨廈，叫做亞拉巴瑪廳。這回又賴達維孫女士的熱忱，不辭勞瘁，親向脫斯基奇附近的黑白兩族住民，苦口婆化，那些人民自然表同情於我們，總得量力有所捐助。而那些學生們也都援前例，攜着鏟，在那建立屋基的地方，奮力地開掘泥土。

黑奴成功者自傳

本地捐款，總屬有限。不久零星捐款，都已用完，而新房子十成之中，沒有完成一半。我心力用盡，一籌莫展，正好亞姆斯脫將軍給我一封電報，問我是否願意陪他同往北方作一月的巡行勸募，又說我若願意，便須立刻往亨白登去會他。我接這電報，自然願去，就立即依他的囑咐往亨白登去，一面覺得將軍往往於人家危急之時，出力幫忙，這種利他的精神，正是表現他人格的偉大，爲常人所不及的呢。到了亨白登，始知將軍是在準備帶領一班歌唱隊往北方各大城去開會賣唱，而在賣唱的當兒，他和我二人就有了當衆演說的機會了。將軍又對我說道：「這樣開會賣唱全是爲脫斯基奇的一切開支，統可由亨白登負擔。」我們試想這話令我多麼驚奇呢！將軍雖不把這話多說，但他隨處

將我個人和我所做的工作盡力介紹於北方人士之前，同時捐得不少建築亞拉巴瑪廳的基金。在意志薄弱器度狹窄的人們看來，或者要以為脫斯基奇捐得這許多款子，亨白登學院總得分拆一些的，但像這樣自私的意思，短淺的見識，是絕對不能驟入將軍的胸襟裏的。他是太偉大，太善良了，不能以太隘小太卑劣的念頭誣他的了。他知道北方人士的踴躍出錢，不是單爲了一所學校的進展而幫忙，都是爲了全部黑人文化的大事業而援助。亨白登不過是向着解決南方全部問題的大道上努力工作的一份子，如果要提高亨白登的地位，應當使牠做成乘着大公無私的力量，努力於上項工作的中堅份子，才是正理。

至於我在北方所發的演說，卻始終記着將軍唯一的忠告。他說道：「每句話總得要有意義。」這忠告雖簡短，而實地應用起來，卻很不易。我以為一應公開演說，都可拿來應用。我從那時候，直到現今，常把這寥寥數語牢記在心呢。

我從經過這次介紹後，便時常獨自往北方去募集捐款。在最近十五年中，我把大半的時間，耗費在募捐中，在校的時間，反而不多，而校用日益增大，勢非游說各方，盡力勸募，實屬不容易應付。我在這許多年頭裏，得了不少募捐的經驗，說來自覺於讀者不無小益。我會好幾回受人盤問，要使有錢的人對於有價值的事業，發出同情心，以致於整批的拿出錢來捐助，也有什麼應守的規律麼？我以為倘使募捐的學術可以歸納爲幾條規律，那末，我要說那規律只有兩條。就是：第一，常要盡我全力，使我們底工作，爲各個人或各團體所盡曉；第二，不要因結果的茫無把握，而先事沮喪。這第二個規律我以為最難遵守。有時契據已經到期，而身畔沒有一塊錢可資償付，那時要勉強抑制自己的情感，求心中的不沮喪，簡直是不可能的。雖然憂鬱可以消磨有用的體力和智力，我也曉得的多了。我和富商達人接觸了這許多，從經驗上觀察起來，敢說那些能够博到最大勝利的，必是涵養極深，不因事之成敗而陡然間激起情感或喪

失自制之力的。他們必是常保鎮靜有禮的態度，忍耐不悽爽的儀容的。那麥金萊總統就是在我所識的許多人士中間，具有這種風度的一個好榜樣。我想一個人成功的要訣，是要他全把自己忘掉，要他爲了某種大問題，把自己丟在不問不聞之列。他要是能够修養到這個地步，越是不顧自己，越是能從他底事業上，感到更大的快樂，那末，不論做什麼事業，沒有不可告厥成功的。

還有好些人，看見那些爲富不仁，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拿出些錢來的人們，妄肆責備之詞。我對於這些人，卻不敢贊同。第一，他們不曉得要是個個富人都把大部經營實業的財產，立即提出，以使各種實業破壞或停頓，便有許多人民，將益陷於貧困，而社會上所受的痛苦，亦將無所底止。其次，他們更不知平日向富人乞援的，多至不可勝數，而在富人一方，也有應接不暇之勢。就我所熟識的許多富人中，頗有一天中須接見募捐人二十位之多的。有時，我去訪問一位富人，客室中坐着像我這樣的客人，竟多至半打把，個個來意，爲的都是捐錢。除此之外，還有寫信來募捐，爲我們外人所不見的，更不知多少哩。至於有些人，儘出着錢，而不肯留名，人家便不容易曉得。我也認識好些人，每年確實捐出好幾千塊金洋，而始終不讓外面知道。人家還在誹議他們吝嗇呢。我們學校最近八年中造着三所大房子，就是由這類出錢不肯留名的兩位紐約貴婦人捐輸的。她們不但擔任全部建屋的經費，其他捐給我們學校的款子，還多着咧。不但對於脫斯基奇，如此慷慨，她們還盡力援助別的善舉咧。

脫斯基奇雖靠我的力量，捐得了幾十萬款子，而我卻竭力避免世間所謂的求乞行爲。我常常對人說，我並沒有求乞過金錢，我也不是一个乞丐。從我歷來的觀察和經驗而言，專事向富人乞錢，是決不能得到援助的。我在進行募捐之中，常抱的主義是人們有了賺錢的本能，自然也知道怎樣用錢的本能。我們只要把脫斯基奇的工作，尤其是

畢業生的事業，盡量宣揚出來，給人們考證認識，這個力量自然要比光是求乞大得多。我以為一切求乞之爲富人最關心的，就是在高尚嚴重的平面上，可以陳列出來的事實真相。

我這樣南北奔走，挨家排戶去勸捐，雖然身體上受着勞苦，心理上受着憂惶，但是所接觸的人物既多，世故人情自然也熟悉得多。有一次我在波士頓，去求見一位貴婦人。我已得她的允許，投刺進去，自己候在走廊裏。忽而她的丈夫從外面進來，這人態度傲岸，言詞粗鄙，問我來意。我正要把辦學募捐的意思原原本本地說出，他竟不待我說完，把不屑和我接談的態度給我，繼之以咆哮，我就不耐煩在他囑視之下等待那位貴婦人的回覆，不得起身走出。隔着幾家門面，有一位紳士，素有樂善之名，我隨即去訪他。他和我一見如故，當面簽出鈔款支票，給我收管，又不待我伸謝，對我說道：「華盛頓先生，你今天給我一個幫助善舉的機會，這是我極端感激你的。我能在這善舉之中，參加一份，我認爲這是稀有的恩典。我們波士頓人都能盡我們的責任，這是應當常常感謝你的。」以上二位波士頓的紳士，可以代表兩種極端相反的人物。但從我日後募捐時所得的經驗而言，第一種人物漸漸減少，而第二種人物，卻增加得不少。這就是我們這些爲善良目的而奔走乞助的男女人們，在富人目中看來，已經不是沿門托鉢的乞丐，卻是代替他們做好事的使者了。譬如在波士頓城裏，我到處去募捐，往往我未及伸謝，施主們的慷慨解囊，而他們卻已感謝我的訪問了。在他們的心理，大都以爲有人允許他們破囊捐輸參加善事，於他們好像是一種不虞的榮譽。這種純潔善良，體上天好生之德的心理，在波士頓城裏見到最多，雖在別處，也有過不少顯著的例子。我願再三申言，我畢竟相信世界是在向着樂善好施的大道上進行着。我更願再三申言，我於募捐時一向守着的規則，是盡我底全力，務使有錢的人，常常遇有援助他人的機會。

我在脫斯基奇的起先幾年中，往北方去勸捐，天天徬徨於大城市的街道中，奔走於鄉村間，結果捐不到一塊金洋。有時我在自以為所希望的富人那裏，奔走了一星期之久，畢竟不能有所獲。反之，往往在失望懷喪之餘，忽然於無意之中，那些不在希望之列的人士，卻會給我不少的援助。我記得有一回，人家告訴我，在離開斯且福城二英里外的鄉間，住着一位富人，一定可以出力幫助脫斯基奇的事業，只要把那事業的現狀和需要，詳細顯示出來。那天風暴雨驟，天氣異常寒冷，我忍着二英里步行的苦楚，專誠去看他。經過幾許挫折之後，居然和這人會面，果見他關心似的傾着耳，聽着我的陳述。可是他自已不表示態度，也沒有捐給我什麼。那時我異常失望，自思這三小時的光陰豈不枉費了嗎？不過我不以這樣遭遇而甘自離棄那一向守着的規則，我仍舊盡我的職任，努力做去。過了兩年，我已把前事忘掉了。忽然脫斯基奇校裏接到這人的來信，是這樣寫着：「信內附上紐約支付一萬元期票一張，為你們那裏發展事業用的。我久已把這項款子寫入遺囑中，捐給你們的學校。不過我以為在我生前親自寄給你，似覺更善。我還記得在兩年以前你嘗來看過我的。」我那時接到支票，不知快樂到如何地步。光是一批捐款，數目就這麼大，在這張支票之前，我們學校從沒有接到過。何況那時正是好久沒有捐款，我們辦着這麼大的一所學校，需費浩繁，而資金竭蹶，來源告絕，每月費用，不知怎樣應付，我個人神經上所感受的痛苦，正不可以言喻。我還進一層想着，要是這學校是白人所辦理的，雖至失敗，結果不過使黑人享受教育的機會，一旦中斷罷了。現在偏是我們黑人自己辦的，倘使不幸而中途毀壞，這不獨是一個學校本身的損失，而且人們對於我們黑同胞辦事能力的信心，必將全盤墮落，這就非可小覷的了。在這種種情況之下，剛有那一萬元支票的捐款，來救我的急，於是而壓迫得我經年累月不得動彈的一付重擔，頓時釋去一半了。

我常常以爲我們這學校只要內部長保高尚純潔刻苦的精神，對外表現完美無缺的成績，就不怕學校不能維持下去。我這主張，從初辦脫斯基直到如今，始終沒有變過，而且時常找着機會，詔告我們的教師，大家勉勵一下。那位鐵道大王漢汀頓先生，當我初次見他的時候，僅僅捐給我兩塊金洋。到了最後一次見他，他給我五千元鉅款，加入我們的贈與資金之中。在這兩次捐款之中，漢汀頓先生和他夫人，每年還捐出不少款子呢。有些人要說脫斯基捐着五千元鉅款，可見學校正交好運。我說這不是交好運，這是我們勞苦的報酬，要曉得要不是經過一番勞苦，什麼人也不會得到什麼的。當初漢汀頓先生給我兩塊金洋的時候，我並不怨他給得太少，我只是堅抱着原主張，回校努力工作，雖加重勞苦而不辭，要想擺出實在的成績給他看着，相信我們可以當得起鉅大捐贈而無愧。隔了十幾年之後，我畢竟能把我們歷年工作的真價值，取信於這位大人物。他的捐款，隨着我們學校所表現的成績而逐年增大。他於讚許之餘，不獨給我們許多金錢，而且關於我們學校一切進行事宜，也不惜隨時給我指導。我從未遇見像漢汀頓先生這樣熱誠關切我們這學校的呢。

有一回，我們校裏舉行畢業式，我延請了波士頓大教堂的教長陶諾特牧師來校演說。那時我們還沒有廣大的禮堂，足以容納多數聽衆。這盛大的儀式，只得在一所臨時用亂木粗板搭成的大涼棚下舉行。等到陶牧師剛在臺上演說之時，忽然天降大雨，直淋漓的從後頂的棚上倒下，牧師只得把演說詞暫停，卻仍舊立在臺上。眼望着滿身淋溼的聽衆，背後立着一位舊學生，替他撐着一頂破傘。這樣直挺挺立了許久，等到雨勢漸止，他纔把演說詞繼續講下去。那天天氣雖不好，而儀式卻很隆重，加之陶牧師的演說，分外嚴肅。後來陶牧師退入休憩室，把溼衣烘乾之後，於無意之中，微露出脫斯基不能沒有一所禮堂的意思。到了第二天，突然有兩位貴婦人寫來一封信，申述她們願意撥

任這所禮堂的建築費。

距今不多時前，我接到鋼鐵大王加奈奇先生兩萬元金洋的鉅款，專為建築圖書館之用。我們最先的圖書館，只佔着那所破屋的一角，寬五尺長十二尺的地方。經過十年的工作，我纔能取得加奈奇先生的援助。十年前我初次見他的時候，他對於我們學校，絕對沒有注意。我卻決定要把我們所以當得起受他幫助的地方，表現給他看。勞苦了十年，我寫這樣一封信給他：

「加奈奇先生大鑒：前次造府訪謁，蒙垂詢多端，不勝惶愧。茲擬陳請僑助建築圖書館一所，乞賜亮鑒。敝校現有學生一千一百人，教職員及其眷屬八十六人，附近住有黑人二百餘，無不亟盼圖書館之成立而思有以利用之。校中所備書籍雜誌等一萬二千冊，皆友朋所贈，惜無度藏之所，閱書室亦付缺如。敝校畢業生遍佈南方各地，服務於社會。若輩苟能於圖書館中，廣增智識，更資深造，裨益於全族黑人者，當匪淺鮮。茲經計畫，圖書館建築所需，共二萬元。一切建築手續，如製磚，砌牆，木工，鐵工等，均由校中學生自為之。如承慨捐建築費用，不獨圖書館得以告成，即學生亦因以多獲實習建築學術之機會，又可藉其工作所獲之工資，以圖自給。一舉而三善備，先生之所以成全我族，莫善於此矣。如承面詢詳情，容當悉以奉告。」

校長蒲冠華盛頓謹啓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信去之後，隔了幾天，加奈奇先生回信答應捐助二萬元，建築圖書館，並說他能够趁此機會，表示他對於這要一切事業所抱的熱忱，這是可以引為極端快樂的。

以上所舉，都是些大宗捐款。但我們學校平常所依恃的，還是那些沒有名望的熱心人士所出的零星捐款。大凡

一個慈善機關，是多受零星捐款，越可表現牠獲得大多數人的贊助，所以這些零星捐款，越應當重視。譬如我們歷屆的許多畢業生，差不多沒有不擔任年捐的，數目雖自每年二角五分至十元不等，而我們也應當感謝的。至於常年經費，我們自從第三年工作開始之後，就依靠着三處來源，到如今還繼續不停地領用着呢。第一個來源，就是亞拉巴、瑪州議會所通過的經費，從每年二千元增至三千元，後來又增為四千五百元。第二，斯雷脫基金會起先年撥一千元，後來基金會董事，對於我們的工作，極端贊許，把捐款逐年增加，到如今已增至每年一萬一千元的定額捐。第三是彼卜迭基金會的捐款，現已從每年五百元增至一千五百元了。

第十三章 最後的話

亞姆斯脫郎將軍罹了一年多的癱瘓重症了，他可還表示着願於未瞑目之前，再來脫斯基奇參觀一次的意思。這時離他咽最後一口氣的日子，不過六個月，他四肢動彈不得了，行動都得要仗他人扶助了。我們感謝他底厚意，就把他請到脫斯基奇來。脫斯基奇小鐵道的主人，爲他特地開一列專車往離此五英里的基垂聯站接他。那天午後九時，將軍的專車到達脫斯基奇，有人提議應當舉行松節火提燈會，歡迎將軍，大家一致贊成。到了將軍的車子進校的時候，全校師生一千多人，手執着光明的松節火把，分列兩行，中間留出一道火銜，讓將軍的坐車通過。兩旁火樹銀花似搖晃着，排山倒海似歡呼着，哄動了脫斯基奇全城的人民，都來瞻望這位用和平手段拯救南方幾百萬黑同胞的大英雄。將軍自己，也因這會的新奇熱烈而樂得幾乎不克自制。他來校後，在我家裏逗留兩個月光景。那時他嗓音啞了，四肢麻木了，可還不肯白費光陰，幾乎一分一刻時間，他總在思索並計畫着拯救南方的方法。他曾時時對我說國家的責任，不獨應當援助南方的黑色同胞，就是那些窮苦的白人也應當盡力拯拔的。等他回去之後，我益發堅持自己的素願，務要不屈不撓地犧牲自己，盡瘁於他心中所懷抱的事業。不獨這樣，凡是我遇見和將軍處着同境遇的人們，志願有所思想，有所作爲時，我也必盡我的力量，勸他們務要體將軍的用心，以爲思想和作爲的準繩。

亞姆斯脫郎將軍回去後，不久就逝世。繼任亨白登校長的是弗利塞爾牧師。這人一秉亞將軍遺志，用明敏的眼光，沈毅的精神，純一的意志，主持全校，把亨白登學校仍向發達和有用的路上推行着。而他卻深自韜晦，寧使自己聲

名不顯，不願亞將軍的遺行遺跡，爲繼起的功業所掩蔽。這點最令人敬佩，也是先生人格最偉大之處。至於我自己，在亞將軍逝世後的年代中，卻遭遇幾件學生認爲最可詫異的事，不能不在此一表。其實我的一生，充滿着奇異的事，我以爲意外的際遇，往往具有激勵人生而使之向上的力量。一個人沒有經過這種波瀾，他底生活就平庸無奇，決不能有上進的希望。反之，他所屬的種族不論黑白，只要能够盡力援助他人，爲他人謀幸福，使無用之徒一變而爲有用之材，因而遭遇着意外的際遇，這人心中所感的快樂，決非沒有經歷過這樣遭遇的，所能想像得出。我所說奇異的事，就是屬於這類的。一個星期日早晨，我正坐在自己家裏洋臺上，妻子和三個小孩，環繞在旁邊，突然接着一封信是這樣寫着的：

「校長菲盛頓先生大鑒：哈佛大學將於下次舉行畢業式時，以名譽學位贈予先生。向例，受學位者均須親自蒞會。務希於本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親來大學，祇領爲要。

岡布列治哈佛大學校長愛里沃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全美洲資格最老聲譽最著的大學贈給我名譽學位，這個榮譽，豈是夢想得到的。我兀坐在洋臺上，手執着來信，回想往事，眼眶裏不覺充滿了淚珠兒。我已往的生活，值得什麼呢？墾殖場裏的一個小奴隸，煤礦裏的一個小工，無衣無食的苦日子，我會度過；街沿底下的隙地，我會睡過；要享受教育麼，是怎樣奮鬥着的？要與辦脫斯基奇學校麼，是怎樣從千艱萬難之中，掙扎出來的？凡這種種，一幕一幕的經過我腦海的最深處，我幾不能自知現今爲什麼樣人了。我素不知世界中有所謂榮譽的。自我的觀察點看來，榮譽只是促成世人行善的工具。我曾屢對朋友們說道，假使世間之所謂令聞美譽，可資之以行善，那末我也願意享受。不獨榮譽只有這一樁用途，就是雄厚的財產，也應當當作是觀。

上帝把偌大資財置於一二富人手中，無非要他們利用資財，爲世界行善事。這個意義，自從我越多和富人接觸之後，越見他們能够身體而力行之。煤油大王洛基法羅先生，就懷這見解。他必時時刻刻，精密地檢查自己指出的鉅款，是否分毫都用於善事，這正可見富人的看待財產和善事，也有了相連的關係了。

這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我到了大學的指定地點，見了大學校長密里沃，董事部諸先生和其他來賓們。畢業典禮和學位授與式在三豆斯戲院內舉行。大家都得列隊護送而去。這天被請蒞會接受學位的，除我之外，還有邁爾斯將軍，電話發明家倍爾博士，主教芬森和牧師三凡基四人。我們五人緊隨着校長和董事部諸先生。後面就是瑪薩福鄂州州長，有一大隊長槍兵士擁護着，加入行列，迤邐而行。還有好幾位大學的職員和教授，頭戴方冠，身穿長袍，也在後面追隨着。我們這樣前呼後擁地走進三豆斯戲院。隨即舉行畢業式，接着贈與名譽學位。這是哈佛大學最莊重輝煌的典禮，全場充滿着歡忻崇敬的氣象，而被贈名譽學位的幾位，尤爲觀衆集矢之的。等到喊着我的名字，我就應聲起立。愛里沃校長用了莊重響亮的英語，報告大略，就授我文學碩士的學位。授與禮完畢之後，我們幾個新得名譽學位的，被校長請去午膳。隨後又排成行列，由值年司儀員勞倫斯主教帶領着，環繞廣場數匝。所過之處，觀衆呼着我們的名字，唱着哈佛的口號，以相慶賀。最後全隊走進紀念堂，校友會就在這裏舉行敘餐。一千多壯年，代表全國一切事業——行政，宗教，商業，教育等等方面——的菁華，聚首一堂。滿堂熠熠着愛校心理的烈焰，充滿着發揮校譽的歡聲，佳餚香醪，一陣陣噴出哈佛的醇味。這個景象，印入我腦痕裏，真是不容易磨滅的。聚餐後陸續演說的，有校長密里沃，州長屋爾考，將軍邁爾斯，博士三凡基發明家倍爾，勳爵羅基和我。我的演詞中間，有這樣一段言論：

「今天貴校給我這樣重大的榮譽，倘若我能自己覺得可以受之而無愧，那末我今天彷彿難安的心理，或

者多少可以解除些。貴校究竟爲什麼把我從南方的黑色區域裏，卑賤蠢愚的黑籍同胞中，喚出來參加這個隆重的盛會？我實在百思不得其故。但我敢重言以申明：關係我們美國國家生活最重大的一個問題，就在今天的大會中一旦解決；這就是要使強盛富有以及智識豐備的份子，和窮困蠢愚卑不足道的份子，秉着互助的精神，交相接近；同時使前者對於後者底偉大的力量，有相當的認識。我們是怎樣的希望那些住居波士頓、歐爾街市上高樓大廈中的人們，重視南方亞拉巴瑪、棉花田裏，魯意西亞、那甘蔗園裏，星羅棋布着湫隘卑小的木屋子中的需要和意志呵！今天哈佛大學解決這問題，這不是降尊紆貴，自墜身價，卻是扶困拯窮，提高他人的義舉。

「諸君如果因我的工作，是在向着提高我們黑同胞和改善兩民族關係的方面進行，而承認我過去的生活，有些微意義，那末，我敢向諸君保證，從今天以後，我將益向這方面努力，而我生活的意義，也要倍增於從前了。我們知道，斷定各個人的是否成功，只有一個標準：對於一個民族，也何嘗不然？我們國家需要國內一切民族，都得以美國公民必具的條件爲測度這民族高下成敗的標準。那些感情上的判斷，是沒有用的。在未來的半世紀，或更久的時期中，我們這民族情願繼續不息地經過我們全國嚴重的測驗。我們是要給人試驗的：試驗我們的忍耐力，試驗我們的持久力，試驗我們容忍一切岐視，拒卻一切誘惑，力行儉德，葆我素真，悉心學習工作技能以期實際應用的力量，試驗我們奮鬥掙扎，以期於各種業務上都能有成功希望的可能，試驗我們不事浮華，專重實際的特殊能力，日趨強大而不忘其爲弱小民族，富具智識而不棄其原有的簡單生活，地位增高而仍願爲公衆的奴隸。」

新英倫州諸著名大學把名譽學位授予一個黑人，這還是破天荒的事件，全國報紙都取以爲評論的資料，波士

頓某報的評論，有一段是這樣說着：

「哈佛大學把文學碩士的名譽學位贈給脫斯基奇學校校長，蒲寇華盛頓教授，這是哈佛大學本身的榮譽，而授予學位的目的，也益發高貴了。華盛頓教授在教育上，在良善公民的訓練上，在普及工作的倡導上，所成就的功績，俱可以保證他確有受此榮譽而和全國聞人並列的可能。哈佛大學同學錄中，有這樣一位人物，不論他是否正式學生，也足以誇矜於世界的了。」

「華盛頓先生是黑人中最先受新英倫諸大學的名譽學位的。這是一件特殊的榮譽，但在我們觀察，名譽學位的贈與，不是因為華盛頓是一個黑人，也不是因為他生長在奴籍中，卻是因為他能從南方黑色區域裏所做的事業中，表示他是一位具有特殊天才，廣佈仁行義舉的大人物，這是只問人才功業，不論膚色種族的。」

回思脫斯基奇開辦的時候，我心中早就抱着一種決心，要使我底學校，極端有功於國家，以致美國大總統有一朝親來參觀的機會。這的確是個膽大妄想的決心，我一向藏在內心深處，不敢輕向旁人啓齒。

到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我纔把這決心，作第一步的運動。這就是乘普校中斯雷脫亞姆斯脫郎農業館落成，的機會，去延請麥荊萊總統的內閣閣員農部部長威爾遜爵士來校舉行開幕典禮的一事。次年秋間，我聽得麥荊萊總統將要到南方喬治亞州的亞特蘭達城來，參與在那裏舉行的紀念美國戰爭勝利的和平大會。我得這消息，就決意親到首都，謁見大總統和他底閣員，請他乘便來這裏參觀指導。隨即動身北上，在白宮會客室裏，看見坐滿了候見總統的人，我心中冷了一半，以為今天未必能夠見他。我就設法懇求總統的祕書波特先生替我投刺，不久竟被傳見。我見總統在政務勤勞之中，始終抱着溫和誠懇的態度來接見我這個黑色平民，真是令人肅然起敬。他不待我開口，

先對我在脫斯基奇爲國家利益所做的事業，代表全國道着謝意。我簡單地說明來意，以爲若是全國行政首領能夠親來參觀，不獨可以勉勵我們全校師生，還可以援助我們全民族呀。他聽着好似頗爲關心，不過不表示許可，因爲他是否親往亞特蘭達，還未決定。他卻囑我於幾禮拜之後，再來提起他一下。到了第二個月的中旬，我探得總統決計來參加亞特蘭達的和平大會，我就往華盛頓京城去作第二次的訪謁，請求他展長游程，直到脫斯基奇。這回，脫斯基奇城裏一位有名的白種公民叫做海爾先生的，自願伴我同去，以使我的請求，或者可以格外有力。

我們上京之前，這裏南方各處突然發生民族間的衝突。所有黑色住民，大受壓抑，人情異常激昂。我一經見了總統，就看出他心中，爲這糾紛，大爲憂憤。那時等着見他的客雖多，他卻接見我許久時候，不絕地談論種族間的現狀。他對我屢屢聲言決計要用行爲來表示他對於我們黑色同胞是怎樣的關切而有信心。我就乘機進言，總統而誠欲把新的希望和激勵，給我們這民族，那末莫如請總統展長游程一百四十英里，在黑人的教育機關裏，逗留一天，我說明這意思，他好似受了很深的感觸，那時正好一位亞特蘭達的白色公民，民主黨員而曾苦過奴隸的，走進總統辦公室來。總統便問他對於親臨脫斯基奇的意見怎樣。那人絕不遲疑地回答說，總統應當這樣決定。於是總統立刻決定十二月十六日親來參觀學校。

頃刻消息傳遍南方各處，脫斯基奇全城的白人，都和我們校裏師生，一般地歡悅異常。他們無論男女，忙着把小小的城市裝璜起來。有的組織委員會，和我們學校職員合作籌備歡迎。有的自願替我們學校出力幫忙。卽如亞拉巴州全州的人民，也因爲我們的工作是推行在他們境內，總統的殊遇是加臨於他們境內的一個學校裏，因而深自矜誇，以爲非他州所能及，這是我當時感觸的最深的情景。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脫斯基奇小城裏降臨了這麼許多上客，這是一件空前的盛舉。和大總統同來的有大總統夫人，有全體閣員，他們大都也帶了夫人和其他家屬。好幾位有名的將軍，譬如新從美西戰爭得勝回來的沙夫脫和輝勒兩位將軍，也都隨了來。還有一大羣的新聞記者，受了各地大報的命令，來刺探一國元首和許多要人的行動言論。那時亞拉巴瑪州議會正在蒙特哥利城開會，他們也通過了停會幾天來參觀的臨時議案。他們來在大總統一行人的先頭，有州長和州政府裏其他重要職官領導着。

脫斯基奇全城的人民把這小小城市，從車站到學校裝璜得華麗無比。我們爲節省時間起見，把校中全部事業整齊集中，以備總統檢閱一週，即可窺見全豹。學生每人手持甘蔗一桿，上面縛着含苞欲放的棉花球，表現我們農場的產物，一隊一隊的繞場環行。學生後面緊隨着全校各部的成績，都陳列在特製的車輛上，用馬、驢、牛等拖着行走。車輛上不獨把現在事業顯示無遺，而且把各種工業新舊法不同的地方，如製乳、耕地、烹調、家政等等舊法的拙劣，和新法的便利，都特別地表現出來。行了一小時半，這些車輛纔得過完。檢閱之後，進入新落成的大禮堂裏，總統就登臺演說，其中一段是這樣說着：

「今天我在這個會場裏和諸君相見，並且親自參觀諸君的工作，實覺忻慰之至。脫斯基奇師範學校所抱着的觀念是理想的，惟其能實行理想的觀念，纔能於國中博得偌大美譽，即在國外，也沒有不知道的。諸君盡萃於善行教育學生，使他們過着有名譽有實用的生活，以謀擡高諸君所欲拯救的民族的地位，這是我願向諸君道賀的。

「這種唯一的教育上的嘗試，可以引起一般的注意，獲得全國各處慈善家的同情，我想除了設立在這裏

以外，沒有更好的環境的了。

「說到脫斯基奇的功績，而不特別地伸謝蒲冠華盛頓氏的才能毅力是不可能的。這件高尚事業是他發軔的，所以大功應當歸之於他的。靠了他的熱忱勇氣，而學校纔能有長足的進步，以至於現在的成功。他已獲得了不虛的盛名，是他自己民族中的一個偉大領袖。他已被國內外尊為一位成功的教育家，偉大的演說家，真實的慈善家了。」

海軍總長郎氏的演說是這樣的。

「我今天不能演說了。我的心坎是充滿了無限的情緒，充滿了希望和敬羨；充滿了驕矜之氣，只因我們各處的國民，各族的國民，是這樣偉大的；充滿了感謝和敬仰你們這事業的心理。從今以後，我唯有絕對信任你們的進步，絕對信任你們所從事的問題，是一定可以解決的。」

「我說這問題是已經解決了。今天這裏的景象，應當由畫師繪成像片，和華盛頓林肯的肖像，並列一起，世世代代傳之無窮，而全國報紙，複印無數副張，流佈於大地之上。這像片上面繪着合衆國大總統立於演臺正中，一邊是亞拉巴瑪州州長，一邊是一位黑族的代表，不過幾年前還束縛於奴籍中的脫斯基奇師範學校校長。

「願上帝錫福於今天的這位尊容合衆國大總統。願上帝錫福於亞拉巴瑪州，這是能够自求解決問題的一個州。願上帝錫福於這位演說家慈善家上帝的高徒蒲冠華盛頓先生！」

後來總統回到首都之後，我們又接到他底祕書波特先生代他表示謝意的信，著實給我們不少激勵。

二十年前我在脫斯基奇開始這卑不足道的事業：一所破舊的小屋，一間雞棚，沒有一塊錢的校產，內部只有教

師一人學生三十人。現在我們全校基地二千三百英畝，其中一千英畝，靠了學生的勞力，每年勤奮地被耕種着。全校校舍，大小六十六所，其中除去四所之外，都是學生自己建造的。學生們在室外實地耕田造屋，在室內有合格盡職的教師，教給他們關於耕田和造屋工程最新的學術。

我們現在共有三十種工業，日常和智識的以及宗教的訓練，並行不悖地進行着。這些工業所教的，都能使男女青年們於離校之後，立刻在社會上找到工作。我們唯一的困難，是南方各處黑白人民對於我們畢業生的需要很大，可是我們還不能供給一半以上，致使許多需用人材的，都抱向隅之歎。還有一層，我們的校舍和日常流通的現款都還不敷容納多數學生，致使好些志願來學的男女青年，能夠如願以償的，還不到半數以上。

在一切工業的教練中，我們特別注重三層要旨：第一，每個學生所受的教育，應使他適應他在南方各地所處的現狀。——一言以蔽之，現在的世界需要他做的，他要能够盡量做着。第二，每個學生從本校畢業出去的，要具有適宜的技能，參合着智識和道德，以使他能够自己謀生，並完成他人的生活。第三，我們送出去的畢業生，要個個都感覺勞作的高尚華貴，個個能够愛好勞作，不以爲艱苦而想推諉躲避。

我們這學校雖沒有教會性質，但在一所弗爾泊大廈裏，也辦了一級聖經班，專爲造就鄉村傳教師而設。我們不因他們學習傳教事業而拋棄勞作教育。他們都得一般地在某一種工業班裏工作半天，以使他们們實習手工，養成愛好工作的習慣。那末，他們將來畢業出校後，各能在他傳教的區域裏，把這愛好工作的好模範，給當地人民看着學着。

我們校產所值，現在已超過七十萬元，加上贈與資金一百萬元，總值一百七十萬元。照現狀計之，除了增添校舍和供給日常開配的需要以外，這贈與資金至少應增至三百萬元。常年開支十五萬元，這是靠了平日另星捐款來應

付的。所有資產，概不得出抵，是完全交給董事會保管着的。

全校學生數，從三十人增至一千四百人，佔着全國二十七州，古巴，波多利哥，雅買加以及別國的籍貫。各教職員一百十人，加上教職員的家眷，我們全校約有一千七百人的入口。

有人問我，我們統轄這許多人口，是怎樣使他們團結着，同時不會發生糾紛的？這有兩個答案：第一，投到我們這裏來的男女青年都是真實熱切地爲求學而來的；第二，個個都忙得沒有鬧亂子的餘暇。下開日常功課表，可以證明這話：

上午五時，起身鐘。五時五十分，早膳預備鐘。六時，早膳鐘。六時二十分，早膳終了。六時二十分至六時五十分，打掃課室。六時五十分，開始工作鐘。八時二十分，校課鐘。八時二十五分，檢查個人清潔。八時四十分，齊隨禮堂晨禱。八時五十五分，閱報。九時，上課鐘。十二時，下課鐘。十二時十五分，午膳。一時，開始工作鐘。一時三十分，上課鐘。三時三十分，下課鐘。五時三十分，工作完了。六時，晚膳。七時十分，晚禱。七時三十分，夜課鐘。八時四十五分，夜課終止。九時二十分，就寢預備鐘。九時三十分，就寢鐘。

一個學校的價值，是要看他造就出來的畢業生而判定的，這個見解，我們始終抱着不變。試把歷年來習完全部學程，和受過一部訓練而也可以從事於良善工作的人數計算一下，我們敢說現在南方各處工作的男女青年，至少有六千人出身於脫斯基奇。他們都能靠着自己的好榜樣，或直接的工作，教給一般黑人怎樣改善他們物質上，智識上，道德上，宗教上的生活。他們還能表示一種高貴的公共意志和克己工夫，以使黑白兩族間有良善關係的存在，而南方白人，也能漸漸相信黑人教育不是無價值無意識的。又凡我們畢業生所到的地方，黑人多有購買土地，改良居

住狀況，儲蓄金錢的教育上，道德上，也都有了重要的變化。總之經過這許多男女青年薰陶之後，全社會無不頗改舊觀，好像經過一番革命似的。

十年前，我在脫斯基奇，發起組織黑人大會，這是集合了各地黑人的代表，每年到我們校裏來開會一次，陳述我們民族散居各地的，關於事業智識道德上的現狀，討論改善的方策。現在每年到會的代表已有七八百人，各州各地還有支會從總會分出來，做着同樣工作。到一九〇〇年夏間，我又和好幾位有名的黑人，組織全國黑人職工同盟。第一次會在波士頓舉行，全國各處從事於各種職工的黑人，都有代表參加同盟。也有分會從總同盟分出來，遍佈各州各地。我為民族盡力，為民族不惜絞乾腦汁，磨折體力，直到現在，覺得希望尤大。南方白人和他們舊時的奴隸，都盡力於解除種族間一切成見的工作，早先雖不能得到外界的諒解，但畢竟是要獲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擁護的。

我寫這自傳結束的一章，自己正在早及尼亞州的里極門特城。二十五年前，我來到這城，貧困無告，每夜只好睡在人行道的下面。我這番是接受了本城黑色居民的延請而來的，他們請我在城內最寬大莊嚴的音樂院裏，對着黑白兩族人民演說。黑人的假用這所大會場而竟邀允准，這還是第一次。市議會和州議會都一致議決全體出席聽講。這日我對這許多聽衆——有黑人，有著名的白人，有市議會，有州議會，有州政府的官吏——說着許多充滿希望和歡樂的話。我從內心的深處，願對本州黑白人民這樣歡迎我回到故里來的熱情，表示極端感謝的意思。

開明青年叢書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潛著 三角

這十二封信以中學程度的青年為對象，並未會指定某一受姓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學程度的青年，誰部就是受信人，誰部應該一讀這十二封信。書中各信以青年們正關心或應該關心的事項為話題，作者雖隨了話題抒述其意見，統觀全體，都似乎也有個一貫的出發點可尋，就是勸青年眼光要深沈，要從根本上做工夫，要顧到自己，勿隨了世俗圖近利。

談美

朱光潛著 四角

本書是朱先生「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後物第十三封信。朱先生對於美學頗多心得，他自己說：「在這封信裏，我就想把這一點心得介紹給你，假若你看過之後，看到一首詩，一幅畫，或是一片自然風景時，比較從前更感到濃厚的趣味，懂得像什麼樣的經驗纔是美感的，然後再以美感的態度推到人、生、世、相方面去，我的心願就算達到了。」他的態度親切和談話的風趣，是和「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樣的。

青年與生活

金四角 華五著

本書用談話體裁討論青年生活的各方面。所有青年生活中之各項重要問題如教育、勞動、科學、政治、戰爭、運動、性慾等等，都經作者加以詳細的分析，指示青年以認識和應付的途徑。各篇引述歐美青年生活的情形頗多，饒有興味。

開明書店 印行

民國廿一年八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八年四月三版發行

實價

(外埠原加寄費)

“傳自者功成奴黑”
(Up from Slavery)

*

印翻准不權作者有

著者 B. Washington

譯者 項遠村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四八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華山東路貴陽打鐵街
重慶西三街萬縣陽打鐵街
桂林環湖北路馬路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四六五二號

78

44525

